

中國石化報社



2025

石化文学

P R E F A C E




前言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这一年，面对巨大的经营发展压力，集团公司党组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持续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九江石化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专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一体化统筹、数智化赋能，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价值引领、转型升级、资源保障、市场开拓、开放合作，全力打赢“十四五”收官战、打牢“十五五”发展根基。

“十四五”以来，中国石化报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为中国石化鼓与呼”办社宗旨，在做大主题宣传、做亮成就宣传、做响典型宣传、做特海外宣传上有声有色，在做精“纸”媒、做大“指”媒、做强“智”媒上出新出彩，有力发挥了“为大局加油、为发展聚气、为事业铸魂”的舆论支撑作用。

《记录石化》这套丛书在2023年中国石化报创刊35周



年之际诞生，通过优选各媒体最具价值的作品集结成册，更好服务广大读者，得到广泛好评。2025年，我们继续秉持优中选优原则编辑出版《记录石化》，并继续以电子书形式在中国石化新闻网和“新石化”App推出。期望广大读者继续给予关心指导，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中国石化报社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中国石化改革发展新征程上的新使命新任务，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新闻媒体向“‘新闻+政务+服务’枢纽”转型，为中国石化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石化新篇章提供更有价值的新闻服务和舆论支撑。

中国石化报社

2026年1月

C O N T E N T S

目录

鄂尔多斯印迹·····	001
单旭泽（经纬公司）	
叮咚，百亿方气田已到货·····	007
唐 灵（西南油气分公司）	
问世间，是否此处最高·····	010
田元武（十建公司）	
明月何曾是两乡·····	013
张迎亚（中原油田）	
面“黑”心热的老魏·····	017
丁玉萍（西北油田）	
稻花香里说丰年·····	020
楚学朋（江汉油田）	
此心安处是吾乡·····	026
王贵芬（中原油田）	
大河入梦·····	029
李 英（胜利油田）	

从“白面书生”到“黑脸大汉”	034
蒋琳琳 李 强（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行者无疆（上）	037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行者无疆（下）	041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踏平坎坷成大道	045
高平川（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又见坪桥雪满头	047
楚学朋（江汉油田）	
三角地的漫长时光	051
张迎亚（中原油田）	
把根留住	055
苏成武（齐鲁石化）	
走进非洲	059
王 鹏（经纬公司）	
大漠里的暖心陪伴	063
刘江涛（西北油田）	
一夜春风荠麦青	066
楚学朋（江汉油田）	
油田往事	070
高友好（江苏油田）	

有爱就有多巴胺·····	073
张玉香（沧州炼化）	
时间年轮·····	076
单旭泽（经纬公司）	
百岁“老供应”的幸福生活·····	080
楚学朋（江汉油田）	
达州的面·····	084
张迎亚（中原油田）	
紧病遇上慢郎中·····	088
丁玉萍（西北油田）	
师徒较劲拼手艺·····	091
陈 远（西南油气）	
桃酥泡饭·····	093
关脉凌（经纬公司）	
石油人家两地书·····	096
楚学朋（江汉油田）	
特批的三套新工装·····	101
丁玉萍 胡 强（西北油田）	
妈妈的石子里有幅画·····	104
单旭泽 韩 伟 董桂炎（经纬公司）	
那是一样倔强的灵魂·····	107
张迎亚（中原油田）	

那是一样勇毅的灵魂·····	111
张迎亚（中原油田）	
那是一样温柔的灵魂·····	115
张迎亚（中原油田）	
流年如花·····	118
蒲红霞（荆门石化）	
干菜汤里藏清凉·····	122
郦炎奇（浙江石油）	
滚烫的布瓦什西·····	124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她们的一百五十天·····	128
王 鹏（经纬公司）	
荒原“战蚊记”（上）·····	133
尹希东（胜利油田）	
荒原“战蚊记”（下）·····	141
尹希东（胜利油田）	
油枪上的密码·····	145
周云龙（云南石油）	
揉进石油的光阴·····	147
赵静雯（中原油田）	
跟师傅学徒的日子·····	150
赵海燕（江苏油田）	

别样国庆检修情·····	152
饶 艳（河南炼化）	
秋雨剪新韭·····	154
楚学朋（江汉油田）	
风沙“三角地”·····	159
孔守曾（西北油田）	
戈壁上谁在歌唱·····	162
王明新（胜利油田）	
告别新疆·····	164
张迎亚（中原油田）	
总要有一点珍贵的纯粹·····	167
李 慧（石工建河南油建）	
一袋糖的事·····	169
杨 勇（中原石油工程）	
永不消逝的电波·····	172
楚学朋（江汉油田）	
“紧箍咒”变“护身符”·····	178
陈 远（西南油气分公司）	
为了心中那片最美的风景·····	181
丁玉萍（西北油田）	
寻找的意义·····	183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全能生活家·····	187
崔洪武（西北油田）	
东方未明·····	189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海风捎来的玫瑰·····	193
刘平平（胜利油田）	
老站长的绿色接力·····	202
鲍琳（浙江石油）	
代码工程师——以梦为“码”·····	204
成荣（中原油田）	
非遗烙画师——情暖人心·····	206
赵海燕（江苏油田）	
剪纸传承人——剪映山河·····	208
饶艳（河南炼化）	
咖啡主理人——分享热爱·····	210
余卓君（浙江石油）	
向前有太阳，向后有月光·····	212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城里城外石油人·····	216
崔向珍（胜利油田）	
天亮去赶集·····	218
楚学朋（江汉油田）	

塔克拉玛干的日与夜·····	224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柯坪山上的黄羊·····	229
马 行（胜利油田）	
尺带量油十年心·····	231
李永帅（浙江石油）	
滩涂上的哨兵·····	233
邹会莉（胜利油田）	
雪落博湖·····	237
张孝友（地球物理公司）	
等待，只是寻常·····	240
王雨薇（地球物理公司）	
鸟鸣黄河口·····	243
樊俊利（胜利油田）	
门前有处网红地·····	246
范永光	
在雪夜里回到尉犁·····	249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为电网安全攒足底气·····	252
崔洪武（西北油田）	



鄂尔多斯印迹

单旭泽（经纬公司）

鄂尔多斯又刮风了。风，如千军万马呼啸而至，声撼四野。营区的三面旗子被吹得猎猎作响，在风中嘶吼。

鄂尔多斯盆地，素有“半盆油，满盆气”之誉。在经纬公司华北录井人的眼里，这里的每一片沙丘，似乎都蕴藏着童话与魔力。在他们的故事里，有笑容和疲倦，有白发和老茧，有困难和挑战，也有犹豫和胆怯，但他们都选择勇敢出发，跨越山海，滚烫前行。

一丛白发背后的故事

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瞬间划破毛乌素沙漠的黎明，轻柔地拂过李永成的脸庞。

“我是和东胜气田一起成长起来的。”泛着银色的鬓角，让来自青海西宁的李永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成熟稳重。其实，他才34岁，一脸的书生气。

2014年，刚大学毕业的他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决心，主动请缨奔赴东胜气田，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历练。

为了追求技术上的全面突破，李永成随后投身于大牛地气田，深入探究其独特的岩性和地质特征。一年后，带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

他重返东胜气田，从此深深扎根于此，与这片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毛乌素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胜气田于2015年进入规模开发阶段，成为中国石化在鄂尔多斯盆地又一重要的天然气上产阵地。

鄂尔多斯项目部成立了录井技术支撑组，作为负责地质的副组长，李永成要及时准确地向甲方反馈现场实钻情况，并提供调整建议；指导解决录井现场的问题，提高轨迹调整效率。

“大家把水平井测井称为在地下穿针引线，但在东胜气田，首先要海里捞针。”在现场，李永成是忙碌的、拼命的。

一口井鸣笛开钻，录井工作就紧锣密鼓。东胜气田的油气“东躲西藏、上流下窜”“一有缝儿就钻”，形成了极为隐蔽而复杂的气水分布格局。钻至关键的目的层时，不管凌晨几点，只要枕头边的手机振动一次，李永成就能立刻从睡眠模式切回工作状态。

一口井一个节点的沟通快的也要半个小时，若晚上接两三个电话，再加上比对数据和思考的时间，当天晚上李永成基本上就不用睡觉了。

李永成做起事来，颇有《论语》中“执事敬”三个字的味道。在他眼里，凡事都要认真、用心。拿组长门永的话来说：“这个人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的，今天的事不能拖到明天，明后天的工作，今天倒要预先做好准备。”

“在基层队顶班和上井验收途中，电话信号不好，工作更得做好提前量，不能让井队停着等指令。”这是李永成的理由。

恋爱、结婚，成了李永成工作中的插曲；父母的生日、恋爱的日子，李永成记不大清楚；至于头上的第一根白发是什么时候长的，李永成更不得而知。一次休假回家，妻子发现了他头上的白发，一阵心酸，又心疼：“爸妈头上的白发，都没你的多。”

但，每口井的地层埋深、储层发育及构造情况的关键数据，他却了

然于心。

他随时要与录井队长、定向工程师沟通，向甲方提出建议，并且把决策反馈到基层队执行。

“井里的人正在施工，像极了农民种庄稼。你在录井上下多大功夫、用多少力气、给甲方带来多少精准的数据，这些东西都做不得假，耕耘与收获之间有着必须恪守的秩序和规矩。”2024年，在杭锦旗水平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李永成和同事们高效完成了6口井的地质导向工作，得到了甲方的一致好评。

2024年春天，妻子怀孕了。6月，李永成回家陪伴了20多天，这成了两人难得的相处时光。录井人的日子，有时候像浮萍，有时候又像逆风而行。很快，他背上行囊，继续出发。

11月，妻子诞下宝宝，李永成也升级当了爸爸。项目部的同事得知喜讯，纷纷祝福他。平时在井场上“指点江山”的七尺男儿，却腾地一下红了脸，少女般羞涩，搓着手，嘿嘿笑。

阳光下，鬓角的那一丛白发被染成了金色。

一双巧手的疤痕勋章

晚饭后，鄂尔多斯项目部仪器工程师赵环宇手上拿着一块纽扣大小的电源板，伏在桌上捣鼓着，桌面上摆满了各种小工具。他眼神专注，一双手在细小的电子元件中绣花般灵巧。

“这块电源板的触点换一换，板子就能再用了。这些触点，是我们自己在网络平台上买的，便宜又实用，但如果购置新的传感器或者返厂维修，那成本就高了。”赵环宇把6个触点挨个拆下来，又用松香对焊点进行清洁，再换上新的触点，通电试验，果然恢复正常了。

放下电源板，赵环宇嘶地吸了一口气：“这玩意太小了，戴着手套就

没法操作了。”可是不戴手套，他的手上又多了一道新伤，擦在刚刚结痂的一道旧伤上。

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老茧。

摊开赵环宇的双手，手掌宽厚，大拇指和食指的边缘，有不少毛刺，手心和手背上，有一些被烫的旧伤痕。

经常摆弄仪器、焊接元件，手掌也变得粗糙坚硬，油渍密密地嵌在手掌纹路里，一道道黑色，像是永远洗不干净，呈现一种树皮老化的状态。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才42岁。

饱经风霜——他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双手。

2004年，赵环宇初到鄂北工区，正好遇到大雪飞舞。天寒地冻的毛乌素沙漠，让他的热情瞬间低到了冰点。党支部书记赵瑞刚鼓励他：环境对一个人的磨砺，会使人加速成长。

肤色黝黑、沉默少言的赵环宇从综合录井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0年，逐步掌握了Wellstar、ACE等型号仪器的保养和维修技术，不定期地指导录井队开展传感器校验、色谱校验、数据校对、故障诊修等工作。

赵环宇熟悉每一种录井仪器设备运行时发出的声响，能从多种机器共同发出的交响乐中，快速分辨出是某个设备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查找仪器故障，就如同学生时代解一道道复杂的数学题，抽丝剥茧、找到症结所在，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赵环宇说。每次遇到紧急任务或棘手问题，他都冲在最前面，让问题迎刃而解。

“这些传感器的配件，都是有生命的，手指的直接触摸，最能把握它们的生命体征。”杭锦旗的冬天，平均气温零下30摄氏度，皮肤更加脆弱，天天与铁疙瘩打交道，赵环宇手上的伤往往就一道叠一道，总也好不了。

2024年，他维修综合录井仪故障43井次，修复无线传感器、3500k打印机、小打印机、采集电脑共计25台，节约费用15万元。

“修理、改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特别是别人修不好的仪器你修好了，别人改不了的工艺你成功了，这种攻克的感觉特别好。”赵环宇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跨越了一座座高山。

20年，他在鄂尔多斯接受风雪洗礼。

一年年过去了，大树多了一道道年轮，候鸟完成了一次次迁徙；驻守鄂尔多斯的赵环宇身上，也留下深深的成长印记。

一张井位“活地图”

在毛乌素沙漠的另一端，东胜气田上产正酣。

从大牛地气田出发，一路向北，穿越200多公里的茫茫沙海，便是东胜气田的锦30井区所在地。

当冬日的晨雾逐渐被阳光穿透时，那缕缕光线洒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之上。远远望去，仿佛大地轻柔地印下了一枚枚神秘的指纹。在这里，地图上的短短几厘米，往往意味着数小时的颠簸旅程。

清晨，驾驶员潘建顺开着皮卡，载着技术员和设备物资，奔赴录井现场。

“当年进入杭锦旗的时候，风沙特别大，我们开的皮卡，车里车外都是沙。”53岁的潘建顺是杭锦旗车班的班长，跑了32年的车，总里程达90万公里。他回忆起杭锦旗大开发初期的艰苦环境：黄沙遍地，满目苍凉，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

2015年，一批又一批的华北录井人进驻杭锦旗东胜气田，为让深埋地下的“宝藏”重见天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勘探先锋。

从大牛地的首站，来到杭锦旗东胜气田，潘建顺和他的车子更忙了，除了各次验收，还要给录井队协调人员、配送物资，人和车都是连轴转。

“过了前面那个大转弯，路就好走了许多。2020年，这边施工了162

口井，钻探进尺翻了一番。”这两年间，气田的柏油路一直修到气站，对于哪条路通往哪个气站最近，潘建顺心里门清。

沙漠公路的一个个路口、井场上的一台台钻机，像迷宫一样难以辨识。长年奔跑在沙漠里，潘建顺要记住每一次转向、每一次拐弯，准时、准确地将人员、物资送到位。

时间久了，每一口井的路线、每一台钻机的位置，在潘建顺的脑子里形成一个无形的档案，每有新驾驶员要去井场，问他准没错。大家戏称他是东胜气田的“活地图”。

这条路上，有风雪，有坎坷，但他感觉到，自己的那颗心有了归属的地方。

在沙漠里奔跑32年，潘建顺熟悉车辆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哪位司机的车子有了大病小痛的，都爱找他，一起会诊。

“我们手里握的，不只是方向盘，还要保障生产运行效率和人员自身安全。”安全行车，在潘建顺的心里比天还大。他爱琢磨、勤动手，从不带“病车”上路，车子有了哪怕一点点小毛病，他都搁在心上，非得修好才踏实。每天收车回来，不论多晚，他都要仔细检查车辆情况，为第二天安全出行做好准备。

艰苦的驾驶工作，让潘建顺的脸上挂满了岁月的风霜。

天色渐沉，暮色下的东胜气田，一片繁忙。项目部的每个将士，都像是一颗螺丝、一个部件，齐心协力为东胜气田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打通关键一环。2024年，鄂尔多斯项目部在东胜气田的录井总进尺32.2万米，杭锦旗车班的总里程，也超过32万公里。

脚下，是欣欣向荣的鄂尔多斯大地。前方，是山水迢迢的石油征途。



原载

2025年1月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叮咚，百亿方气田已到货

唐 灵（西南油气分公司）

15年前，我入职西南油气分公司。刚工作没几天，就被师傅问到“2009年分公司的产量是多少”。当时，我愣了一下，极力在脑海里搜寻答案。具体数据真的没有太关心，却又在资料中不止一次看到过，凭印象“30亿立方米”脱口而出。师傅咧开嘴一笑，我以为自己答对了也跟着笑，为自己对数据四舍五入的处理感到沾沾自喜。

师傅摇了摇头，从桌上的资料堆中拿出一份报告，翻到第5页，用红色的笔画了一个圈，拿给我看。耀眼的红色圆圈中赫然印着“28.9亿立方米”，我撇了撇嘴，没说什么，心里却很不服气，四舍五入后不就是30亿立方米吗？

师傅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收起刚才的笑容，语气一下子严肃起来：“四舍五入？你一句话轻轻松松就给咱们增产1.1亿立方米，你知不知道每一个1亿立方米的产量需要勘探、开发、生产付出多大的努力？年轻人呀……”

师傅再次摇了摇头，拿着报告站起来，踱步来到窗边。师傅看向远方，陷入了回忆。“以前，公司的年产量在几千万立方米徘徊了十几年，直到1992年新场气田投入开发以后，年产气量才突破了1亿立方米。”提到新场气田，师傅眼睛亮了起来，那是他驰骋天然气开发的主战场，“随后的那几年可真带劲儿呀，就像种粮食赶上了杂交水稻一样，苦是真苦，

累是真累，但是看到产量‘噌噌噌’往上增长，心里也是真甜。”

师傅告诉我，从蓬莱镇组到沙溪庙组，从单层开采到多层合采，年产气量每几年就翻一番。年产气量从0到1亿立方米，用了十几年；从1亿立方米到10亿立方米用了8年；从10亿立方米到20亿立方米仅仅用了5年时间。那时候，师傅累并快乐着。渐渐地，笑意爬上师傅的脸颊，钻进师傅的眼眸，扯着师傅的嘴角往上扬，明亮而自豪。

师傅低头看到红圆圈里的28.9亿立方米，思绪被拉回了现实。“今年已经是突破20亿立方米后的第6个年头了，虽然产量逐年增加，但是要翻越30亿这个坎儿，还需要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呀！我们不仅要翻越30亿立方米，还要翻越40亿、50亿，直到翻越100亿、200亿立方米！”说着说着，师傅情绪激昂起来，转过身拍了拍我的肩膀，使劲往下压了压，像是要把“百亿”的使命和责任压进我的灵魂。

那时候的我，看着红圈里的28.9亿立方米，希冀着百亿，激动又迷茫，“百亿方气田”就像挂在天边的太阳，那么耀眼，又那么遥远。

路虽远，行则将至。

川西大会战的号角让钻头向下延伸1000米，气田开发由中浅层气藏拓展到了深层气藏，年产气量在2013年换上“3”字头，翻过了一座山。

元坝气田的开发实现了陆相到海相的突破，突破了超深层高含硫气田开发的技术瓶颈，海相气藏的少井高产让年产量在2015年换成“4”字头，转过了一道弯。

中江气田攻克窄河道致密砂岩气藏开发技术、新场蓬莱镇气田的老树开新花助力年产气量乘风而上，2016年换上了“5”字头，跨过了一条河。

深层页岩气开发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公司的气藏类型，年产气量在2017年换上了“6”字头，越过了一道岭。

事虽难，做则必成。

七年行动计划、体积压裂的广泛运用、川西气田的整体投产……一桩桩、一件件，展开了一幅“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的新画卷，带领年产量乘上高速列车，2021年换上“8”字头，2023年换上“9”字头，转眼便站到了百亿方气田的门前，梦想终在2024年照进现实。

十几年的光辉日子，令师傅两鬓染霜，也褪去了我的年少轻狂，站在决胜百亿方气田的宣传展板前，过去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真的就建成百亿方了，没想到这么快，时代的洪流真是滚滚向前！”师傅扭头看了我一眼，激动与喜悦从眼睛里溢出来，荡漾开去。

“叮咚，百亿方气田已到货，请注意查收！”我笑了。

窗外的太阳热烈而温暖，阳光透过窗子照在“百亿方气田”展板上。闪闪发光的数据，诉说着百亿方气田圆梦的自尊、自信，书写着建设百亿方气田的自立、自强，歌唱着蓬勃向上、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原载**

2025年1月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问世间，是否此处最高

田元武（十建公司）

工程建设者就是逐梦的行者，一年又一年，从这个项目奔赴下一个工地。

作为其中一员，2024年，我到过十建公司承建的26套石化装置。每一套装置的最高处，是我最难忘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亮丽的风景和最美的人。

2024年春天，我随着十建公司的建设者们，前往镇海基地二期项目新建催化裂化装置施工现场，进行新闻采访。

项目部经理李元凯告诉我，最高处是反应器平台。经过20分钟的紧张攀爬，我来到了催化裂化装置70多米高的反应器平台上。春天的风从东边的大海吹来，吹在脸上，暖暖的，湿湿的。

向下俯瞰，整个现场施工场景尽收眼底，催化裂化装置主体建设已进入高峰阶段。我手里的相机，记录下了这宏大的施工场景。

“1500多名参建员工再奋战8个月，催化裂化装置一定能高标准完工。”听着李元凯斩钉截铁的话语，我已经想象到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时的样子。

在催化裂化装置上看到，安全员们手持大喇叭，一遍遍叮嘱参建员工做好安全防护，为整个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尽职尽责。一个个质检

员，用游标卡尺检查着每道焊缝的高度，为高质量工程施工全力以赴。施工作业人员，有的指挥吊车，让每一台设备安装到位；有的用滚烫的焊枪，在框架里“穿针引线”……

我用相机和手中的笔，描绘着催化裂化装置最高处的亮丽风景。

春去秋来，我又从镇海赶往武汉。10月15日，中韩石化乙烯检修改造项目建设攻坚战打响。那一天，我登上了中韩石化乙烯装置裂解炉的最高处。

举目眺望，乙烯装置急冷区、压缩区、冷区等施工单元里，人如流水车如龙。气动扳手敲打螺栓的声音阵阵响起，一个个设备人孔被打开；一台台换热器芯子被抽出，运往清洗场地；一朵朵焊花，在框架里璀璨绽放。

“乙烯裂解炉最高处，有10台汽包设备需要打开人孔进行检修，得尽快安排施工人员过来。”一串熟悉的话音从裂解炉楼梯间传来。原来，管工班长谭道师来到了我身边。

花白的头发、黝黑的脸颊、粗壮的大手，让我很难认出这就是曾经见过的谭道师。14年来，他目睹了乙烯装置从拔地而起到高质量运行的全过程。乙烯裂解炉的最高处，印刻了谭道师从39岁到53岁的职业生涯。

40天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攀爬到裂解炉最高处，用相机记录下检修中的点滴进步和参建员工奋力拼搏的样子。

我从武汉奔赴舟山浙江石化项目建设工地时，收到了两个好消息，镇海基地催化裂化装置实现高标准交工、中韩石化乙烯检修改造项目施工高质量完成。

我搭乘着高铁继续飞奔，耳机里也响起了《射雕英雄传》主题歌：“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登上十建公司承建的浙江石化渣油加氢装置最高处时，我发出了同样的感慨：问世间，是否此处最高？奔赴在工程建设最前沿的石化员工，会攀登到每一套装置的最高处！

 原载

2025年1月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明月何曾是两乡

张迎亚（中原油田）

去年七八月间，我从四川达州北上，回到中原油田本部所在地——河南濮阳，完成一项采访任务。

生于1965年的陈立跃，双臂下垂、两手交叠，热情而恭谨地候在中原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中心。他在这里担任岩石样品的“体检医生”，已整整30年。

30年，一万多天。无论是书页一样的页岩、水磨石一般的麻岩，还是像芝麻花生糖的角砾岩、特征没那么明显的砂岩，来自濮阳本地，以及普光、内蒙古等油田三大探区的各类岩石，都会或搭专车，或走快递，百川汇海般抵达陈立跃和同事们手上。

经过钻、切、磨、铣、碎等各道工序，坚不可摧的岩石成为流沙一样绵密的细粉，在40多个“体检”项目的联合透视下，被陈立跃他们深入剖析。他们窥探细粉中深藏的繁杂裂纹、瑰丽色彩，一滴滴、一缕缕破译神奇的油气密码。

“这包粉，来自普光探区铁北1侧井，是用第一次取芯的第21块样品碎成的，所以编号为1-21。”看我满脸好奇，陈立跃耐心解释。

这是豫东北大地上一张普普通通的实验桌，桌上筐内，塔罗牌般整齐码放着一个个编号为1-21、2-2、2-39等小巧精致的牛皮纸袋。孕育于遥远川地的岩石，跨越1000多公里的盆地、高山、长河、平原，抵达

这里，等待检验。

偏西南的川、偏东北的豫，就这样被紧紧联结在一起，看似偶然，又十分必然。我出了一会儿神，内心忽然变得柔软。

和陈立跃从事地质实验不同，袁广均做了20多年的开发实验。20年前，他和同事们的实验室，还是红砖垒砌而成的低矮平房，近两年才刚刚乔迁新居，搬到了宽敞明亮、南北通透的大通间。各色实验仪器，不加分隔地聚集、荟萃在一起，颇为壮观。工厂醒目位置的显示屏上滚动着伽利略的名言：“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和实验得来。”

光芒照耀下，袁广均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既能身穿白大褂，对每一条采收率曲线、每一张压力-温度相图洞幽烛微；又能戴上布满防滑点胶的劳动手套，握紧焊枪、玩转扳手，修好每一台疲惫不堪的恒温箱、配样器、色谱分析仪。今日，他的任务是开展通南巴气藏解水锁实验，这是一项针对中原油田位于四川巴中地区新开发区块的重要研究。

偏西南的川、偏东北的豫，再度被牢牢牵系在一起。

原来，无论行至何方，似乎都无法挣脱两地之间那份无形的牵绊；无论走得多远，心中始终怀揣着石油人对油气资源的殷切期盼——那是对油流涌动、天然气喷薄而出的无尽渴望，也是对大地深处宝藏的执着追寻。

贾秋璇，出现在我采访的第二家单位——信息化管理中心，略显惊艳。他有肌肉，整个人虎虎的，很健康，眉眼间透露出“IT男”特有的睿智。

4年前，贾秋璇离开黄河岸边水汽氤氲的故乡洛阳，入职中原油田。

还未完全适应豫西到豫东北的气候变化，“三大计划”（预算、投资、生产运行计划）信息系统的建设任务，就降临到了贾秋璇所在的研究所。

“谁会？”面对中心领导广揽英才的询问，他根本顾不上细想，仅凭毫无来由的直觉和勇气，便傻傻地冒了头：“我会。”

白天，贾秋璇跟着前辈跑投资、生产、财务部门，对接用户需求，讨论模块功能；入夜，所内召开小会，出具设计图纸，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十一二点钟。

紧随其后的0点到6点，他带着当日梳理出的所有疑点，踏着月光回到宿舍，在东方既白前的6个小时里不停探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自己和自己死磕……

那段时间的贾秋璇，常常感觉自己像被洪流裹挟的一粒沙，拼尽全力追波逐浪，才能让自己不至于被太快淹没。他足足掉了二十公斤肉，却一天一天羽翼渐丰。

“很煎熬吧？”我感同身受。

“不，幸福——技术上的幸福。”他接得斩钉截铁，没有一秒停顿，几乎碾着我的话，给出了回答。

一瞬间，我脑海里浮现出川地6月的那个夜晚，中国石化达州基地灯火璀璨，可以媲美毗邻的五星级大酒店。

在一片灿烂辉煌中，一间培训教室里几乎学员散尽，只剩我，和同样是“IT男”的吕清林。聊着聊着，我们就言及了岁月。

“我1993年毕业，分到采油四厂，就搞信息；2005年普光一开建，我就来了，还是搞信息……”他望向窗外的耀眼金色，一边心里岁岁年年地默数，一边嘴上嗯嗯啊啊地感叹。

我不知道那时那刻，吕清林的眼前，滚滚流过了什么画面。或许，是去过长庆油田、塔里木油田、胜利油田、西北油田考察的漫漫征途，是亲手搭建的信息系统一点点覆盖了气田所有关键业务，是一线员工对一个更加智能、更加聪明的气田的热切渴求……

在达州基地食堂，员工常常三三两两、扎堆而坐，填饱肚子，顺便谈天，而吕清林则习惯一个人坐在清静的角落，不知是不是为了便于思考。有时，我也会很久看不见他，他也许是休假了，从四川回河南，从

河南赴四川，月月年年，辗转两地之间。

冬月（农历十一月）十三，我和友人去品尝烩菜。散席后，庇佑着达州城的凤凰山隐没于黑暗之中，山的上空飘散着薄薄的云雾，一轮明月挂于天际。

友人说，此时的月亮，叫凸月，再过两天，就充盈为满月。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原载

2025年1月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面“黑”心热的老魏

丁玉萍（西北油田）

2024年12月9日，随着降雪大风天气的组团“打卡”，西北油田塔河油区气温急剧降至零下20摄氏度。

看着天上断断续续飘着的雪花，承担6-4计转站新老设备更换任务的河南中油公司副经理杨彦杰窝着一肚子火。不管大雪、小雪，采油管理一区安全监督魏衍成只认一个理儿——下雪天绝不能施工，这是直接作业环节“7+1”安全管理制度的规定。10天工期眼看就到，杨彦杰急得大冷天冒出了一头汗。

“老魏，这雪下得又不大，活儿能干，你高抬贵手把施工票证签了吧。”屡遭拒绝的杨彦杰再一次来求情。

“安全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之百。下雪天不能干活儿，你也不是不知道。弄不好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看着着急火上头的杨彦杰，魏衍成不急不躁，开始了他的高频率“唠叨”。

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一个快退休的人还这么较真……这些话杨彦杰嘴上不敢说，心里却抱怨了多遍。

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的老魏，当过物探队的司机，干过采油工、维修工，走过尘土没膝没有路的“路”，吃过风沙就馒头的“大餐”，过过“卷席筒”“地窝子”的生活，枕着榔头数过戈壁滩上的星星，扛着管钳看过大漠的日出。40多年的野外工作，让他饱经风霜的一张脸写满了

故事。

2009年，43岁的老魏走上了管理区安全监督岗位。

监督，听着权力很大，实际是个得罪人不讨好的苦活儿。494口油井，14座站库，遍布400余平方公里，几乎每天都有多支施工队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票证，老魏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雪天影响施工，间接影响产量，其实，老魏心里比谁都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头天晚上加班，根据施工距离远近、难易程度，将后续几天的多个施工方案、细节列进计划表，合理安排办理施工许可票证。每到一个施工现场，他都先确认施工环境、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作业票确认的同时不忘叮嘱监护人员安全注意事项。

老魏干安全超过15年，只认制度和标准，挑刺儿查隐患丝毫不留情面。

2024年12月22日，TH121154井调整抽油机冲次。老魏又早早来到井场进行现场危害识别。见他来，现场施工人员小声嘀咕道：“老魏又来‘挑刺儿’了。”

话说不及，老魏对着一个施工人员说：“来，小伙子，建立空呼看看。”所谓的“建立空呼”，就是施工人员要在30秒内完成空气呼吸器的佩戴操作。

可能是天冷影响操作，也可能是心里紧张，小伙子慢了3秒。

“去，到那边练到合格为止！”老魏指着旁边空旷的雪地说。半个小时后，小伙子通过了他的考核。

“遇到不安全的行为装聋作哑，不是害大家吗？当安全监督，就得丁是丁卯是卯，否则执行起来就会打折扣。”他也知道有人烦他，忍不住解释了两句。

采油管理一区井多，每年直接作业有6000多次。无论任务大小，老魏都会要求施工成员严格按照规定作业。每次施工前，大到登高作业时安

全带系挂是否符合要求，小到安全帽下颌带有没有系紧，只要看到任何不安全行为，他都要管。

安全监督看着不是什么体力活儿，但总觉得像抱了颗定时炸弹，主要是心累，紧绷神经的老魏经常做梦被吓醒。他说，不是自己较真，而是安全大过一切。

对于老魏的唠叨和较真，施工人员嘴上说“烦”，心里还是挺敬畏他的；他时常的一些贴心关怀，也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天冷登高作业时，他会提醒施工人员，先跑两圈热热身再操作。他还建议施工队伍负责人配备手套等保温防护用品，配备小药箱，准备好防治冻伤的药膏，确保冬季施工人员安全。

看到现场施工监护丁伟随身带的保温杯破了，第二天老魏就拿了个新保温杯递到他手里，感动得丁伟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说了句：“哎，你这个老魏啊！”

 原载

2025年1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稻花香里说丰年

楚学朋（江汉油田）

微寒的春风吹过无边无际的田野，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湖面宛如铺了一层银霜。一只刚刚熬过严冬的田鼠，从洞里探头探脑地钻出来。

月色无声，星光点点，水渠中游弋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发出清脆的啪啪声，机耕道两边的白杨，叶子哗啦哗啦响。白天活跃的布谷鸟、白鹭，早就飞得不见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有一座灯火通明的石油钻机，传来微不可闻的轰鸣。

这只田鼠刚刚蹿到机耕道上，一阵唰唰的脚步声吓得它一溜烟跑回了洞里，又不甘心地在洞口观察着。明亮的月光下，一个黑影急火火地朝不远处的牛棚赶去……

这时候，已是凌晨4点钟。

1969年夏天，江苏溧阳的朱玲凤收到“失联”已久的丈夫写来的家信：现在能探亲了，如果家里不忙，可以带着孩子来湖北潜江。

地址落款只有一个代号：五七厂。

朱玲凤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身为石油工人的丈夫，新婚不久就接到了前往湖北参加石油勘探的命令。具体地址、从事工作属于机密，只有一个邮箱代号。

这一去，竟杳无音信。

20世纪60年代，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建设对石油的迫

切需要，党中央作出了国家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尽快在具有战略纵深的南方地区找到油气资源，江汉盆地石油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朱玲凤的丈夫作为12万会战大军中的一员，一头扎进了茫茫的芦苇沼泽滩中，在路无一条、屋无一间的古云梦泽腹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朱玲凤虽然明白丈夫在为国家找石油，可依旧不能减轻对他的思念。那边的工作怎么样？累不累？能不能吃饱？可每次等来的，只是一封匆匆写就的家书，三言两语了事。男人的心，真硬啊！现在能探亲了，她喜出望外地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往湖北赶。

火车换轮船，下了船换汽车，越长江、过汉江，越走越荒凉。在红旗码头下了船，处处是热火朝天的钻井现场、来往不绝的施工车辆，大会战的气息扑面而来。来码头接她的丈夫指着一排用芦苇和黄泥糊成的篱笆房说，那就是咱们的家。

屋子四面透风，家具就一个大箱子和一张木板桌，床上堆着两床被子。四周都是芦苇荒滩，除了芦苇，就是一团团嗡嗡飞舞的蚊子。低洼地里除了厚厚的淤泥，就是风干的白碱。

陪了丈夫几天，拆洗了被褥衣服，看了油田的景色，吃了几顿大食堂的饭菜，喝了几天油田的苦井水，朱玲凤就回老家了。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回到老家没几个月，油田有了新政策：家属可以前往油田与家人团聚了。

此时的汉江江畔，百台钻机日夜轰鸣，一口又一口油井开始出油。然而，十余万会战大军云集于此，人吃马嚼，就连周边的野菜都被挖了个精光。当时，国家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缓过劲，小小的潜江县城供应有限，干重体力活儿吃得又多，一时间吃饭成了大问题。

江汉油田会战大军中，有许多来自大庆油田的员工。他们想起了当年大庆钻井指挥部机关五名女工“五把铁锹闹革命”，带动4万多名家属

自己动手、大搞农副业生产丰衣足食的事迹。大庆能，江汉也能。

随着江汉油田大开发解密，让家属前来团聚，不仅能够安定会战将士的心，还能把家属们组织起来搞农业，这不正好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在勘探指挥部的协调下，史家湖周边两万多亩地被划给了油田。当家属从各自的芦席棚中汇集在一起、扛着铁锹镢头浩浩荡荡集合在地头时，一眼望去除了芦苇就是水泡子，这哪能长庄稼啊。

朱玲凤挽起裤腿跳了下去，乌黑的淤泥一下子没到了腰部，云梦泽千百年来积蓄的肥力让她喜出望外，只要涝渍能排出去，这就是连年丰收的好地啊。

从这年秋天开始，每天早上都会有两支会战大军从驻地出发，一支是穿着灰蓝工衣的钻井队，一支是花花绿绿的垦荒娘子军。

朱玲凤所在的钻井家属队，几百人沿路分散在3000多亩旱地和2000多亩水田中，清脆飒然又不乏柔美的劳动号子，伴随着田间地头雄壮钻井的轰鸣，让沉寂千万年的荒原热气腾腾。

铁锹插进乌黑的塘泥，趁着腰劲儿一转，把满锹的泥拍在土坝上，一锹一锹，淤泥顺着不断延长的沟渠不断汇聚，最后变成一条宽阔的灌溉渠，一马平川的平原被沟渠分割成了方方正正的棋盘。

经过连日秋阳的曝晒后，黑泥褪去了淤腐味，渐渐有了泥土的清香，腐熟的农家肥撒进田里，田间的土开始泛起油润的光泽，偶尔有被风吹落的草籽，沾了泥土就疯长，在这里生根繁衍了漫长的岁月，哪里遇到过这么肥的地啊。

肥田过后还得深耕，抢牛就成了当时家属队的一景。

牛有大小老弱之分，抢到一头劲大力长的牛，使唤起来得力，不仅翻地又快又深又平整，还能提前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经过充分施肥的土地，收获的庄稼也会更加丰盛。

好强的朱玲凤每天早上4点多就爬起来朝史家湖农场赶。

走在寂静的田野上，猫头鹰正准备回巢，在荒野上游荡的兔子、刺猬、田鼠被这个不速之客吓得落荒而逃。机耕道被轧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走起来却格外硬实，脚步轻快、浑身是劲，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朱玲凤越走越快。畜牧业听到了敲门声，吓了一跳，一边给她开牛棚门一边嘟囔：“你们比老爷们还厉害！”

走进微微透着亮的牛棚，朱玲凤挑了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牛，拍拍它的脑袋，牵到了田埂上，让它吃着带露水的青草，等犁耙送到后，就牵着牛下田了。

有了好牛，耕起地来格外轻快，到了中午，朱玲凤把牛牵到树荫下，让它透透汗之后，又掏出一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黄豆或者是麦粒，里面拌上了盐巴，给牛补充营养。

就这样，她和牛成了好朋友，每次朱玲凤一进牛棚，牛就摇头晃脑，高兴地舔着她的手。

短短两个月，垦荒的娘子军完成了田地的整治，让那些经常打着赤膊蹲在渠边、带着些不屑看热闹的钻井汉子惊掉了下巴。紧赶慢赶播下了一季冬小麦，嫩绿的小苗儿悄悄地把大地染成了嫩绿，拼命地汲取着肥力，挺过了严冬之后就开始疯长，扬花、灌浆、结实，就等着初夏开镰的那阵热风。

勤快的娘子军专门划出了菜地，种上黄瓜、茄子、辣椒，还有西瓜、甜瓜，让随风起伏的绿色麦浪多了些点缀。

嘴馋的钻井汉子经常猫着腰钻进瓜地，不管生熟摘下一个，在一阵娇叱中落荒而逃，运气不好地掉进水渠后往往引来一阵哄笑。

5月麦黄，青绿的田野变成了金灿灿的黄，已经是队长的朱玲凤提着磨得雪亮的镰刀，割下了第一抱麦子，沉甸甸的穗子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还有汗水的甘甜。

不久，油田人的饭桌上，多了新面做的饼、面条、疙瘩汤、扯

面、馍……来自天南地北的石油人把各自拿手的面食做了个遍。吃饱了饭，钻井队的汉子们脸上泛出了健康的油光，柴油机的轰鸣似乎更有劲了。

五月麦十月稻，国庆节后，第一批早稻收割晒干打谷之后，看着打谷场上金灿灿的稻谷，姑娘们流着眼泪欢呼着。身材瘦小的朱玲凤，扛着沉甸甸的麻袋在跳板上健步如飞，那股丰收的劲头啊。这块只长芦苇的土地，被他们变成了稻花飘香的良田，石油工人的饭碗里，又有了香喷喷的白米饭，还有比这更让人满足的吗？

两万多亩农田的产出，让会战大军挺过了最难的岁月；经过两年十个月的会战，一座百万吨级的油田在共和国中部横空出世。

所有在江汉油田参加过会战的石油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景象：姑娘们喊着号子，流着热汗，唱着战歌，扛着农具走在田野里。一条条排渍渠建了起来，一块块芦苇地变成了良田，一条条机耕道通达四方，谷仓、鱼塘、牛棚、菜地、食堂纷纷建了起来……昔日的荒原变成了猪牛满圈、鱼羊欢腾的大农场。

收割过后，田野里恢复了寂静，土地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来年的生发，很快，堆在田间的秸秆就铺上了秋霜。明明知道地里已经没有什么了，朱玲凤还是喜欢到田间地头转一转，染了秋霜的风带着丰收的余香，多好闻啊，就算一把火烧掉，那烟也带了呛人的甜香。

时光如流水，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玲凤曾经流汗流泪的大田，有的变成了荷花飘香的藕塘，有的变成了鱼跃虾爬的养殖场。当年的队部、库房只剩下几栋砖房，但每当春暖花开时，朱玲凤还会和姐妹来走一走、看一看……

那个曾经被她嫌弃的五七厂，变成了风景秀美、道路宽阔、绿树成荫、安居乐业的石油新城。

冬风劲、寒霜降。走在田间地头，我问朱玲凤奶奶：“当年苦吗？”

她笑得格外开心：“那金灿灿的谷子捧在手里，闻着都香啊！”



原载

2025年1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贵芬（中原油田）

时近腊月，寒气渐重，集市上的肉铺前一串串、一排排的腊肉、腊鱼、香肠闪着诱人的油光，格外惹眼。又是该置办年味的时候了。得知父母亲要做过年用的鱼丸，我和大姐便匆匆赶去帮忙。

岁月无声，却有痕。父母作为中原油田第一批建设者，来到油田已有近45个年头。曾经满头青丝的他们，如今已成了蹒跚而行的耄耋老人，到了需要儿女搭把手的年龄。

鱼丸是我的老家——湖北的一道传统美食，几乎是家乡人春节必备的一道菜肴。

它多采用肉质细腻的鲢鱼为原料，去鱼头，取鱼身，剔鱼骨，刮取肉糜，再将鱼肉同苕粉和浆，用手反复搅拌至上劲，再取凉水一盆，徒手挤丸入水，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鱼丸浮在水面。年饭时，或做汤、或炖肉，其鲜香滑嫩，让人百吃不厌。由于鱼丸制作烦琐，担心老爸老妈身体吃不消，这两年我们姐妹都会去父母那里打下手。

20世纪80年代初，父母带我们姐妹四人一起从胜利油田来到当年还是一片荒僻的东濮勘探指挥部支援建设。那时，由于蔬菜、肉、蛋供应不足，至今我还记得家里无菜时，妈妈带着四五岁的我去田野中掐野菜的情景。但对于有着战天斗地精神的石油人来说，困难都只是暂时的。没几年的工夫，在油田人热火朝天的建设下，油田便有了自己的集体菜

地、粮油店、托儿所、学校、医院……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

那一年冬天，家里除了分了白菜、萝卜、肉、蛋，还分了好几条大鲤鱼。晚上，爸爸妈妈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做出了我记忆中第一碗鱼丸。那滑嫩鲜香的味道一下惊醒了我尚还懵懂的味蕾。我问妈妈，这鱼丸怎么这么好吃？妈妈答非所问地说：“当然了，这是湖北家乡的味道。”

对于年幼的我而言，湖北的家乡在记忆里是一片空白，岁月没有在那里留下清晰的痕迹。然而，在母亲温柔描述下，这片空白幻化成心中一幅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画卷。

就这样，故乡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抽象却固执地存在着。屋后的竹林，畈上的稻田，村里的池塘……从父母的琐碎家常中悄然走入我的梦中。

18岁那年，我也成了一名石油工人。在即将开启职业生涯的前夕，我怀揣着母亲口中的那份念念不忘的故乡情结，独自踏上了前往湖北那个梦萦魂牵的小村庄的旅程。

初到之时，乡亲们热情洋溢，桌上摆满了夸张的丰盛佳肴，但这一切却未能让我那颗漂泊已久的心安定下来。陌生的乡音在我耳边回荡，那是我不熟悉的语言，也是他们不理解的表达。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无形的薄纱，难以穿透，这种疏离感令我感到无比的不安与局促。

原来，时光已悄然改变了我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我已不再是这里的主人，而是一名远道而来的过客。短短三天，我便匆匆告别了这个曾经以为是心灵归宿的小村，迫不及待地返回了油田的那个家——那里才是我的港湾，是我真正归属的地方。

油田人自己常说，他们是一群没有故乡的人。此时这话一下具象化了。是的，毕竟，相距太远，离别太久了。

随着油田的发展，拓展外部项目成了油田适应新时期市场竞争的生存方式，更多油田人走出油田，走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外部市场，甚

至国外市场。因为隔山隔水，奋斗在外的油田人，最思念的是豫北这并不繁华的五线小城中油田的家、油田的亲人和名气不大的油田小吃。一位在国外项目回来的同事说，一去半年，内心总会有莫名的疲累，但只要脚一踏上油田这片土地，便满血复活了。

那年，我也随着队伍去到几千里之外的新疆外部市场，虽然震撼于沙漠的苍茫、胡杨林的壮美，垂涎于手抓羊肉的肥美、胡杨菇的鲜嫩，却总在离开油田这片土地日久时，丝丝的焦躁在心头泛起，这种感觉只有在回到油田之后才能得以平复。

油田这片土地对于油田人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乡，却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地方。

北宋文学家苏轼脍炙人口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句是对友人身在异乡心境的描写，却映照出我们这一代石油人对油田家园的情结。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片热土有他们的童年记忆，有他们绽放的青春，有他们孜孜不倦奋斗的历程，他们的家在这里，爱在这里，心也在这里。这里，早已成为他们生命里的灵魂故乡。

 原载

2025年1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大河入梦

李 英（胜利油田）

我试着藏起呼吸，因为在黄河面前我是如此渺小。它从遥远的高原走来，带着雪的清冷，带着泥土和黄沙，带着一些种子的梦，浩浩汤汤，由此入海。她有很多故事，要说给我听。

流 淌

她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出发的时候，还是一泓清泉，就像不更事的少女，对前面的路充满了幻想和期盼，走过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欣赏着点缀着各色野花的“五花草甸”，戴上凤毛菊、垂头菊、金莲花编成的花环。花朵像星星，像画布上的高饱和度色彩，少女的梦开始五彩斑斓。蜜汁一样的泉水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一些美丽的小动物时隐时现，一汪汪泉眼似明珠点缀在绿草甸上。少女的天真如昆仑上的雪，她轻盈雀跃，无忧无虑地向黄土高原奔流。

远离家乡的她，是有些惆怅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辽远苍茫，一些沙土在西北风劲吹的时候变成了诗句，滑进了少女心里。风沙像砂纸一样打磨着少女光滑的脸颊，她的脸上开始有一些沟壑。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黄土高原打开了历史，要把千百年大地的委屈说给她听。她就这样静静听着，她知道，这位老人经历了沧桑巨变，她把温柔和天真

化作了九曲回肠。在辽远的、凄然的、悲壮的大地上，一首首苍凉、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从心中涌出。把岁月装上，把黄土装上，把种子装上，把一些人的愿望也装上，于是大河装满心事继续前行。

百转千回，画一个大大的“几”字，她在高低之间跳跃，在山谷间奔腾。当地势越来越平缓的时候，她走不动了，前面就是大海了，就趁现在小憩一会儿，把所有未曾说出的话一股脑倒出来。每一粒沙都是一个灵魂，她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给每个灵魂找到了一个家，才孤独地迈向大海。

古籍有载：“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守着因泥沙厚重得名的这条大河，站在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四野芦苇葳蕤茂密，暮色下，我像大河一样孤独。

儿时，莫名喜欢河水留下的沙土，它带着黄土高原的泪痕，也许它已经过了许多世，或许来自商周和唐宋。有水的时候这些沙与水相依，眷眷浅浅，我喜欢脱下鞋子，感受沙地的温柔。沙粒与脚底碰触的时候，轻微的触感从脚底慢慢到达心里，有一丝温热，有一丝疼痛，仿佛有一根细细的鞭子抽打着年少的我。

那时总在想，为何我的脚很难在上面留下脚印？于是折下一根芦苇，刻了一些简单的图案。当我过些日子再去看时，印记消失了，那里又还原成了干净的画布。是水掩藏了一切，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仿佛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

扎 根

当乘列车经过广袤的黄土高原时，我发现那里的植被跟我身处的大河尾闾极为相似，我想要的旅行的陌生感荡然无存。原来种子们早已随

着大河一路流淌，一路生长，直到海水和淡水的交界处。

也许种子们早就渴望这样的旅行。大河的脚力可比风强多了，它们的生命在季节的轮回里不断重生，它们没有各自的名字，所有的芦苇都叫芦苇，所有的稗草都叫稗草，但它们会在每次重生时复刻上一段的记忆。它们从新石器时代而来，经过商周和唐宋，在一个偶然的春天，选择跟河水一起走，到哪里不知道，终归哪里不知道。

河水流速减慢的时候，它们停了下来，抓住岸边的泥土，启动了新土地上的第一次萌芽。一枝芽朝向天空，一枝芽扎进土里，化作根，咬住了岁月。有些根在春天，悄悄地划破致密的沙土地，探出了锋利的牙尖。这些植物在大地上密织了一张网，网住了流连的小鸟和野兔。苇荡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不见人迹，唧唧啾啾，蹦蹦跳跳，好不快乐。

狐狸，也来过，野鸭、白鹭、猫头鹰，各自占据了一片领地。天地足够大，所有的生灵都有了家，也有了根。

还有一些灵魂是沿着海岸而来的。一入秋，当大地溢满秋天的喜悦并释放一些悲悯的时候，一种红色的植物就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开始燃烧，有时还会“烧”到海滩上。

明亮的黄和耀眼的红，交织着，彼此鼓着劲，赛跑一样进入眼睛。大河与渤海激情碰撞，远古的泥土和灵魂早就等待着这释放的一刻，大地回响着他们狂喜的声音。

还有一些颜色，是要用眼睛寻找的，比如垦荒的人们种下了果树、水稻和玉米，养起了大闸蟹、对虾和海参。他们刚来时还面带土色，播下了一些种子，然后忧伤地等待，因为不知道大地能不能给他们回报。这片土地终究还是丰饶的，给了他们留下来的勇气和力量。粮食填满了胃，让一张张面庞有了赤色，于是他们像小鸟一样，筑起了一个个小小的巢，靠着勤劳的双手变幻出了更多的色彩……

寻 找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找寻宝藏而来。他们衣衫简朴，满面焦灼，眼睛里的光像星星一样闪耀，苦苦寻找一种叫作石油的东西。

油在哪里，没人知道。人的眼睛穿不透地层，他们多渴望自己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可是没有奇迹发生，一日复一日地寻找，蓬勃的植被割得皮肤生疼，太阳让人无处躲藏，大风卷着黄沙，把脸打磨得像砂纸一样，蚊子成群结队，汹涌而至，恨不能让人倒下和退却。可是能不能退？

最荒芜的地方，也是石油最可能埋藏的地方，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

一口井，两口井，直到打到第八口井，他们发现了卡在牙轮钻头上的一颗油砂，亿万年前埋下的宝藏苏醒了。好消息长了翅膀，飞向了祖国的心脏，一声春雷粉碎了中国华北无油论。好消息吹响了号角，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带着青春的懵懂踏进了这片荒芜的土地，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石油大会战就此展开。

找油、钻探、作业、基础建设，每支队伍都有每支队伍的苦。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里，风是常客，“这儿很少刮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四处是风，逃也逃不掉。

天冷的时候，风像刀子，一刀一刀地刮在脸上、手上。疼痛一阵阵敲击着心脏，意志的弦必须绷紧，否则人就会被击垮。一旦停下、倒下，痛苦就会不断扩大，心底的防线就会被彻底击碎。所以，再苦再难，都得往前冲。

打水井是来不及的，而地下多半也是苦咸的盐碱水，芦苇荡里四处都是浅浅的水泡子。“刚来时，就是吃这呀。”母亲的眼里起了一层雾气。她的腿因为寒天里下稻田，已经严重变形，腰背已经佝偻，磨人的疼痛

让她常常夜里睡不着，每走一步都是蹒跚而行。

男人苦，他们的苦在井场。严寒酷暑、蚊虫肆虐，机械化程度低，靠的就是男人们的一身力气。女人也苦，她们的苦在田里、在家里，为了让职工们吃上饭，女人们开荒种水田，在冰冷的水中插秧、除草，以身体的代价换回稻谷的丰收。还有些时候，她们割芦苇、柳条，去附近的农田拾荒。一切是零，从零开始的日子，就像无根的漂萍。忙碌，格外忙碌，为了地下的石油，他们拼尽了力气，交付了身体和生命的全部。

来自黄土高原的沙还在沉睡，它睡得很安详，它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秘密，地下的事情交给石油人吧。芦苇继续潜行，小鸟继续筑巢，一阵风来，鸟巢若隐若现，芦苇荡便有了浩荡之势。野兔披着黄色的外衣，突然出现在视野里，跑跑停停，耳朵转动着，警醒着，生怕危险降临。有时候只是一阵风，从东头蹿到了西头，它飞快地跑远了，很快不见了踪迹。

最开始来的年轻人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他们又把孩子送到了这里。大船没了，船工就走不了，就披上这火一样的衣裳，继续赶路吧，让这片丰饶的土地继续歌唱，让刺透地层的钻机继续探寻。

某些月夜，梦里植物在生长呀，鸟儿在飞，大河入海，宁静安详……



原载

2025年2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从“白面书生”到“黑脸大汉”

蒋琳琳 李 强（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看，刚工作时的郑杜建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妥妥地一枚‘白面书生’。”

“哈哈，看看现在成了‘黑脸大汉’，不过却是公司的至宝——技术大拿。”刚走进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大陆架公司可视化无线连接技术服务办公室，就看到同事们正拿着郑杜建从前的照片打趣他。

郑杜建那张被风沙打磨成古铜色的脸上，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2009年7月，郑杜建从石油院校毕业入职工程院大陆架公司。当得知现场技术服务缺人时，他便主动提交了去新疆参加固井工具技术服务的申请。

大陆架公司是一家集固井技术设备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生产单位。现场工作一般在人烟稀少、环境艰苦的地方，新疆的油气井又多在戈壁荒漠，很多地方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有的老员工凭经验和直觉认为，这样白净的小伙子“不是干现场技术服务活儿的料”。

刚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恶劣的环境就给了郑杜建一个下马威。

郑杜建回忆说，当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龙1井开展固井作业，时值冬季，夜里气温低至零下35摄氏度，“那可真是冷呐，站在外面不一会儿就冻透了”。从小在四川长大的他，把头、脸、手和脚都包裹得严严

实实，可通宵达旦的作业依然冻得他手脚几乎失去知觉。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因为缺水一个月不能洗澡。“但别人能坚持，我也能”。

“为什么？”曾有人问他。

“我觉得理论知识必须通过工作实践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郑杜建坦言，“说心里话，其实打过退堂鼓，可我不能让人看笑话。当然，收获也非常大。”现场服务随时都要参与处理各种复杂情况，能更直接掌握现场的需求，他的14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都是在现场技术服务中找到灵感的。

那时候，大陆架公司市场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有现场技术服务能力达到“一定水准”，才有资格去海上作业平台“崭露头角”。他希望自己成为其中一员。

为此，他始终坚守在现场不断地打磨自己，把油田现场的需求带回实验室，又将新的产品输送出去。

参与钻井和固井设计，为中国地质调查局、上海申能集团、北京京能集团等单位提供了“一体化”固井工具及解决方案……在一次次实践中，现场经验丰富，固井知识储备越来越扎实，他蜕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成了各工区的“救火队长”。

我国南海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但泥岩层广泛，井眼不规则，套管下入和固井易出现泵压高、易憋堵等问题，加上井斜大、摩阻大、施工风险高，不仅对固井工具要求苛刻，对现场技术服务工程师的操作要求也更高。

初次“入海”，郑杜建被派往海洋平台，负责WZ6-10-A3等井施工。

由于井眼轨迹的复杂性，尾管悬挂器在判断丢手时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对于是否成功坐挂的判断都需要精确计算。为保障施工效果，初

次“入海”的他，上井前查阅了大量的固井案例及现场施工资料，向技术骨干和老师傅请教，细心揣摩，反复推演。到达海洋平台后，郑杜建主动与钻井总监和固井工程师商讨，获取钻井基础数据，最终创新形成了“软件模拟+数据反演”技术，通过提前模拟和计算出上提、下放悬重及摩阻数据，及时发现悬挂器丢失施工数据，保证了施工效果。

为此，甲方给大陆架公司发来了表扬信。通过这次施工，公司当年连续拿到了南海9口井的施工任务。

一晃15年过去，看过西北的大漠孤烟，也感受过南海的狂风巨浪，如今，郑杜建已成长为大家眼中响当当的技术大拿。

“当汗水真在身上和衣服上板结的时候，也就习惯了。”他自豪地说。到现在，郑杜建已完成元深1、仁探1、塔深5、顺北11、川深1、顺北鹰1等700多井次的现场技术支持，推广完成130余种非标新规格固井工具的成功应用，刷新16项石油工程工具应用新纪录。

岁月改变了容颜，但不变的是对事业的热爱，以及那份不断向前的执着。

 原载

2025年2月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行者无疆（上）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越野车在河沟的乱石里蹦来跳去，像刚从酒场上走下来的醉汉。刚开到柯坪山、因干山、其克列克格山三山怀抱的垭口，越野车就熄火了——几块大石头挡住了越野车的去路。

车上下来两个人，年轻的叫尹国良，是胜利物探队副队长。年长的叫陈刚，是班长。一个月后，物探队要进无人区找油，千斤重的钻机要进山，万道采集设备要进山，大型震源车要进山，千名施工人员要进山，大小运载车辆要进山……没有路，就像鸟折了翅膀，鱼离开水塘，太阳失去天空一样。

顺着手机里奥维地图的指引，尹国良和陈刚进山了。路能不能修通？怎么修？修到什么程度？需要多长时间？该上哪种修路设备？尹国良边在乱石群里七扭八拐，边琢磨。

天空湛蓝，日头火热，汗顺着安全帽的缝隙流进脖子里，怪痒的，尹国良刚探进手去，汗贴着脊梁骨淌下去了。不多时，工服湿透了，后背上弯弯曲曲的小河奔流起来。陈刚原本就能出汗，这会儿热得脸发烫，汗擦不及的时候就滑进眼睛里，辣得半边脸抽搐。正要摘掉安全帽，一抬头，半山腰上风化的石头正虎视眈眈看着他，遽然一身冷汗。

这儿是两座峭壁的夹缝，七八米宽，是泄洪的通道。挖掘机一进来，动静太大，上面恐怕要掉石头。尹国良前后左右看看，这条“路”在他

脑海里反复推演后，最终还是被他放弃了。

晌午时分，日头高悬，石头被烤得滚烫，皮肤上像抹了一层辣椒粉。“停吧！”尹国良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不能再走了，中暑一个，拖累另一个，中暑一对，谁也走不出去。找个阴凉地儿歇歇，喝口水，吃块馕。”

偌大的无人区，一座山绕下来，总算找着一处背阴处。俩人把工服脱了，搭在阳面的石头上晒着。凉意“嗖”的一下从背后爬上来。

新疆就这点好，甭管太阳底下多热，一到阴凉地儿，温度立刻降下来。

从坐的位置看，东西是一条40多米宽的大河沟。河沟沿山势走，走到山的拐弯处就不见了。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雨，雨裹着泥沙俱下，水流浅覆着河沟。阳光落下来，像碎银在金箔上跳舞。

水边长着几簇骆驼刺，开着粉红色的小花，有点像扁豆花。骆驼刺的根系很发达，深扎可达20米，即使没有水滋养，它也能活。只不过，水系发达的地方，骆驼刺长得格外茂盛，枝叶鲜绿饱满有光泽。没水的地方，比如半山腰，骆驼刺个头小，颜色深褐，瘦巴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闻着骆驼刺清淡得似有若无的花香，尹国良精神一振。

吃完饭，工服也干透了，板板正正，像浆洗过的。眯眼看了看头顶的大火炉，尹国良划拉两下奥维地图，说：“走吧，继续找路去。”陈刚早已将安全帽稳稳戴在头上，想起半山腰那些摇摇欲坠的石头，又把安全帽的安全扣紧了紧。

这条路非常重要，一旦修通，震源车不用绕山跑，两小时就能到达施工地。缩短工期就等于减少成本，这个经济账尹国良要算。难就难在这条路要穿河沟。

眼前的河沟目测至少50米宽、30米深，把河沟填平的工作量可不小。

尹国良琢磨着不能蛮干，该找到河沟最细溜的地方下手。不想在修路上费工夫，就得在找路上费鞋。

太阳似乎格外青睐这两个人，他们走到哪儿，阳光就追到哪儿。

好在，河沟终于逐渐变窄了，越来越窄，目测有20米宽，十几米深。尹国良长舒一口气，暗自思忖：就这儿了。他一边擦着汗一边想着挖掘机铲石填坑的场景，心里轻松了许多。

对于物探一线，55岁的陈刚已经不年轻了。在山里走了那么多年，落下不少腰酸腿疼的毛病。每次出工打前站，尹国良只要看他一眼什么话都不用说，他背上行李一言不发就跟着走。尹国良打心眼里佩服和感激老大哥，嘴上却不说。肉麻，矫情，这不是他的风格，他张不开嘴。

进山踏勘，意味着要过一长段离群索居的日子。说简单的话，过简单的生活，每天面对的是石头、峡谷、丛林、马蜂、毒蛇。

很多年前，尹国良就在做这样的事。

2016年冬天，尹国良带着队伍在贵州大山里踏勘。每天清晨，背上干粮和水、腰里别上砍刀和麻绳上山。山里竹林茂密，断崖多，几乎每天都有冻雨和冰雪。他的手被刺笼扎过，血冻成冰贴在手背上，他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伤过，掉进过雪窟窿，在结冰的山路上爬过。

多年踏勘经历，锻造了尹国良尺一样的眼睛。多数地形，他只要进去走两天，人和设备怎么上山，山里哪里能打井，哪里能放线，山下运输车怎么提供保障，脑子里基本就有了雏形。

照理说，尹国良对山已经很熟悉了，对在山地施工胜券在握才对。然而，柯坪的山和南方的山相去甚远。

南方山水相连，有树有藤，植被茂密，可借助登山的工具多，而且海拔低，坡度平缓。这儿的山体地质构造很独特，页岩层层叠叠，片岩自上而下呈阶梯分布。半山腰以上光秃秃的，草无一根，树无一棵，山体薄瘦，状如尖刀，山上的石头是风化的状态，踩上去噼里啪啦往下掉。

越往前走，石头风化越严重，踏在上面的每一脚，尹国良都要先踩实，再把身体的重心放上去。

越走心里越慌，站在两山夹缝里一块驼峰状的岩石上，他停住了。

“陈刚，不能再走了。”尹国良抬起头，望着身体两侧悬挂在半山腰上形态各异的石头，心里第一次生出恐惧。

火热了一天，太阳终于累了，不再追着他们跑。空旷的无人区因为有了幢幢暗影而变得更加寂静和神秘。尹国良用力抻了抻胳膊，听到骨头打架的声音。这会儿，工服是干的，硬邦邦贴在身上，动作一大，刺得慌。

他不禁感叹，这身体就像一台天然的烘干机，不用耗费一丝电量，效率还奇高。想着想着，尹国良自己都觉得好笑，“噗嗤”一声笑出了声，笑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又瞬间被寂静吞噬。

车子还守在垭口，守在暮光里的晚霞中。十个小时前，尹国良和陈刚从这里走进无人区，走进与世隔绝的世界。十个小时的时间，仿佛被钉在柯坪山、因干山，和其克列克格山上，一动不动。是乌鸦，在数次飞越山谷的时候，“呱呱”唤醒了它。

原载

2025年2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行者无疆（下）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队伍到达的第十天早上，两台大型挖掘机从两台拖车上下来，一路碾轧着石头，摇摇晃晃地开进柯坪无人区。

专门服务挖掘机的是一台随时提供油料的油罐车、一辆拉炮锤的红色大货车、两台负责物资运送的丰田越野车，还有七八个人。

在这里生活了亿万年的石头是无人区真正的主人，它们决定着山脉的结构和水的流向。石头是自由的，从来没有谁管束过它们，也从来没有谁想过要改变它们。它们仪态万千、杂乱无章地堆满河沟，也长在群山的褶皱里。蘑菇云、驼峰、猪马牛羊、几何图形……更多的时候，石头什么都不像。它们占据着进出无人区的所有通道，守卫着自己的家。

“要打一场硬仗了。”尹国良想。

尹国良和陈刚各带领一支小分队。说小分队实在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是三个人：一个带队的、一个挖掘机手、一个辅助工。

东区的基岩出露区和鸡爪山石头硬度高，块头大；西区的丘陵、大型冲沟和山前区域整体起伏大；所有接近山体的区域大型滚石密集，分布集中。要修的路，得从山与山之间穿过，不仅要穿过，还要四通八达，形成两横三纵为主路的网格，保证投入项目的三百多台各类型车进出通畅。

先从河沟最瘦的部位下手。

无人区的老石头被岁月剥蚀得久了，风化严重，一踩就四分五裂。年轻石头质地坚硬，块头大，得先用炮锤砸碎。炮锤高两米多，上宽下窄，实心铁家伙儿，被它锤一下，要是人得成肉酱。砸一块大石头，非十分二十分钟不可。铁锤和石头激烈交锋的时候，火星四溅，尘烟滚滚。

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像笨笨捞饺子，石头们瞬间从住了亿万年的“老屋”进了“新房子”，巨大而持久的回响在山谷里发酵。

被石头渐渐夯实的河沟，一天天宽起来。越野车总算能开进来了。尹国良把修这种路叫“拆东墙补西墙”。另一种路得从两山夹缝的乱石里扒出来，叫“愚公移山”。把石头敲碎了的路就是“就地取材”。日子淡得像凉白开，得多撒点胡椒粉才够味。尹国良是乐天派，最擅长的就是在绝望中找到希望。

越往东，越靠近其克列克格山，各种与测线相交、高差在一米到三米间的冲积沟就越多。

陈刚是挖掘机的“导航员”。挖掘机要走的每条路，他要提前到达，现场指挥前进、后退、向左、向右……不是挖掘机手技不如人，是地形实在太诡异太离奇。

午饭仍是馕和咸菜外加两根火腿肠，简单，顶饱。几个人说笑着，互相点烟。其克列克格山的山顶上眼瞅着由浅灰变深灰，乌云越聚越多，山顶越来越黑，暗沉沉、低压压，像戴了一顶宽边遮阳帽。

“不好，要下雨。”尹国良使劲嘬了两口烟卷，把火星子摁在石头上。

人少又集中，撤起来就快。把挖掘机开到地势高的地方。所有人钻进越野车。发动机刚响，雨就来了，前挡风玻璃瞬间挂起一幕水帘。

翌日，天麻麻亮，尹国良一行就进山了。昨天的雨着实下得不小，沟谷里流淌着深深浅浅的积水。

昨天修好的一段路，被冲垮了。垫路的石头没有经受住雨的考验。

陈刚气得直跺脚，张着两只大手胡乱挥舞着。尹国良也恼火，“吃一

堑长一智吧，以后不能这么干，路不能修在地势太低的地方，太小的石头不能用”。轻描淡写地说完，他一扭头就找路去了。心窝里憋着火呢，步子不知不觉就迈大了，胳膊甩得像两只摇把子。

在接下来数个晴朗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按时对着无人区倾吐热情，山谷里热得像只大闷罐。尹国良觉得，他就是一盘地道的四川名菜——酱焖肉。

再往前走，是道窄河沟。无人区里河沟纵横交错，有的有水，有的没水。这道沟流水清澈见底，粼粼碧波闪烁不停，仿佛蜻蜓振翅欲飞。尹国良三两步冲过去，摘了安全帽，掬起一捧水，从头顶往下浇。凉爽顺势而下。一不做二不休，把脑袋洗了，脸也洗了，正准备脱鞋，一舔嘴唇，妈呀，又苦又咸。难怪，山里盐碱含量大，矿物度高，哪里会有甜水。

骆驼刺的粉色小花错落有致地开在沟边上，不招摇，也不热烈，淡淡的明媚。也许是头天晚上雨水的滋润，也许只是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人。尹国良情愿相信，这花儿就是为他开的。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给一块石头起名“骆驼石”，因为它有两座和骆驼一模一样的驼峰；他管一颗石头叫“心形石”，它的确像一颗心脏的形状；他还捡过一颗比手掌还小的“啄木鸟石”和一块“金蟾石”。看着它们，他感觉生活每天都充满新奇和快乐。

“尹队，那路太难修了。”陈刚耷拉着脑袋走过来，安全帽的挂钩松开了，两绺灰白的头发紧紧贴着两鬓，潮湿的工服黏在身上。那条路有多难修，尹国良比谁都清楚。

踏勘的时候，他和陈刚走到那里头皮都发麻。右侧头顶上的风化石像偷猎者一样盯着他们，等他们自投罗网。可这条路一旦修通，抬钻机的、放线的、放炮的，还有清线的，每个人至少缩短两天脚力。

看着陈刚，尹国良百感交集。多少回了，他也动过放弃的念头。没

有人规定他一定要打通多少条要道，修好多少条路，他是自己给自己加压。他见不得员工扛着钻机和采集设备在乱石堆里多走一步路，那是体能和精神的双重损耗。

陈刚又搭上了安全帽的挂钩。“我知道了，你歇会儿吧！”尹国良按住他的肩膀，使劲压了两下，头也不回，向挖掘机的方向走去。

在尹国良心里，骆驼刺花比世界上任何名贵的花都贵重。那些花，需要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土壤，需要人经营，需要人给予爱和关切，否则就会枯萎直到凋敝。

骆驼刺和无人区的石头一样，野生野长。它们喝一口苦咸水就能活命，沾点雨水就能扎根。它们在沟边和岩石缝里一簇一团恣意生长，一岁一年花谢花开。它们是无人区最坚强的生命之一。鸟兽虫有腿有脚有翅膀，来去自如。骆驼刺不会，它们认准了这里，扎下根就是一辈子，两辈子，世世代代。生命的韧性被无限拉长。

不久后，上千人的物探队将沿着新修的路浩浩荡荡开进无人区，他们打井、放线、起爆、收集采集数据。他们走后不久，无人区里也许会竖起高高的钻塔，黑色的油流迫不及待从亿万年前被封存的地心一跃而起，汹涌澎湃地来到21世纪。而这一切，骆驼刺将是见证者。它安静地开着淡粉色的小花来迎接这一切。

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淹没了尹国良，他甩开膀子，迈开大步，沿着河道一直向前走……



原载

2025年2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踏平坎坷成大道

高平川（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去年夏天休假回家，又一次路过甘肃瓜州玄奘大道，车窗外炎炎夏日下绿树成荫的景象，与之前秋风裹挟沙尘的印象交织在脑海中。2022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西气东输四线项目，刚踏上这条大道时，便受到漫天沙尘的“夹道欢迎”。

玄奘大道，据说是1300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必经之路。其中最为坎坷艰难的，就是从瓜州到新疆哈密这段路。古有记载“仆而复起者，何止百十耶”，路途的艰险坎坷可见一斑。

西气东输四线恰与这段路平行向西。所谓路之艰难，我到达的第二天便有了深刻体验。

与放线队去戈壁勘察线路时，随着一个转弯，车子驶上一段碎石与沙土混合的路面。“我们现在来到了治疗结石路。”听到同事的话，心中虽感不妙，却没想到颠簸会如此夸张：车子开上搓板路，头点得如小鸡啄米般，屁股与车座的分与合以秒计算着。一天下来，我不知吐了几次，只感到头晕目眩。接连几日，放线的同事依然在戈壁上来回奔忙，而我留在了项目部里休养。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师傅邓华雷说，我们的建设项目多在大山、水网、荒漠等地，吃苦是常态，“能坚持下来，你就百炼成钢了。”

师傅开玩笑说，项目建设者每天要受到地形、天气、工作的联合打

压。冬季零下20多摄氏度，冒雪施工，眉毛被雪染白；风沙是常客，一天下来，满头满脸甚至嘴里都是沙子；晚上有质量、技术、安全培训课要听，当天的施工资料也要整理。“忙成这样，大家思念家人都只能在梦里喽”。

“可我们是中国石化唯一参与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的施工单位。困难再多也要又好又快地拿下！”艰难时，听得最多的就是同事们这句话。记得那一次，要在无人区建立临时驻地。那里缺水断电还没信号，安排哪个机组去，项目部迟迟下不了决心。不想，7个焊接机组负责人全都主动请缨。那一刻，我双眼湿润。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翻山涉水，两肩霜花”。每每晚归于玄奘大道上，《敢问路在何方》的歌声都会不由地萦绕于脑海。戈壁荒无人迹的颠簸道路，被我们石油工程建设者驾驶着大型设备一道一道轧成了平坦道路——这便是“踏平坎坷成大道”；石方段的巨石花岗岩被“炮锤”啄碎掘开，清扫作业带保证管道下沟前进——这便是“斗罢艰险又出发”。而我的工作，除了处理日常资料和质量工作，还要去现场用GPS测量。很多同事说测量就像唐僧一样，当拿起GPS测量时我才恍然：测量仪器就像是唐僧的“九环锡杖”，身上的红工衣就是“锦斓袈裟”，头顶的当然就是“五佛冠”工帽。

工作中，我不断学习，从一名完全不懂长输管道建设的“小白”逐渐成长为熟悉施工流程、焊接工艺的合格技术员。

时光飞逝，工程已经收尾。同事们的付出结出硕果累累，项目部被业主评为“优秀施工单位”和“优秀项目管理团队”；机组屡屡创造国内单日焊接最高纪录；焊接一次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车子在玄奘大道上疾驰。
透过车窗，我望月而思：皓月星辰，初心不忘；长歌朗朗，男儿四方。

原载

2025年2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又见坪桥雪满头

楚学朋（江汉油田）

陕北的雪，来得彬彬有礼，从不冒失的它会先打个招呼。

大雪来临前的一周，那带着果香的秋风，一夜之间变得急促起来，尖叫着从高空呼啸而过。晴朗的天色渐渐阴沉，满是潮湿的冷意，日头也早早沉到了塬下。

梁峁突然安静了下来，走地的麻鸡子、乱窜的灰野兔、觅食的刺猬不见了踪影，它们躲进了窝里等待着大雪到来。

走马梁村的老乡们收到了大自然的冬讯，秋收后家里剩余的活计急促起来：谷子进仓，菜窖苦草，羊圈保暖……把去年开春后扔在偏房的生铁炉子找出来洗吧洗吧，架上烟囱，劈柴生火添煤，淡淡的烟在窑洞上方升腾了起来。铁壶加满水放在炉盘上，窑洞瞬间热乎起来，泡壶粗茶，抓把玉米粒、黄豆放在炉子上，这就是消遣的零嘴儿。

一家人，守着窑洞，围着火炉，早上酸菜包子，下晌荤汤饸饹面，不时到院子里透透气，看看天色，估摸着匆匆赶路的大雪到达的时间。住在山沟里的陕北人开始了漫长的猫冬。

可驻扎在此的采油工是闲不下来的。采油站就在走马梁村的边上，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最西边的小站。

我听到了大雪将临的声音，嗅到了凛冬已至的气息。趁着连日的晴好，抓紧时间给抽油机紧紧皮带，为加热炉清清管线，把水沟掏干净，

又爬到屋顶把排水口的落叶捅掉，顺便把巡检的小道加固了一遍。

雪来的前两天，抽空下山屯了菜，然后也像当地人一样，在生活区生了炉子，等着封山的大雪。

雪来得悄无声息，一片寂静的天地中只能听到抽油机不急不慢地转动声。大黄趴在我的脚边，居然打起了呼噜，就算是动物也知道，这大雪天是用来睡觉的。

早上，屋门是被我一脚踹开的。门缝中逸散出来的热气融化了雪，雪又变成了水，转眼结成了冰。好多年没见过这般大雪了，地上的雪没过了半个小腿，黄色的山包、平整的农田、沟底的小河通通不见了踪影，被这肆意的大雪藏了个干干净净，只有对面坡上的烟囱在不慌不忙地冒着烟，让山多了些人气。

大黄“嗖”的一下从脚边蹿了出去，院墙边一只探头探脑的野兔撒腿就跑。转眼间，一团黄、一坨灰连滚带爬地消失在山坡的转角处。由他们去，我得拾掇油井。

扫净井场和抽油机上的积雪，又顺着管线巡了一圈，看到带了一层薄薄油膜顺滑自如的光杆，还有读数稳稳的流量计、温度计，以及声音稳如泰山的电机，心里很难不自豪——其实，油井只要日常管好了，维护的工作量并不大。

坪桥，江汉油田面积最小、开采难度最大的区块之一，在所有人的精心管理下，成了中国石化低渗透油藏开发的典范。那块象征荣誉的“样板站”牌子被我擦得干干净净挂在值班室门口，尽管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人来这里，可挂在那里就觉得美得很。

站里巡完后，大黄摇头晃脑地回来了，当然是一无所获。好吃懒做、日渐肥硕的大黄在这寸步难行的雪地里，哪里追得上肌肉发达、活蹦乱跳的野兔啊！

大黄耷拉着尾巴跟着我出了站门，迎着风雪，开始了当天的输油管

线巡检。

大风吹着雪，雪花轻飘飘却又沉重地迎面扑来，山野是安静的，坡上的小树也是安静的，这片山塬也是安静的。但自从石油人来了之后，山上有了抽油机，有了树，有了花，还多了一个采油工和一条傻乎乎的大黄狗。春夏时分点一畦豆子、种两分玉米、栽半亩红苕，山顶也有了人气，有了炊烟。

我在管线的拐角处停了下来，这儿是最容易堵的地方，雪水化了之后渗入地下也会导致塌陷，清理积雪，再铲几锹土压实。我驾轻就熟地干着，大黄耐心地蹲在一旁等着我，狗头上落满了雪，鼻子冒着白气。偶尔它会蹿出去，将躲在山杏林中一群鸟赶得四散飞逃。

时间在巡检的忙碌中匆匆而过，一人一狗顶着满头的雪回到站上。

大锅烧开水，把羊骨头敲碎扔进去，饸饹面好不好吃就靠这一锅汤。炉火越烧越旺，清汤变成了乳白色的汤，咕嘟咕嘟沸腾着，趁着煮羊汤的空儿，我把囤的香肠干鱼切了一盘放在蒸笼里，又切了把青辣的蒜苗，和甜脆的大白菜一起，用芝麻酱拌了一盘凉菜。蒜苗嫩绿、白菜嫩黄，在这雪天异常养眼。

把羊汤浇在面上，撒上把细碎的香菜末儿，灶下的坛子里捞一头糖蒜，这顿早饭或者说午饭就起锅了。我吃得满头大汗，大黄专心致志地对付着几根羊棒骨，过了一阵发现并没有多少肉，站在桌子边眼巴巴地看着。

中午时分，雪下得越发大了，密密麻麻地铺天盖地。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刚到坪桥时，冬天的雪只有薄薄一层，甚至连山头都盖不满。这些年大家对绿化越来越重视，春天会有农用飞机来飞播草籽，坪北经理部也会组织大家植树造林。山头绿了，雨水多了，几十年前谁能想到黄土高原上也会有连绵数日的阴雨啊。

道路已经被大雪封住了，那几个大陡坡成了天堑，至少在一周内是

不会有人上来了，维护这些油井设备的工作就由我和大黄并肩作战了。大雪前送来的大米、油、牛肉和鸡，已经把冰箱冰柜塞得满满当当，看着就踏实。靠窗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擦着去镇上买的馍馍，这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天，比冰箱好使。工具房里的易损件也早早备齐了，有了这些，封他个十天半个月又算啥。

远远地传来了爆竹声，过完年，春天就近了。油田的老书记说过，能安静地在这儿待下来，还过得有滋有味，不容易。

午后，捅旺炉火，和当地人一样，抓了把黄豆放在炉盘上，喝口茶，看会儿书，吃一颗。大黄也有，一颗一颗嚼得嘎嘣响，我俩就在这山头上，守着油井，守着雪天，守着这连绵千里的黄土塬。



原载

2025年2月2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三角地的漫长时光

张迎亚（中原油田）

清晨，新疆的天终于从漆黑中透出了第一层最为深沉的藏青色，三角地的“清晨早餐铺”里却早已冒出热气。

自助选餐台前的人们踮起脚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餐盘里的馅饼和油条。穿着各色工装的工人们一边吃饼喝汤，一边商量着储罐液位和工程进度。

三角地的忙碌一天，就此开启。

三角地，是人们对新疆轮台县、库车市交界处的一片区域的俗称，因公路防护带在此交会出了一个三角形而得名。20世纪末，因着塔河油田大开发，天南海北的生意人觅得商机，纷纷来此开店，一片功能齐全的小小商业区就此兴起。这是方圆数百里的空旷寂寥之中的唯一繁华。各色产业中，出售烤羊排、卤羊蹄、饕坑肉、抓饭等各色美食的店铺占据了重要一席。每当一天的工作画上句号时，石油人便结伴来到三角地改善伙食。

饭后，他们勾肩搭背返回住处，经常会路过几家烧烤店，灰青色的烟雾袅袅升腾。他们穿过烟雾，说着或清醒或糊涂的话，三角地远未打烊，却因此显得更加寂寥。

三角地云集各色美食，也流淌着石油人的欢乐和忧伤。在难得空闲里，他们有时会忽然意识到，怎么一眨眼，来到三角地竟已这么久了。

中原油田濮东采油厂的蔡鲁琴来到三角地五年半，宿舍里长年放一瓶美加净保湿霜，每天睡前一丝不苟地擦脸保湿，像是对抗三角地的骄阳和烈风的一种仪式。

然而，塔河油田一号联合站的扩建工程很快拉开了帷幕，她收起往日的娇柔，投身于这场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之中。

每到饭点儿，男同胞们纷纷发扬绅士风度，将施工现场有限的椅子让给女同志，自己端着碗躲到储罐四周的一圈窄窄阴影里，蹲着将饭三下五除二扒拉完。

排污、停泵等甲方指令也纷至沓来。蔡鲁琴每每在领命的第一刻冲向现场，紧握住冬天冰冷、夏天滚烫的阀门，以一次100圈的速度疯狂转动。当抽油机静止的驴头重新开始起伏时，当集输管道中的原油全部流向了它该去的地方时，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后方，一个女工正怎样以柔弱的一己之力，操纵着地层深处汨汨原油的磅礴流淌。

重油岗、外输岗、扩建岗、中控岗……随着塔一联的每一次变化，蔡鲁琴也不断奔赴新岗位，重建新秩序。她再也顾不上擦脸保湿了。

压缩机空冷器的扇叶飞旋不止，将成束的完整日光打得稀碎。看着我在日光下裹得严实的面，她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当年我刚来时，也像你一样。”

瞬间，我心里暖流涌动，你看着这样一个女工从罐塔深处走来，走入风沙，走上荒原，你哪知道过往五年她经历了什么，你哪知道她是怎样跨越了岁月的重重关隘，而仍能笑逐颜开。

很多年前，中原油田油气储运中心新疆采油项目部副经理刘士峰初到新疆时，是在吐鲁番下车的。顾不上洗去长途旅行的疲惫，他钻入弥漫着浓重羊膻味的线路车，朝位于三角地的驻地进发。

走着走着，天就亮了；走着走着，天又暗了，那个遥远的目的地，还没抵达。

“快到了，就快到了！等你看到火炬的时候，就是到了！”同行的老师傅搬出望梅止渴的套路，安慰着那时还很年轻的刘士峰。

他信以为真，当真正看到火炬时，已是第二天的深夜。踉跄着脚步，走入三角地的稀疏灯火中，满身疲惫的刘士峰感到自己被狠狠捉弄了一把，委屈极了。

“士峰，你去甲方生产科干作业监督！”谁知道，天刚亮，好消息就从天而降，瞬间在一颗年轻的心里无限膨胀。

多么奇妙的境遇！刘士峰简直想象不到，还有怎样的可能性等在前方。

然而，2016年，父亲病危的消息遥遥传来。他花8000块钱雇了一辆面包车，专程把父亲从家乡送到上海医治，却还是没能挽留住迟暮的生命。当满身疲惫地返回新疆时，他第一次想到了离开。

项目部书记极力挽留。最终，刘士峰也真的没走，可心里的那一块，却生生空了。

就这样，他背负着心中的一块空缺，一次次奔赴井场，开防喷器、确认流程、启阀门、起抽，近乎木然地重复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操作。

他也说不清心里的那块空缺是在何时被填满的。或许就是在每次重启抽油机时，那庞然大物由寂然无声到发出隆隆巨响，震彻了大漠长空的一刻；或许就是在一套套井口流程在一次次的擦拭下变得无比干净，在阳光中闪动光芒的那一刻；或许就是在和同事一道巡检一条被冰雪融水“隔断”的管线时，一直和对岸那个熟悉的红点遥遥相望的难忘一刻……终于，在某一刻，他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日日夜夜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和大漠边疆。

我坐在三角地的宁静午后，听刘士峰讲述过往。他讲的，不过是一个石油人无比平常的成长故事，可我却想一直这样坐着，听他讲更多的扎根三角地的漫长时光。

在我们身处三角地的最后一夜，采访团团员阿群一边逗弄着一只名叫“小屁孩”的小土狗，一边和两位项目经理聊着天。新疆的天刚黑，项目部大门口的两盏探照灯遥遥照射而来，将三人的周身都镀上了一圈金边。远处，刚洗完澡的工人穿着趿拉板，拎着在三角地买来的生活用品，悠闲地走回来。

清晨，我们离开了三角地，离开了新疆。当飞机降落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时，天异常蓝，风异常凉，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路边开得绚烂。

夜宿机场附近，飞机起降的隆隆声不断传来，而在几小时前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那些在坚守中日渐苍老却又永远年轻的石油人，仍经年累月地站立着，站在三角地的热闹与寂寥里，站在苍莽大漠，站在遥远边疆。



原载

2025年2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把根留住

苏成武（齐鲁石化）

王科长在离岗前，给我留下了几十张建厂初期的老照片，叮嘱我保存好。丢了，就再也没有了。

其中一张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挖土石方的建筑工地。照片上，一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一手叉腰，一手搂着伙伴的肩膀，看着非常神气。尽管他的身体略显单薄，但脸上的笑容却是最灿烂的。其他四人，有的坐在土堆上，有的手里还攥着铁锹、镐头之类的挖掘工具。除了他们开心的笑脸，看得出那天的阳光也很灿烂。

那是1986年春夏之交的太阳——她让那些奋战在齐鲁乙烯建设工地上的小伙子感到温暖。同时，还夹杂着无以言表的兴奋。

那时，在他们眼里，齐鲁石化厂区周边的山林和银塔一样壮美；那连片的泛着银光的装置球罐，更是散发出朝阳工业特有的浑厚气息。他们是幸运儿，或是社会招工，或是毕业分配，纷纷从各自的家乡来到这里，成为这座新兴石化城的年轻主人。

后来，因为撰写建厂初期故事的需要，我曾找到照片中的几个主人公，了解当年的情况。

“是时代选择了我们，而我们，也无愧于那个时代的选择……”照片上那个叉着腰的小伙子，叫石怀发，如今已经退休。那天，他对我说这话时，眼神里依旧流露着自豪和坚毅。

他指着照片上的同伴，一一介绍：最帅气的这个是张明文，现在是汽机车间的工会主席；这是孙涛，我们的老大哥……

30年过去了，每个人的足迹，早已印刻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张褪色的照片，却让他们不泯的青春岁月，依稀泛着粼粼波光。

“千言万语联系工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千辛万苦完成任务。”石怀发说，“热电厂‘三千精神’即始于那个年代，始于当年热电厂啃下的一块块硬骨头。”

1986年5月，热电厂团委接到一项关键工程任务——敷设乙烯西变电站至湖田配水站的六千伏线路。这条线路全长3300米，施工难度极大，沿途需穿越6条公路、4条排洪沟，还要避开复杂的地下管道设施。电缆能否按期完工，关系到烯烃厂6月30日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问题。

从接到任务算起，距离投运时间只剩40余天。虽说是突击任务，但也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半点儿不敢马虎。每天收工后，电缆沟的深度和宽度都要用米尺测量验收，差一点儿都不行，再加上天气逐渐炎热起来，这给正点完工带来很大压力。石怀发说：“我们青年突击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没有一个孬种……开工头一天，细皮嫩肉的张明文就磨起了一手血泡。收工后，牙一咬，眼一闭，用针一扎，把血水顺手往衣服上一抹，第二天继续干。”等到工程结束，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石怀发当时是汽机车间团支部委员，除了带头干活儿，还要随时关注队员们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为大家鼓劲、解忧。青年突击队借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23名突击队员每人承包一段。太阳落到地里，大伙儿就用最原始的工具——镐头刨、铁锹挖，一尺一尺往前推进。在穿越公路的地方，为了不影响道路交通，突击队又组织人员挑灯夜战。由于施工点比较偏僻，天又闷热，很多队员就只穿条裤子挥锹舞

镐，汗水顺着他们的脊梁流下来，被灯光一照，红黑透亮。

“现在想想，当时穿成那样干活儿，很容易被砸伤或者划破皮肤，挺危险的，应该严格劳保穿戴……”石怀发指着照片上挽起的裤腿摇了摇头。

当年，从西变电站到湖田那段全是土路，遇到刮大风，尘土飞扬，嘴里灌进去沙土，被灰尘眯了眼睛，都是常事。

到吃午饭的时候，厂里用“嘎斯车”送来一大筐箩蒸包，外加两保温桶开水，一擦碗……大伙儿三个一堆，五个一团，凑在一起吃得喷香。有一回，身材瘦小的孙涛一口气吃了7个大包子，虽是餐风饮露，大家却感觉无比幸福快乐。出力多，吃得也多，工作劲头儿十足。

合同科有个叫田春燕的女工，当时也跟他们在一起劳动。白天和男同志干同样的活儿，晚上回去，还要再加班处理预算业务，第二天照样精神十足地挖土方、拉电缆。那个工程，27天就干完了，不但保证了烯烃厂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还节省了34万元施工费。这些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

工程结束后，乙烯指挥部团委对各支青年突击队进行表彰。颁发给热电青年突击队一面“奋力拼搏保送电，义务突击作贡献”的锦旗，突击队荣立集体二等功。

1987年，石怀发他们干的那项工程，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突击工程”。

石怀发告诉我，他是1985年7月入厂，在建厂初期，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青年突击队。看到这张老照片，有好几天了，他的心情都无法平静。往事如烟，一件件重又浮现眼前。

照片中的另一个小伙儿是张明文，我向他打听当年这项工程的一些情况时，他想了挺长时间，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一些细节真忘了。建厂初期，这类突击劳动很多，隔三岔五就要参加。那会儿的年轻人思想

单纯、干劲儿也足，来了命令，争着抢着往前冲：不论啥活儿，干就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去年，建厂初期的那些老装置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全部关停。厂子西边的工地上，新的锅炉和汽轮机正日夜建设。假以时日，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电厂，将矗立于齐鲁大地。

与老照片有所不同，场地上，挖掘机替代了镐头，小推车换成了载重卡车，大吊车取代了卷扬机。唯一不变的，是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创业激情和只争朝夕的劲头，这是我们石化人的根与魂。



原载

2025年3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走进非洲

王 鹏（经纬公司）

忙碌的一天接近尾声，任福强终于成功完成了UNITECH CONGO SAS公司部署的首口井——PI401井的射孔施工。落日的余晖照在施工设备上，目之所及都是金灿灿的。

“斜照江天一抹红。”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司刚果（布）项目经理任福强突然想起苏轼的一句诗。一身红色工装的任福强走在扎伊尔河畔，正好遇到当地人划着一艘小船经过。伴着桨声和水声，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

掐指算来，自2018年1月他首次踏上刚果（布）这片土地，已经过去了7年。岁月如歌，那些在异国他乡的日子，或艰辛，或难忘，都已深深刻在他的生命里。

思绪飘回到7年前。

接到公司安排前往刚果（布）的任务时，任福强心中不免有些忐忑：陌生的环境、全新的市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然而，更多的却是对新旅程的兴奋与期待——新的征程、新的挑战、新的探索，这一切对于一个从事石油勘探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诱惑。

在任福强的想象中，刚果（布）依然保留着非洲大陆最原始的状态和最天然的风情，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魅力。他和同事们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恨不得即刻插上一双翅膀，径直飞往

那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战场。

2018年1月，一行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经过长达26小时的旅程，终于抵达了刚果（布）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公司在刚果（布）的项目基地设在黑角市。

从布拉柴维尔下机后，距离目的地还有500多公里。可以选择乘坐航班或者大巴前往，任福强他们选择了乘坐大巴。

通往黑角市的公路只有一条，名为RN1，被当地人称之为“国家1号公路”。这条公路是中国2008年援建非洲的重点工程，全长536公里，沿途穿越了草原、河谷、森林、高原和沼泽等多种地貌。它连接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城镇，串联起全国65%的人口和东西部主要经济要素部门，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一路上，透过大巴透明的玻璃窗，公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飞速掠过，热带雨林的景象尽收眼底。当接近油田工区时，远远便望见红白相间的石油钻井井架矗立在天地之间。大风吹过，将钻塔四周半人高的草丛压低又浮起，发出阵阵沙沙声。

“刚果（布），你好，我来了！”任福强的内心发出山呼海啸的声响。

万事开头难，所有人忙得像陀螺一样。除了拜访甲方、与钻井队等协作单位对接、招聘当地员工外，任福强还需组织设备运输、搭建生活营地和库房等诸多事务。

2018年2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后，他们开始了第一口井的施工。

拉好警戒带，停稳车辆，仔细检查仪器，缓缓下放电缆，电缆一米一米地向井底延伸，资料也一米一米地被精确录取……就这样，任福强和公司选拔的另外8名优秀员工，带着两套测井设备，开启了在刚果（布）的新篇章。

然而，一切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工区高温潮湿，蚊虫肆虐，疟疾等疾病频发。许多施工井场位于沼

泽地带，四周危机四伏，加之生活用水匮乏、夜间断电，所有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身心考验。

此外，当车辆行驶在通往油田工区的道路上时，时常会陷入沼泽地带的泥泞之中。次数多了，石油人也和当地人一样默契，车子一顿，无须多言，所有人自动跳下车，开始从泥地里把车挖出来，该铲的铲，该挖的挖。剩下的人走到车旁，双手死死抓住车身，齐声喊着号子使劲推，汗水和溅起的泥浆很快混在一起，糊了满脸。

这样的状况在当地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人们在原地等上个几天几夜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为了能够更快地恢复道路畅通，即便对方是陌生人，本地人也都会热情地帮助受困车辆。每次都要历经无数艰辛才得以脱险，重新踏上前行之路。

在海外施工，与当地员工沟通不畅也是一大难题。任福强会随身携带电子词典和项目翻译手册，一有空闲便对照词典，努力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技术规范。

累并快乐着。几年来，项目部实现了生产安全无事故，测井资料合格率、射孔一次成功率均为100%。他们用出色的业绩、良好的服务口碑，在非洲大地擎起了中国石化“铁军”的大旗。

工作之余，任福强喜欢在工区附近散步。

近处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树木密得遮天蔽日，粗壮的树干上缠绕着密密麻麻的藤蔓，偶尔还能听到猴子在树枝间跳跃的声音，以及不知名的动物在丛林中穿梭的沙沙声。

远处是扎伊尔河，这条雄浑壮阔的河流，奔腾不息地流淌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它的河面宽阔无比，极目远眺，两岸的景色在水汽的氤氲中若隐若现，河水很急，不时会有巨大的漩涡形成，毫无节奏性。壮丽胜过浪漫。扎伊尔河与刚果热带雨林，这两个大自然的杰作，相互交融，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地球上最为美丽、最为神秘的自然景观之一。

每次与国内家人视频通话时，任福强喜欢将镜头轻轻移向身旁的河流、雨林、湛蓝的天空以及悠悠飘过的白云。万里之遥的彼端，他想让家人也能感受到非洲大陆那清新辽阔的气息，听到那自然之声。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回首过往几年，任福强和队员们的征程布满荆棘，挫折与困顿如影随形，然而，正是在这些艰难考验中，石油人于风雨中砥砺前行，在点滴经历里感悟、蜕变、成长。他们以吃苦耐劳的坚韧品质和善良友好的真挚态度，深深打动了当地民众，双方情谊在岁月中不断沉淀，结下了深厚且坚固的友谊。

这群身着红工装的石油人，如今依旧每天迎着朝阳奔赴工作现场。他们的身影，在河流与森林间忙碌穿梭。未来，在这片大地上，他们还会留下怎样的故事？一切都等待时间去书写。



原载

2025年3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大漠里的暖心陪伴

刘江涛（西北油田）

我在西北油田戈壁联合基地上班，媳妇在中原油田轮台项目搞培训，个把月也见不着一面。

媳妇偶尔来，想陪着她在三角地“打打牙祭”、散散步都是有些奢侈的事。只因我干着井控装备检维修的活儿，要经常往戈壁的井上跑，有时还要住在队上。也寸，2023年秋天的时候，媳妇来了好几趟，本来说好我在基地等，临了却又被叫到现场忙去了。

媳妇抱怨说：“看你个啥嘛，跑百十公里，结果只看了个寂寞。”

去年三八节前，我抱歉地对媳妇说，这两天要跑车间就不陪她了。媳妇却说：“你多能，不是现场，就是车间。我也不光想着看你，我找小灰去。”

找小灰，小灰谁啊？

基地的狗呗。

我知道基地有10多条流浪狗，平时大家你丢块馒头，他喂点剩骨头。没想到俺家媳妇，悄么声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一个周日傍晚，我从现场赶回来，在媳妇的陪伴下，终于认识了小灰。

这不是总守在食堂门口，跛了脚一瘸一拐的那条狗吗？

媳妇说，小灰的名字是她给起的，还说小灰是最通人性的狗。说着，

媳妇从包里拿出从小卖部买的火腿肠，放在小灰跟前。小灰先用圆溜溜的小眼睛看着媳妇，一个劲儿摇起了尾巴，然后，小口慢慢地吃了起来。

吃完两根肠，小灰走到媳妇身边，用身子轻轻在媳妇的裤脚蹭来蹭去。小灰又陪着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摇着卷曲尾巴，拖拉着瘸腿，一会儿跑到前，一会儿落在后。

媳妇说，去年刚来基地就认识了小灰。那天中午，媳妇去食堂吃饭，在门口只顾着打电话，一不留神踩到了小灰的瘸腿上。这一脚踩得可不轻，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灰才拖着瘸腿往路边挪。媳妇看见小灰把头伏在前腿上，一脸平静，只是身体不住颤抖。

被人无意间踩到或是被讨厌地踢两脚，这在小灰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而媳妇却心有不忍。吃饭时，她特意把自己的鸡腿给小灰留着，紧跑慢跑到大门口，找个安静地方，垫上餐巾纸，让小灰慢慢“享用”。

小灰啃着吃着，就在它摇头晃脑间，媳妇看到它眼里的泪花，那是从黑宝石一样晶莹的眼睛里，闪动的一丝温顺眼神。

缘分都是注定的，从此媳妇和小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小灰喜欢跟着媳妇从宿舍走到食堂门口，等媳妇吃完，再从食堂门口跟到宿舍门口。无论啥时候，只要媳妇一出来，不管在哪里，小灰准能瞅见她，就跑过来陪她遛弯儿。

我跑井的日子，正是小灰陪着媳妇度过了那些等待的夜晚。

慢慢地，媳妇开始和小灰说起了心事，高兴的，不高兴的，担心的，希望的。媳妇说，啥难事跟小灰一说，都会让人心窝子里老轻快，保不齐夜里还能做个美梦。

媳妇回轮台前，嘱咐我照顾好小灰，如有烦心事，可以跟它多絮叨絮叨。

媳妇和她的小灰，虽相处日短，却时时牵挂。她竟把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微信头像，换成了自己和小灰最亲密的瞬间。

在这漫天黄沙的大漠春日里，不管是一棵胡杨、一丛骆驼刺，还是一只流浪狗，它们和石油人间，潜移默化形成着一种生命彼此间的依赖和照拂。诚如卡佛所说，“只要爱得够深，万物无不与你倾心”。

 原载

2025年3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一夜春风荠麦青

楚学朋（江汉油田）

当掠过屋顶的风变得温柔起来，江边的薄冰逐渐消融，就连最后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雪，也恋恋不舍地打个招呼匆匆离去时，我就知道，春天来了。

推开门，门口是汉江。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源自秦岭南麓，千百年来在时节更替中从容流淌着。冬季浅瘦湛青的江水变得浑浊，水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爬升着，太平洋的季风吹来了湿漉漉的气息。

东风至，潮信生。

就是这一阵风，唤醒了沉睡的原野。仿佛一声令下，干冷的空气变得温暖而湿润，地皮恢复了松软，泛着肥沃的潮气。暖阳下消融的春雪滋润着黝黑的土壤，积蓄了一个冬季的麦苗们伸伸懒腰、准备拔节，却被荠菜抢了个先。

荠菜，向来就有“早春第一菜”的美称。这种房前屋后、野地沟畔常见的野菜，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地皮有一点湿气就蓬勃生发，在短短几天内完成发芽、生长、开花、结籽的“终生大事”。提着样桶、拎着管钳，荠菜就在我的脚下，就在油井巡检的小道上，这儿一丛、那儿一堆，肥绿的叶片在春风中摇啊摇。熬过了漫长严寒的它们，如此热烈地拥抱着春天，想必也和我一样畅快吧。

和沿江三台红白相间的抽油机相伴了半年，我早已经摸清了它们

的脾气和底细，给它们紧紧盘根、调调皮带、取个样、擦把“脸”，临走前也没忘记叮嘱一声：“好好干，别调皮，过几天给你们刷漆换身新衣裳。”

采油工里，最艰苦的岗位莫过于守井，艰苦是因为寂寞。单井拉油点因为位置过于偏远，铺设管线成本过高，只能派人驻守。沙漠中、戈壁、半山腰，一台台孤独转动的抽油机边上，一定有三两间小屋和一个同样孤独的采油工，最多再加上一条狗。

拾掇完油井，我拿出昨夜里磨得锃亮的小扁铲，顺着田埂边走边挖，把一棵棵肥绿的荠菜收入筐中。江汉人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情，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时，由于粮食短缺，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荠菜在内的马齿苋、水芹菜等野菜出现在了家家户户的小饭桌上甚至是单位的食堂里。即使是现在，每到春天，母亲依旧会从地里采来一堆荠菜包饺子。咬开饺子的瞬间，荠菜的清香混着热气扑来，像极了父亲描述过的会战食堂——那些蹲在芦苇棚下、捧着搪瓷碗狼吞虎咽的石油工人，碗里漂着的也是这样的绿叶子。

走在田垄间，一簇又一簇的荠菜长得密密麻麻，有些甚至高过了麦苗，小半晌的工夫筐子就冒了尖。直起有些酸软的腰，眯着眼吹吹江风，只见江心灰白的沙洲因为涨水，只剩下足球场般大的一块，一群提前归来的鸕鸟悠闲地觅食，偶尔会有几条空驳船冒着淡淡的烟，悠然驶向上游。

半个多世纪前，有近13万石油会战大军坐船路经此地，直奔30公里外的汉江红旗码头。因为江汉平原腹地的古云梦泽，还是一片芦苇连天的沼泽，唯一和外界相通的只有水路，粮草、设备都要通过船只运输，江面和码头熙熙攘攘。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石油前辈，在路无一条、房无一间的沼泽中，用900多个日夜，打出了数百口油井，在共和国中部建成了第一个百万吨油田，并配套建起了炼油厂以及生产生活基地，收获

了一堆沉甸甸的地质资料成果。

1972年春天，江汉石油大会战结束，十万会战将士奔赴新战场，中原、胜利、大港、川渝、塔里木……大会战的火种撒遍了共和国的每一个石油基地。偶尔有头发斑白的老人，在后辈陪伴下来到我的油井旁，扒开野草寻找早已弃用沉降的水泥基础，然后感叹良久。

抬眼望去，汉江两岸，一片又一片绿和黄。绿的是麦子，黄的是油菜，因为春风的召唤，油菜已经稀稀拉拉地开了花，最多再过一个星期，这里会变成金黄的海洋，而到了5月，又是同样金黄的连绵麦浪，那夏收的风都是香的。

回井站的路上，一只田鼠被我的脚步声吓得落荒而逃，蹿进麦田深处没了踪影，真的是抱头鼠窜呢。一只鳊在江边的水鸭子也被惊扰得扑打着翅膀，从水草间贴着江面如同“水上漂”般，一直滑到了江心，又悠然地游动起来。春天就是这么闹。

中午时分，洗净的荠菜码在盆里，边上放了村里肉铺刚送来的猪肉。小村离井站5公里，猪是凌晨杀的，肉是老板骑着小摩托亲自送来的，绝对新鲜。看着翠绿喜人的荠菜、泛着油润的鲜红猪肉，突然就觉得，石油人就跟这荠菜一样，走哪儿、生哪儿，不挑地，再艰苦的地方都能过得有滋有味。

为了吃这顿早春的荠菜，我下了大功夫——除了留意时节观察荠菜的长势，割了肉和了面，还得磨刀。荠菜不能剁，否则就成了稀碎的泥，影响口感，得用刀切成细丝再改成细碎的馅料。荠菜太素，倒上一两花生油，这样吃起来才滑腻。哼着歌，切着菜。打火、烧水，中间还抽空看了一下油罐的温度和液位，顺便麻利地把早上的数据报到了调度值班室。饺子煮好，咬上一口，滚烫油滑的汤汁，肉香菜鲜，再配上自己腌的糖蒜，在这里守个三五年又何妨？

春风里，油井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情绪，转得比以前欢畅了些。这

3口油井，有30多名老班长在此守护过。半个世纪代代相传，到我手中，依旧安稳。

**原载**

2025年3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油田往事

高友好（江苏油田）

“五顷、王家塘来了轰矿的，油田轰矿的来了。”1975年冬天，小伙伴汪长富的一条消息，随即在村子里炸开，风一样传至小学、巷口、田头和河荡。（轰矿，即地震勘探，当地的简称。）

麦苗才钻出地面没多久。田里，每隔十几米，插着一面三角形的红旗。一面面旗子连成长长直线在寒风中招展，给寂寥无趣的冬天增添了不少生气。我想拔一面旗，立即被大人阻止：“不能拔，这是油田轰矿的炮眼，拔了警察会来抓你的！”

“轰矿是怎么个轰法？怎么就能知道地下有油？”刚上小学的我心里直纳闷。

正在我好奇间，上竹泓港办事的人回来说，西圩子南河边一大早停了两艘刷着绿漆的铁驳轮船，船篷上竖着几根像发报机天线一样的杆子。“船上的人不会是来收集咱们在巷子里瞎搭呱的信息吧？”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见多识广的民兵营长梁志宝坚定地认为，这是轰矿船，船上机器能在放炮时给地底下拍照，看有没有石油，跟卫生院X光机差不多。只是一个照地，一个照人。

早晨7时，我们上学，轰矿工人上工。巷子里，轰矿工人吃着杠子馒头，穿着灰色工装棉服，戴着绿色雷锋帽，踩着黑色高帮靴子，很是威

风帅气，羡慕我们。

夜幕降临，收工晚的村民听到铁驳船上竟然有唱戏的声音，下到河坎抵近一看，是船舱柜子上一个比收音机大些的方盒传出来的，还有人影在动。

“是电视。”嗅觉灵敏的我们当即放下粥碗，跟着大些的哥姐撑小船贴至铁驳船边。船上厨房飘出肉的香味，是野兔肉，估计放炮时藏在麦田洞中的野兔震蒙了，晕头转向窜到轰矿的身边正巧被挖锹砸中。我肚子咕噜咕噜地又觉得饿了。

我们傻傻地站在船舷透过玻璃窗户看了一场没头没尾的黑白电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

轰矿工人其实挺辛苦。每天7点上班，不论北风呼啸，冬雨连绵，还是雪天冻地，有时夜里二、三更天才下班。月光下精力旺盛的我们坚守巷口防止另一班同学侵入“领地”，碰到过满身泥污南腔北调的他们。有时候线路不通，炸药受潮，他们就要及时排除故障，确保施工保时保质保安全。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测定爆破位置插上旗标，有的负责钻炮眼埋炸药安放仪器电线，有的负责分析地震信号。放炮对我们最有吸引力，那声音跟《渡江侦察记》里的大炮声差不多，尤其是在大河河心。

星期日，轰矿的工人也不休息。有一次，他们要在北大河放炮。我父亲和长富父亲一众青壮社员撑着小木船、水泥船，甚至划着澡桶到警戒范围外守着。孩子、老人和过路人像看新娘子出嫁一样站满远处圩边。我们都在等待放炮的那一刻。

客班轮船刚开过去不久，只听河中一声轰响，旋即，一股白色的水柱冲天而上。河里的人们瞬间沸腾起来，不顾倾盆而下的滂沱“大雨”，争抢着在爆炸点周围捞鱼捉鱼。

连续几天的轰矿，让宁静的村庄不安分起来。坐在课堂里，我们耳朵关注的全是远处时不时传来的爆破声和脚下地面的震动声。老师不时

用尺子敲打讲台，刚回过神，再一次的轰响，又将我们从课堂拽走。而后就听到各种传说：西头竹泓港挖到油了，南面陈堡公社也有油……

连续几年，轰矿队南北向轰，东西向轰，正向轰，斜着轰，都是从麦子种上后至春节后的几个月。

没多久，村西三里竹泓粮站就竖起了井架，有十几层楼高。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从村西口摆渡跑到竹泓去看井架。

不久，离我们庄子十里远的周吾舍也来了不少钻井工人。

又是一个周末，我们结伴去看“西洋景”。钻井架竖在一条南北向大河的东岸。河道里停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铁船，岸上工人来来往往，一片忙碌。发电机冒着烟，连同井架上的钻井机发出阵阵轰鸣，一根碗口粗的长长钢管由井架顶端摇摇晃晃慢慢钻入地下，又一根管子接上，循环往复。听说这些机器管子都是钻油工人“人拉肩扛”上去的。他们真能吃苦。棚屋边还有汽车，长的、轮子多的，是坐人的；短的、四个轮子的，是装货的。只在课本里看过的汽车，就停在对岸，我们兴奋地手舞足蹈。

在贫困闭塞的水乡村舍，轰矿船及石油工人的到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外面的世界，萌发了好好上学长大后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的念头。

随着一拨又一拨的轰矿人、钻井人的到来，真武油田得以开发，兴化陈堡一带也的确有油，而且是江苏省最大的油区。

50年过去，家乡附近的江都、邗江、高邮、金湖、天长等地都找到了石油。前些天，刷微信视频看到一则新闻：中国诞生两个页岩油田，新增地质储量超1.8亿吨。其中，溱潼油田就位于姜堰、兴化、东台交界的苏北盆地，据说当年轰矿队曾经到过。

江苏油田在不断地发展，记忆里的石油会战场景已然定格于心，成为永远的精神激励。

 原载

2025年3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有爱就有多巴胺

张玉香（沧州炼化）

沧州炼化公用工程部老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个年过半百的大老爷们儿，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年前，父亲过世，几个月过去，他情绪压抑，一直难以释怀。

“怎么了李哥，脸色不好看呢？”老李一个人默默擦洗景观池内壁时，综合管理员宋秀梅拿块抹布笑咪咪地走了过来，“不开心了就说一说，谁还没个脆弱的时候。”

一句话让老李情绪有些绷不住了，不由得把父亲离世后折磨内心的种种思虑说了出来。

眼前这位老大哥难得的倾吐，让宋秀梅微微动容，她慢慢植入话题，远比近比，一边干活儿，一边轻声细语地和老李聊了起来。

也不知是哪句话、哪个事例触动了内心，聊着聊着，老李觉得一直压在心头的东西慢慢消解，豁亮了许多。

“当大家都劝我要坚强时，只有你理解我的脆弱。”心结打开了，老李很感激宋秀梅用心帮他解开心里的疙瘩。

除综合管理员外，宋秀梅在企业里还有个身份——“心理侦察兵”，就是运用企业EAP培训学过的知识，当好员工的知心人。

今年，宋秀梅在运行部内部培训的题目是《如何保持好心情》，从心理学角度讲述倒班人员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作息和锻炼方法，寻找

快乐多巴胺。培训后，班长冯浩特意给她打电话，说听进去了，有用。

与48岁有一定生活阅历的宋秀梅不同，“心理侦察兵”党务政工员陈琳和代天天还很年轻。她俩认为，大家的心理诉求大多是希望被肯定、被关怀、被接纳。

因此，每天上午和下午，两人都要去班上坐坐聊聊。发现有情绪不对的，靠近说话暖一暖，解决不了的便反馈给领导。在大家眼里，这两个小妹妹爱笑，共情能力强，让人不由自主想接近。

“要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真心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她们希望自己成为能量磁场的“小太阳”，力所能及帮大家做引导，纾解郁结的情绪。

相较于党务政工员和综合管理员，班组长和党支部书记开展心理工作时，有时谈心，有时也会组织活动。

前几天，“心理侦察兵”质量计量中心日勤班班长刘志云组织班组开展了一次团建。玩得开心时，刘志云郑重对大家说：“心里有疙瘩了尽管和我说，保证比和你们家老公、老婆说更管用。”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近段时间，新项目加样多，日勤班工作任务加重。刘志云怕大家有畏难情绪，自己多干的同时，掰开揉碎了和大家讲企业现在面临的形势，“不能让大家心里有结，要多解释，工作要到位”。

上周，储运部一名员工退休，“心理侦察兵”党支部副书记李海宁特意打开远程视频系统，让南区、北区、原油库区三个不同地方的工作人员同步看到欢送会的隆重和温暖。“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心理暗示，让大家感受到运行部对每一名员工的关爱关怀，放下他们的心理包袱，增强大家的归属感”。

员工心里有想不通的事，多与之谈心，该解释的解释，该帮助的帮助；内向型人格多鼓励、多肯定、多带动；员工情绪绷得紧了，就利用

团建活动拉近关系、放松心情。李海宁说，员工心理上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组织上能出手帮助的，决不旁观。

“从班组长到党支部书记，再到企业EAP工作室，‘心理侦察兵’把企业心理健康疏导的链条完全打通了。”前不久，沧州炼化开展了一次EAP成果分享交流会，包括党支部书记、班组长、党务政工员在内的70多名“心理侦察兵”分享的案例都让人心里暖暖的。

EAP工作室负责人单秀娟惊喜于这一年的成果，也有更深的感悟：“心理健康最大的技巧便是爱和关怀，‘心理侦察兵’悟到了这一点，也真正成为快乐多巴胺的传递者。”



原载

2025年4月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时间年轮

单旭泽（经纬公司）

这是一个以34年为长度讲述的故事。

在沙漠腹地顺中22斜井施工现场，郭江丽手脚麻利，正在进行碳酸盐岩分析工作。她用粗糙的手在干着最精细的活儿，像第一次一样小心翼翼，如最后一次般饱含深情。

34年录井生涯，征战165口标杆井，年均驻疆300天，经手过超1000万个录井数据，个个精准。对郭江丽而言，这几个数字的背后，是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还有很多靠热爱和坚持支撑的漫长时光。她没有炫目的荣誉，有的只是漫长的录井时光。

郭江丽是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新疆项目部的一名录井地质工程师。她个高肤黑、温柔耐心，虽然腼腆，却让她有了极强的亲和力。

“从现在开始的第一天，都是录井工作的倒计时。”在沙尘中，郭江丽依然笑意盈盈。

今年10月，她就要退休了。只是，郭江丽还不想离场。

1991年，21岁的郭江丽攥着石油技术学校毕业证书，在分配志愿表上重重写下“东北”。这个在湘江边吃剁椒长大的姑娘，把母亲塞进行李里的腊肉掏出来，换成了两罐辣酱。

在东北工区的芦席棚里，她的铝制饭盒总泛着暗红的油光。零下30摄氏度的井场上，工友们啃着冻出冰碴儿的窝头，她却把硬馒头掰成块，

在搪瓷缸里浇上滚水，挖一勺辣酱搅成糊糊。“咯是湖南版的羊肉泡馍嘞！”她呵着白气说笑，油点子溅在冻僵的工服前襟，结成星星点点的红冰晶。

夏天的辽河蒸腾着水汽，男工们光着膀子扎进河里冲凉时，她就和其他女工一起把河水晒热后简单冲洗。母亲寄的第五个包裹里，辣椒酱罐子间夹着件新衬衣，粉底白花的样式在井场格外扎眼。她把它压在枕头下当床单，每晚枕着淡淡的樟脑丸味入眠——那是长江流域潮湿的、皱巴巴的乡愁。

在家里从没吃过的苦，郭江丽嚼嚼咽下。

她用心记住师傅的每一句话，仔细揣摩师傅的每一个动作，一项项工作流程，在反复的工作实践中熟能生巧，把师傅压箱底的绝活儿全部学到手，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采集工。

井场的日与夜，区别只是用太阳照明，还是用灯光照明。轰隆隆作响的钻机24小时不停钻进。

在东北井场上历练了10年，技术功底在那时得到了打磨。郭江丽无论是技术、经验，还是心理，都已达到一名优秀录井工的标准。

2000年，因新疆工区人员紧张，郭江丽前往西北大漠。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黄沙，炙热的阳光，简陋的营房，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最初的适应期异常艰难。白天，她要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工作，汗水浸透了工服；夜晚，她蜷缩在板房里，听着呼啸的风声入眠。但是，郭江丽就如一棵红柳，面对风沙肆虐，把根牢牢扎住，再也没换过地方。

2001年4月，郭江丽在塔河油田桑东地区的一口重点探井沙101井施工。

春天，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了井场。狂风呼啸，黄沙漫天，能见度不足一米。郭江丽顶着狂风，艰难地走向仪器房。沙子打在脸上生疼，她几乎睁不开眼，但依然坚持完成了数据记录和仪器检查。回到宿舍时，

她的耳朵、鼻子、头发里全是沙子。

一天午后，紧盯录井参数的郭江丽发现屏幕上的气测值冲到了100%！她奔出录井房，把情况和钻井方沟通。当时钻头正高速钻进，钻井方说再观察一下。

这事非同小可，在郭江丽的坚持下，钻井方认真查看，终于在设计范围外的地层发现了丰富的油气显示。这让甲方惊喜不已，郭江丽和录井队员们获得了甲方颁发的重大油气突破奖和1000元奖金。

“细心，敢说，这湘妹子真行！”面对大家的夸奖，郭江丽笑道：“刀快是磨出来的，技术过硬是练出来的。”

这大概是郭江丽录井生涯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但事实上，高光时刻是一个瞬间，而生活是连绵不断的。

郭江丽一路走来，时间并非围绕高光建立的，无论在获奖之前还是之后，都要一口井一口井地干，一堆岩屑一堆岩屑地晾，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录，然后在这日复一日的寻找与选择中，成为期待中的自己。

郭江丽很少主动争取什么。“做就完了，事儿上见。”她憋着一口气，能干出十分，就不给到九分。

“工作做得很细，有时想得比队长都周到，是我合作过的最细心的地质工程师。”录井队长杨祝艳和黄苏华都非常认可她。

石油、骆驼刺、胡杨、红柳……见证了她的成长与付出。

对郭江丽来说，录井本身有最大的吸引力，每一口井都充满新鲜感，探索并展现亿万年前油气层的一生——“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

新到一口井，她会感受天气，感受环境，感受钻机的轰鸣声，甚至在搬迁设备的车上，感受风的温度和味道。在8平方米营房里的8人上下铺，铺好床后，每天枕着钻机的轰鸣入睡，郭江丽感觉心里很踏实。

随着录井新技术的推广，全自动智能岩屑捞洗机开始在工区试验，准确性更高，采集更精准。34年，从最初的手工记录到现在的智能化录

井，从几千米的浅井到近万米的超深井，郭江丽见证了我国录井行业的飞速发展。

郭江丽奋战的塔里木盆地，每年源源不断采出数百亿立方米天然气。磅礴的气流通过西气东输能源大动脉输向160多个大中城市，温暖近4亿人口。这份温暖，也通向她远在湖南的家。

郭江丽把大部分时间给了录井工作，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她会在下班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用绕满毛线的竹针编织思念。沙粒轻叩窗棂的夜里，哼着家乡小调织就的不仅是针脚细密的毛衣，更是石油人对远方女儿无法言说的柔情——每一圈毛线都缠绕着歉疚，每一道纹路都沉淀着牵挂。

“生活的标准不在别人眼里，是在自己心里。”虽然工作在沙漠井场，看似满身尘土和油渍，郭江丽却有着剔透、清醒、自由而不被裹挟的一颗心。

休假时，郭江丽会在轮台逛街买衣服，根据不同的心情搭配一些配饰，风格丰富而多元。她觉得，此刻，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站在顺北的沙漠里，55岁的郭江丽和21岁那年一样，当初的心气没变，她更加坚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身上有一种温柔的力量。”从最初的采集工到操作员、现场大班，再到如今的地质工程师，看到她在录井的各个岗位上松弛、自信、游刃有余，很多青工在她身上获得了力量。

“揽世间温柔，以深情回敬。感恩岁月赐予，每一刻都值得细细珍藏。”春晚的热曲《世界赠予我的》，让郭江丽想起了自己的录井一生。在一个熠熠的时间年轮中，世界赠予她的是霜雪、烈日和风沙，但她却在这片荒漠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原载

2025年4月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百岁“老供应”的幸福生活

楚学朋（江汉油田）

一只水鸟箭一般掠过水面，长喙闪电般探入清浅河沟的水草间，一条正在觅食的河虾就此葬身鸟腹，也让在此栖息的虾群四散逃窜，激起一片细碎的涟漪。

这样的景象，陆志成已经看了整整55年。从空中鸟瞰，这条汇入长江的小河汉弯曲如虾，而且沟中盛产河虾，被当地人称为虾子沟。1969年，他和战友们自大庆而来，在虾子沟打下了江汉油田沙市中转库料场的第一根桩。

1969年夏天，炽热的温带季风刮过松嫩平原，蜿蜒如长蛇般的铁道，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大庆油田，铁道交会处不仅是大庆的交通枢纽，更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正和战友们挥汗如雨装卸物资的起重队小队长陆志成得知了一个好消息：鉴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加强战备确保国家安全，中央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决定在湖北江汉盆地开展“五七”油田大会战，尽快建起三线油田。

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大庆已经基本建成，城市初具规模，生活条件也不断改善。跨越2500公里的距离参加会战，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陆志成却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从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由上海直奔西北，在青海腹地柴达木盆地见证了当时全国四大油田之一冷湖油矿的诞生，到1959年转战东北参加大

庆油田会战，从零下十几摄氏度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到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大平原，陆志成早已经被锻炼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闻惯了原油味，听惯了劳动号子，成为王铁人的战友，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比从无到有亲手建出一个大油田更自豪的事了。

但陆志成还有一点小心思：“我老家是安徽巢湖的，喜欢吃大米，东北面食多吃不习惯。”谈到这点小私心，老人忍不住笑了，像个孩子。告别已经在大庆油田参加工作的大儿子，陆志成和3万大庆人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携带着装备、资料浩浩荡荡南下，会师于古云梦泽所在五七油田。

此时的江汉油田，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12万大军云集，大会战所需的大量物资、粮食和钻采设备，甚至就连人员都要靠水运送到沼泽腹地，沙市中转库应运而生，坐标虾子沟。

浩瀚奔腾的长江一路向东万里奔流，却在湖北沙市段急转南下，在拐角处形成了一块三角洲。千百年来，这儿江水泛滥、河泥淤积，芦苇连天，蚊虫肆虐。为了让荒凉的江滩早日建成满足油田物资吞吐的码头，他们割芦苇、平场地、拉电线、铺道路，在短短个把月时间里，靠铁锹、镐头和日夜不休，让中转库初具规模。此时长江受上游降水和季节影响，水位变化大，他们组织起来捡石头砌墙，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垒出了中转库的第一道堤坝。

水土丰美、紧依长江的江汉平原，素有鄂中粮仓的美称。顿顿能吃上大米饭，还有最喜欢吃的河虾，在这里，陆志成和500多名战友投入了火热的石油大会战中。石油开发，大庆是样板，他还是干起重的老本行。

从1969年开始，供应处沙市中转库成为五七油田会战最为重要的物资转运地之一，海量的物资在他们手中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会战地点，保障着油田建设如期进行。这里的员工人数最多时超过了500人，这群

守在长江边上的“供一代”，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和洪水、暴雨、高温以及每天数以吨计的物料搏斗着，在生产最为紧张的时候，员工家属齐上阵，在夜色中、烈日下、风雪里抢运前线急需的物资。

在国家最为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组建农场，自力更生养猪种菜插秧，他们还把沿江的套河开辟为鱼塘，全力保障生活供给。昔日荒凉的江滩，稻花飘香、菜地连片、鱼跃蛙鸣，自给自足的沙市库俨然一个小镇，而虾子沟这个民间的称呼也成了行政地名。陆志成保存着一张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第一代身份证，老人的住址就是虾子沟1号。

石油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哪怕再荒凉再偏僻的地方，都能把它改造成富有烟火气息的城镇市井。

作为起重工的陆志成，在沙市中转库干了整整16年，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装卸过多少物资，早已经成为这个行当的高手。因为过于出色，和中转站紧邻的沙市钢管厂码头的领导，一度想来挖他的墙脚。当时，钢管厂的待遇比供应处好得多，可陆志成实在舍不得那条船，舍不得船上的起重吊车，一直干到1985年离休。

“那个时候是真苦啊！现在条件可好了。”2024年国庆，四世同堂的晚辈们齐聚老人家中，庆祝陆志成百岁寿辰，深秋温暖的阳光洒满小院。这些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物流水平的提升，沙市中转库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油田发展奉献了一辈子的“供一代”们，在油田党委多方协调建成的供应小区安度晚年。

“要顺其自然，多运动。60岁以前，我每天围着大堤跑一圈。”说起长寿秘诀，老人显得格外自豪，其实就是放心不下自己工作的地方，老想着过去瞅一眼。虽已年过百岁，老人依旧头发浓密、思路清晰、口齿敏捷，还兴致勃勃地自己爬上三楼，找出年轻时的照片让我们看。

“最苦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油田也越来越好，是该享享福了。”晚上8点前睡觉，早上5点起床，老人90多岁了还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买

菜，最喜欢买刚出水的河虾，偶尔喝点酒，有时候抽根烟，和小院的邻居们聊聊天。闲暇时，一直陪在身边的儿子会开车带着老人在江边、洋码头、文旅区转悠、看新鲜，孙辈们都已经参加工作了，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滋润。

但老人最爱去的地方还是位于虾子沟边的老料场，这儿已经修建起了一个新码头，但老库房斑驳的红砖、生锈的锚桩，还有带着江水潮气的秋风，都让老人陷入回忆之中。

余晖映照着晚霞，把江水染成了金色，老人脸上铁锈一般的皱纹也被染成了金色。此时，他的耳边又传来了55年前那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声声不息。

**原载**

2025年4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达州的面

张迎亚（中原油田）

我对吃这件事，未曾怀抱过什么兴趣和追求。达州的面，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

达州，通达之州，孕育的面条注定不止一种，我却独独钟情那不宽不窄、不厚不薄的韭叶面，甚至暗暗立下宏愿：吃遍中国石化达州基地周边的所有面店。

目标定下，那就吃吧！但很快，宏伟的构想不攻自破——无论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大道，还是隐隐于市的安逸小街，随意走去，必遇面店。面，早已不单单是一样食物，它更像这座城市的一枚深深烙印、一份群体记忆，我走不完，更吃不遍。

“一炊私房面”，由两个年轻人合伙经营。菜单经过精心设计，被投放到摩登入时的电子屏上；桌椅和灯光，皆是温暖柔和的乳黄色……目之所及，无不雅致、考究，哥俩对开店、做面这份事业的炽热追求和小小野心，在每个角落里，展露无遗。

店外，此刻的川地正在下雨，湿漉漉、黑漆漆的夜色里，路上行人欲断魂。店内，石油人络绎而至、抖落雨水，扑入光明与温暖；一对川地母女一边玩游戏，一边不紧不慢地吃面；两个刚放学的小女孩前来蹭桌，一人安安静静地写作业，一人呼呼噜噜，把一碗小吃扒了个底儿朝天。

“青华面馆”，前身也是做面的。一位年轻母亲将店面盘下，直接以其背靠的“青华园”小区命名，一儿一女的书包、玩具，以及豆浆桶、打包盒等不加分割地混杂在一起。她是把大半日子都绑在此处的，也就无意营造精美的装潢，却对面的本味着意甚多。譬如招牌牛肚面，肥肥的牛肚被处理得很干净，圆滚滚、脆生生的黄豆，是藏在面条间的惊喜，一碗下肚，满足至极。

日子在流动，城市在更新，常有穿着红工衣的人光顾这里。散客较好招待，可如遇工人们三五成群、结伴到店，夫妻俩便用几张小桌拼出一张热热闹闹的大桌，更加麻利地烹制面、盖饭、酸辣粉等果腹之物，为辛苦劳作之人抚平几缕褶皱、掸去些许风尘。

渐渐地，灯火阑珊，两个娃娃雀跃着、欢闹着，帮爸爸妈妈倒垃圾、擦店门，一天的生意落下帷幕，城市的夜晚安静下来。

一家面店有一家面店的脸庞和模样；和盘托出热气腾腾的每一碗面里，有做面人坚毅笃定的执念，和引以为傲的配方。

“顺欣面庄”的面里，放有大量白芝麻。明明是那般不起眼的小小颗粒，竟能丝丝缕缕、不慌不忙地泛出裹满油脂的香味，丝毫不会被直冲脑门的红汤香、肥肠香所掩盖。面庄女主人在稍显隐蔽的后厨煮面，一盆盆的臊子、煎鸡蛋的小灶，则直接杵在食客眼皮子底下，恭谨无比的男主人踞守于此，烹制浇头，为每碗面注入灵魂。两人便像芝麻与面，谁也不夺谁的光辉，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超鲜馄饨铺”里，馄饨是招牌，面是特色。豌杂面的豌豆软烂成泥，沙沙的、糯糯的；椒麻郡花面加有切成丝的耳子（黑木耳）和酸豆角，去腻增鲜。“四面八方”的跳水泡菜泛着糖蒜味，“董乐乐板凳面”点缀着红红的炒花生。“白市鸭血面”铺满软嫩湿滑、片片弹牙的鸭血，曾是我深夜赶稿的一大慰藉。

浓眉大眼、十分爱笑的黄涛涛，是我无须预约、说走就走的面搭子。

他名叫涛涛，话也滔滔，就着面条，不停地聊。聊他如何一口气读完了《一个人的朝圣》；聊刚上班那几年，大家每逢喜事，轮流请客，一来二去试验出了必不踩雷的荤素组合——小炒黄牛肉、麻辣水煮鱼、清炒豌豆苗。

2024年秋，普光气田劳模工匠创新联盟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向滔滔不绝的涛涛，变得沉默寡言。一个下雨的清晨，他被检查建设进度的各路领导，挤在阴暗潮湿的车厢中央。我递上一粒糖，他接过去，攥在手心，看了几眼，终究没吃，心事重重地把糖塞进工衣口袋，满身的局促与不安。

漫山遍野的油菜在疯长，勤劳川民的锄头落下，又扬起，我再次看见涛涛，是在备受瞩目的食堂电视上。他头戴耳麦，双目炯炯，如数家珍而又意气风发地，为初来气田的新人讲述创新联盟的前世，与今生。

2025年春，达州花海如潮，涛涛因要赴京挂职锻炼，必须打点行囊，奔赴远方。离开前，他赠予我一身崭新红工衣，我把它穿在身上，在川地绚烂无比的春光里昂首阔步，迎接一切，奋发昂扬。

和采气厂司机王彬一道吃的韭叶面，是我吃面生涯里最为寡淡的一碗。在老君乡萧条至极的冬日，他操着一口地道四川话，一边把控方向，一边细细打听，才终于寻到唯一开门的“邱哥餐馆”。久未待客的一家人一通忙活，捧出的“战果”面是面、汤是汤，毫不相融、格外分裂。

但多年以后，谁又会记得这碗面稀薄的本味呢？在生命里被永恒记住，且越沉越深的，会是在山中辗转采访、舟车劳顿后，有热面可以下肚的感激与慰藉。是他聊起自己刚到普光时，最担心的就是会车，但在险象环生的盘山公路上，越是怕极了，越是躲不过；是车速会在某些时刻慢下来，王彬执意要我伸出脑袋，看看这座他早就烂熟于心的大山——

“这个洞叫金佛洞，里面的大佛叫圆满佛，几十年了，没断香火。”

“那里有房子的地方是清溪镇，下过雨、有雾气的时候，特别漂亮。”

.....

时快时慢、走走停停之间，我睡着了。猛地醒来时，天地间万籁俱寂，车厢里了无声息，只有王彬载着我，在大山中稳稳前行。大山苍茫无边，已历千年万年。

我的“川行”岁月，也是这般望不到边。身边的记者来来去去，临别时，大家总会言及对脚下土地的种种眷恋。有人把回锅肉的做法当学问研究；有人只吃过一次那紧实筋道、唇齿留香的农家腊排，就再也忘不掉；有人的亲朋好友一边热望游子归家，一边叮嘱一定要带回几提远近闻名的达州卤味特产——七星椒。

而在我枝枝蔓蔓的种种眷恋里，达州的面，是不可或缺的。

**原载**

2025年5月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紧病遇上慢郎中

丁玉萍（西北油田）

2月26日，一大早，西北油田12区TH12275X井场，叮叮当当的打桩声打破了戈壁的寂静。

望着作业工忙碌的身影，采油二厂研究所采油组组长苏宏通踱着步子，显得若无其事，两个变色镜片后的眼睛让人看不清楚。

今天是这口高产井突发井筒异常后紧急处理的日子，也是他新提出的“阶梯式增压解堵”方案的第一次现场试验。

同来的徒弟陶睿清紧跟在他身后，双眉紧锁。跟着走了一阵，小陶不放心地问：“组长，能成吗？”

老苏把两只手放在嘴上哈哈气搓了搓，拍拍小陶的肩膀：“不成，重来呀，还能怎样？你别再跟着我了。”

望着老苏的背影，小陶叹道：“重来？说得也太轻巧了。”

两天前，TH12275X井突发异常：正常注入稀油时，油压和套压飙升至20兆帕，开井后吸入口压力持续下降，油管堵了。但堵哪儿了、被什么东西给堵了，得弄清楚。由于近一段时间油管堵塞原因多为“井筒砂埋”，于是，现场人员建议立即进行修井作业。

在研究所的生产会上，这一建议也得到了领导和多数与会者的认可。就要散会时，所长张世亮觉得有必要征求一下采油组的意见，就问了一句：“采油组啥意见？”

没想到老苏不紧不慢地回答：“不能把所有的发烧都说成是新冠吧？”

所长愣了一下，问：“那你说是啥原因？”

老苏说：“还不知道，给我三天时间弄清楚。”

所长停顿了一下，想到修一口井少说也得百十来万，慎重些总是对的，便说：“我的哥，我是恨不得咱马上能复产，给你两天吧。”

组里人人都是一堆活儿，听说老苏又新接一个大活儿，大家先是抱怨他不该多嘴，后又抱怨所长不该谁提意见就给谁添活儿。

抱怨急了，老苏就说：“这口井在稠油富集带，邻井都没见砂埋，产层也没有裸露段，说是井筒沙埋堵，论据矛盾有点多。带着有疑问的论据来决策，那不是我们采油组的作风。”

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干什么工作都需要严谨，需要认真对比油井动静态参数变化，精准找到病根，才能减少方案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损失。

小陶跟着老苏干了起来。第一天基本就是找资料、查井例，在海量的数据和曲线中，寻找相同的、相反的井例。

晚上加班的时候，张世亮过来了，看着地上桌上墙上到处或堆着、或摊开、或贴着的图纸，还有电脑屏幕上的各种表格，不禁问道：“还没找到头绪？”

老苏头也没抬，答：“不急。”

不急？人家的方案咱给否了，咱又拿不出方案。张世亮刚想发作，想想，还不是时候。只是伸出手指来，狠狠地朝老苏点点，扭身走了，可老苏没看到。

其实，张世亮是了解老苏的。老苏比他早两年参加工作，今年快40岁了。因为组里都是小年轻，他便顺理成章被喊成了“老苏”。张世亮刚参加工作那阵儿，老苏人多时说话还会脸红。这些年，戈壁上的风沙烈日早把人整得紫黑，盖住了脸上那两朵红云，说话的口气也笃定了很多。别看老苏平时蔫了吧唧的，干起活儿来可是个狠人。这些年来，交给他

的工作，无论多难，都会完成。多年的同事，张世亮知道老苏是靠得住的。所以，他才力排众议同意了老苏的意见。

可这次时间紧、任务急、众人关注，他有点担心了。

子夜时分，他们通过各项资料数据比对历史稠油处理情况，确定就是稠油流动性差导致井筒“血栓”，绝非砂堵！

病因确诊，治疗却需要新手段。

塔河油田12区的油井以超稠油闻名，原油从井底举升到井口的过程中，温度降低会造成黏度急剧增加，进而堵塞井筒导致无法正常生产。如何打通稠油“血栓”，让出油变得顺畅？

井筒增压是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把堵塞在井筒内的稠油处理通。但井筒增压却又是最复杂的办法：怎么增压、压力多大，损伤管柱、机组风险该如何避免等，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精细。

每二天，为了解决加压可能损伤管柱的问题，老苏带领大家结合井身结构、机组承压数据反复验算，最终确定采用“阶梯式增压解堵”方案——通过对压力的精准把控、层层递进的方式，达到最佳解堵效果，同时也能将解堵损伤管柱、机组的风险降到最低。

正午时分，作业开始了。

老苏全神贯注紧盯压力表指针，连续6小时现场指挥逐级增压。突然，井口传来“轰隆”一声闷响，憋压已久的稠油开始缓慢流动，油套压差逐步收窄至合理区间。

“通了，通了！”小陶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场的人跟着欢呼起来。老苏取下手套在管道上摔了一下，叠起来。叠着叠着，表情便平静了，似乎，这都是意料之中的。

原载

2025年5月1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师徒较劲拼手艺

陈 远（西南油气）

西南油气分公司新场公司巡检班的值班室里，巡检工张波正对照着各井站仪器仪表的校检标准报告进行核对上传，工装袖口沾着少许油渍，眉宇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路过门口的老师傅忍不住感慨：“这小张说话的腔调、走路的架势，可不就跟王颜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自从2022年在新场公司“师带徒”协议上签字后，张波就一心一意跟着师傅王颜成学手艺长本事。年轻人肯干又肯钻研，上周处理增压机组异响时，张波竟比师傅还早发现了连接部位松动，月初又是他第一个注意到回注泵滤芯堵塞，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一件件实事让大家竖起大拇指，再遇见设备有“疑难杂症”时，大家开始习惯先找张波，师傅王颜成不免坐了“冷板凳”。看着徒弟渐露锋芒，王颜成既欣慰又不服输，有时望着挂在墙上的先进荣誉，一待就是老半天。工具柜里那本翻得起毛边的《采气工》，最近又出现在他的巡检包里。

“技术比武选拔周四开始，咱们班组的脸面可就指望你俩了。”维护班长冯小龙把通知拍在办公桌上，金属台面震起细小的灰尘。话音未落，张波已掏出手机调出模拟题库：“师傅您歇着，这次技术比武我包圆了。”

“臭小子！”王颜成扯过椅子重重坐下，老花镜腿别进斑白鬓角，“前几年我当技术标兵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泛黄的《采气工》被他翻得哗哗作响，窗外的阳光掠过页脚密密麻麻的批注，那些褪色的墨水记

录着二十载的春秋。

当巡检人员陆陆续续巡完管线返回时，师徒俩仍保持着下午的姿势，张波脖颈后沁出的汗渍在工装领口处染出了云纹。

“您这老腰受得住吗？”张波第三次起身活动筋骨时，瞥见师傅偷偷捶打后腰的手，不由得心疼起来。“少操心！”王颜成把保温杯往桌上一墩，“06年在新场气田大建设时，我们裹着棉大衣在井口守了三天三夜……”

熟悉的开场白让年轻人们相视而笑，却无人打断这流淌着石油记忆的独白。

当日头西斜至采气树上的生产阀门时，张波突然合上笔记本：“看不动了，干饭去！”王颜成眼底闪过狡黠，摸出兜里的降压药悄悄咽下，声音却洪亮如钟：“就说你们年轻人不禁扛，我们年轻那会儿……”话没说完便被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张波端着两份饭菜冲了回来，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师徒间的楚河汉界。

夜色降临，银白色的光带沿着输气管线蜿蜒向远山。老冯拍了拍王颜成的肩膀：“怎么样，老伙计，没事吧。”“没啥事。”老王用力抻了抻脖子、捶了捶腰，“这小子，坐一下午跟没事人一样。”

老冯接过话茬儿：“是不是觉得跟我们当年一样？”老王听完这句话，若有所思，随即开怀一笑：“哈哈，不服老不行了，公司的未来，还得靠他们啊！”

 原载

2025年5月1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桃酥泡饭

关脉凌（经纬公司）

又是一天一夜。“给我泡一碗桃酥吧。”病床前，父亲轻声唤我。

这两年，桃酥成了父亲最爱吃的零嘴，一块桃酥放入老白瓷碗里，用热水浸泡打成糊糊，称作桃酥泡饭。吃罢，他来了精神，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往事。

“这个桃酥，东北叫炉果。”父亲说，“你姑父最爱吃了。”

“为啥爱吃桃酥，以前没听你说起呢。”我向前探了探身，挨得父亲很近。

东北石油会战，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吃成了大问题。会战员工每人定量，一顿一个二两玉米面窝窝头，干大体力活儿，哪能顶得住啊！冬天，人们想方设法填肚子。到附近村子地里找吃的，捡些人家不要的冻土豆、黄豆回来，炖上一大锅充饥。用衣物换回一个倭瓜，节省着能吃一个月。

“那时你奶奶去大庆，住在你姑家。家里备了些桃酥放在柜子里，发现你奶奶经常拿出来不吃，把桃酥藏起来。最后，听你姑父说才知道，这些桃酥都藏在他的工衣兜里，喝稀粥泡上一块桃酥比较扛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山珍海味啥都能吃上，但你姑父偏偏喜欢吃桃酥。”

这些关于桃酥的往事，总让父亲想起奶奶。说起奶奶，我很喜欢她来家里。她陪我们一起说笑，有时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两三颗糖或一块

饼干分吃，给我们解馋。奶奶坐在床上，一圈圈打开缠绕的裹脚布，让我们看裹得变形的小脚。当我们看得泪眼汪汪时，她又会笑嘻嘻地用手在脚上抹一把，在我们的鼻尖一晃说：“臭不臭？”“太臭了！”我们笑着躲闪开。记得上小学时，我在外面调皮闯了祸，准备承受皮肉之苦时，奶奶拦在屋中央大声喊道：“我在，看谁敢打孩子！”奶奶的个头不及父亲的肩头高，板着脸与父亲对峙，我为此捏了一把汗。只见父亲把高高举起的手放下，憋着气扭头摔门出去。接下来，奶奶会用商量的口吻，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讲道理。

每年，奶奶从老家来我家住上个把月，不愿待了，就去大庆找姑姑。火车载着她东奔西走，也不让人陪，说是只身一个小脚老太太，路上好多人学雷锋，让座、给吃的、搀扶过马路。有时还能少花钱或免票。

“小时候，老家发大水，你奶奶领着我们逃荒，去山西要饭，有一口吃的，大的让小的，总会多分一点给我。”父亲转过脸朝我说道。夜已深，月亮的脸庞犹如被父亲的剃刀刮过一样，泛着清冷的光。

1958年父亲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黑龙江哈尔滨市西南的双城集结。1960年10月，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有80多人到萨尔图参加石油会战，其中就有我父亲，被分配到机修厂钻修车间。

“我跟着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干了两年多呢。”每次说起这事，父亲都很自豪。

为了保障钻井施工，会战指挥部成立了8人组的外修队，机修厂派出两人参加，一位是3级工的彭叔，另一位是我父亲。彭叔已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父亲是军工，还未入级。

一天，外修队接到上井维修的紧急任务。二大队的一个钻井队在钻进过程中钻机坏了，如果24小时内修不好，就有卡钻的可能。大清早，彭叔和我父亲正在检查钻机故障，王进喜来了。看到两个生面孔，他不放心地询问：“你是几级工？”“我是军工。”“你呢？”“我是3级

工。”“一个军工，一个3级工能修钻机？”“试试呗。”彭叔说道。“试试，抢修钻机能试吗？”王进喜认真地说，“中午12点之前必须修好。”两人不再说话，只顾低头干活儿。王进喜没再说别的，去了其他井队。

外修队查明原因，分头行动，有的到机修厂调运钻盘，有的搞变速箱，经过大家努力，不到11点钟，“轰隆隆”的钻机声响彻旷野。王进喜回来看到钻机这么快就转起来了，对外修队刮目相看。吩咐井队搞伙食的说：“安排外修队的人吃顿稠玉米面。”

那个年代，虽然都吃玉米面，但一般人吃不上稠些的。能吃上一顿稠玉米面，算是很好的待遇了。

灯光下，我拿起一块桃酥端详：焦黄、开裂的外表，像是浓缩的、久旱龟裂等待甘霖的黄土地，附着在上面的是斑斑点点的黑芝麻。在姑父眼里，桃酥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父亲爱吃桃酥，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的怀念。

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两次住院治疗，身体十分虚弱。病床前，他反复和我聊着过去的一些人和事，那些珍贵的记忆，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端起父亲吃完的老白瓷碗，碗底还残留了几粒黑芝麻。隔壁床的病人翻了个身，鼾声渐起，窗外，月亮仍清冷地照着。

记得多年以前，父亲到大庆探亲访友，特意去了趟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一扇玻璃窗里摆放着两个白搪瓷缸子，引他驻足观望，上面印着一行字：最可爱的人。



原载

2025年5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石油人家两地书

楚学朋（江汉油田）

母亲有个念想，念了大半辈子，愈老愈执，愈执愈炽，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个念想就是团圆。

它像一根缠绕了半个世纪的线，在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里越勒越紧。那年，母亲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母亲喜欢父亲一身军装英俊威武，父亲欣赏母亲山东女子特有的端庄大气。在老人们的操持下，他们很快结婚了。新婚不久父亲就匆匆返回了部队，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书信成了他们互诉思念的鸿雁。

父亲的书信犹如军人一般准时而规律，每到月底，听到街道上邮递员急促的铃铛声，母亲就知道父亲来信了。拿到信后，母亲并不急着拆，喂了猪、做了饭，等洗漱干净后才在灯下小心翼翼地拆开薄薄的信。父亲三五百字的书信，如同作战命令般刻板。母亲的回信同样简洁：家里人身体都好，儿子长得很壮实，今年多种了二茬地瓜。

写完了，仔细叠好，塞进信封，用糨糊封严实，再贴上邮票，压在枕头下面，等第二天早上邮递员的铃铛再次在小院外响起时，信就寄出了。

母亲文化不多，写信很吃力。她说，等父亲从部队转业，就不用写信了。却没想到，这信一写就是半辈子。

1970年，正准备从部队转业回山东老家过日子的父亲，接到了部队

集体转业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的命令。是服从命令去一个连地名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是回老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父亲会开车，在那个年代司机是高端技能人才，全县城的司机掰着手指头就数过来。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石油，钻进了江汉平原一个叫潜江的地方，在路无一条、屋无一间的芦苇荡里扎了营，每天驾驶着“大嘎斯”跋山涉水运送井架钻杆和粮草，忙得把家抛在了脑后。

原本得到了准信儿满心欢喜的母亲傻了眼。彼时为了保密，江汉油田只有一个代号叫“五七厂”，联系方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邮箱代号。怎么搞石油比在部队还要神秘？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母亲哪里知道父亲的“踪迹”啊！就这样，母亲和父亲继续写着书信，因为父亲在湖北，出生不久的弟弟有了一个小名叫“湖北”。

在老家，母亲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侍候老人、操持家务、耕种粮田……日子能从土里刨出温饱，却刨不出心里那块空了的地方。

一月一封的书信成了母亲最大的慰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江汉油田大会战结束十年后，父亲作为第一代拓荒人选择留在油田。当时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家属可以随迁，父亲开着他心爱的解放卡车回到村里，把一家人接上，带着不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千里迢迢来到了位于潜江的江汉油田，在已经初具规模的油城安下了家。

一间30平方米的空间成为我们的新家，这面积跟老家宽敞的大天井比起来如同鸽子笼一样逼仄，可母亲格外知足——一家人总算团圆了。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小菜、垒了鸡窝，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父亲仍然要起早摸黑上井，可晚上能在一张桌上吃顿热乎饭、一间屋里睡个安稳觉，还有比这更踏实的事吗？

然而这样的团圆日子仅仅过了3年，父亲就作为首批会战人员再次奔赴千里之外的山东，参加清河油田会战。

那时候的清河油田，与基地联系只靠几部电台，父亲与母亲又恢复

了书信联系。经常是我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在一边写着信，等我写完作业睡下了，母亲依旧皱着眉头一行一行地写着。那时候的我特别调皮，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抱怨过，说的都是我听话懂事，生怕在外工作的父亲担心。

父亲依旧是一个月一封信，信是同事捎回来的，随信一起回来的还有每月的工资。

那时候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嫁给搞石油的，日子过得没个样”。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也成了一名石油工人。等盼到父亲结束会战回到潜江后，我却去了清河油田，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了父亲信中曾经描述过的八面河村。走之前，母亲一边念叨“又去钻油井，跟你爸一个样”，一边把棉的、单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大包，还偷偷在行李夹层塞了200块钱。那是她藏在手绢里很久的积蓄，纸币边角都被捏得发毛了。

就这样，“两地书”变成了我和母亲的通信。母亲依旧喜欢晚上写信，常常是父亲就着炸得酥脆的花生米，喝着小酒，母亲在饭桌的另一边给我写信，以至于拆开信封时，尽管跨越了1200公里的距离，却依旧能闻到淡淡的酒香。

母亲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得差不多了，会问父亲有没有什么要叮嘱的。父亲一边把花生米嚼得香气四溢，一边说：“让他早点找个对象，有合适的姑娘就带回家来。”母亲就嗔怪他：“想得美，谁愿意找你们这些搞石油不着家的？”

收到家信的我，也体会到了母亲当年读信的心情，尽管信里只是叮嘱我好好吃饭、听领导的话、多攒点钱这些家常话，我却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了就锁在箱子里，然后等着下一封信的到来。至于回信，常常是母亲写三五封信我才回一封，那时候的我总想离家远点，少听些唠叨。

我们一家人靠书信联络的状态，在弟弟参加工作后达到了顶峰。20世纪90年代末期，江汉油田与长庆油田合作开发坪北，那地方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到处是深沟浅壑，路弯得像羊肠。父亲是车队的老骨干，带着行李和印着“为油而战”的搪瓷缸子就去了。于是，一家四口，父亲在陕北的山梁上，母亲守着湖北的老房子，我在山东清河的井场，弟弟去了重庆。在地图上一看，我们四个人的位置就像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想要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要谋划许久。母亲早就认命了，明白了石油人“头戴铝盔走天涯”绝不仅仅是歌词，一点都不浪漫，反倒辛苦得很。

家里虽然装上了电话，可母亲还是爱写信。那薄薄的信纸捏在手里，一笔一画显得有些笨拙，一看就是她趴在饭桌角，借着台灯亮儿慢慢描出来的。我在清河一待就是8年，轮换回江汉时，盆盆罐罐丢给了同事，除了被褥和行李，就是8年积攒的一摞厚厚的书信。最早的那几封已经泛了黄，我却不舍得丢掉。

此时，父亲结束了坪北会战，弟弟也回了潜江。“这么些年，总算不用写信了”，回家的第一顿团圆饭上，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段时间，能在家一起吃饭成了全家人最开心的事，母亲做每顿饭时都异常用心，即便是最普通的鸡蛋面，都带着心满意足的欢喜劲儿。

团圆的日子却依旧短暂，不久，弟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此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成家立业，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弟弟偶尔回来住几天，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拉着弟弟聊到半夜，可弟弟才把被窝睡热又匆匆踏上了离家的路。

年岁日长，母亲早已不再写信，她学会了用手机语音视频，想谁了就戳谁的微信，能看见人、听见音儿，不爽了就劈头盖脸骂一顿，比写信可方便多了。可她的箱子里，依旧妥帖保藏着一封封泛着岁月黄的书信。那盖着红色三角军戳的是父亲在部队写的信，那沾着油点子的是参

加五七会战寄回的家书，那字体潦草得要飞起来的是我带着三分应付从清河写回的信，工工整整的则是弟弟的来信，此外还有和老家的舅舅、姨妈的来往信件，最早的那批信件，字迹都变得有些模糊。

母亲很少去翻看这些书信，她说，过日子，过的就是当下，她把那几块小菜地种好，父亲每天能喝二两小酒，我能把油井看好，弟弟时常报个平安，就好。

原载

2025年6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特批的三套新工装

丁玉萍 胡 强（西北油田）

5月18日，周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最偏远的井站——TH12536井站，热浪在空气中翻涌，红色的抽油机在灼热的空气中划出一道道急促的弧线。

傍晚时分，任杰从项目部销假归来，拿着3套夏季工装递给班长卢开辉：“你的。”

卢开辉年年夏季要领3套工装，这是采油分队党支部书记阚泽特批的。

他拍拍身上那件已经发白、肩膀出现破洞的旧工装，说：“明天干大活儿，穿上新工装攒劲！”

明天？任杰和曹廷华对看一眼，心里倒吸一口气。今年，新疆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比往年提早了至少半个月。进入5月，高温红色预警就有好几次，这次的预警还没有解除。

说来也巧，他们三人所在的采油管理二区巡井3班管理的20余口井，偏偏在这时到了注脂保养的时间。可天热得走几步路就冒汗，到大太阳底下使力气，如此高温下作业岂不是太危险了？

这几天他们班里一直在讨论这事。任杰认为等天凉快了再干，哪怕多注几遍都成。曹廷华觉得一早一晚可以趁凉快干，还说这叫错峰。

20余口井相距200多公里，晚上不能干，一天只能干八九个小时，

要是轮一遍得到啥时候？若保养不到位，越是高温越容易出事。

卢开辉问：“要是这中间造成事故，停井呢？”

年近50在油田干了大半辈子的卢开辉，当然知道劳动保护，知道错峰，可有的时候，关键时刻，就得付出。

“不能等，该拼就得拼。”卢开辉的语气坚定，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天，“拼”的时刻就到了。

一大早，卢开辉起来吃完饭穿戴一新，就和任杰、曹廷华带上工具和防暑药品，驾驶电瓶车出发了。

开始时，天凉快，注得很顺利。接近晌午的时候，太阳毒了，井口的阀门即便戴着手套摸仍感到烫手。在这偏远井站，所有注脂工作只能靠手工完成。

所谓注脂，就是给采油树阀门打黄油。这能延长阀门使用寿命，防止内漏或外漏，保障井控安全。但这活儿，全是体力活儿。要用注脂枪连续不断地打压，才能把半固体的密封脂打进注脂孔。要想压力达到20兆帕以上，一个孔就得连续按压注脂枪一两百次。

机抽井有18个注脂孔，需要反复操作注脂枪3000多次。注完后，还要调整、紧固油井松动的螺丝，一个井场一场“热”战往往要持续两个小时。

卢开辉只让任杰、曹廷华打下手。可即便打下手也不轻松，干着干着，风就停了，阳光开始像针一样扎脸，脸上的汗珠汇聚成流，后背像有小虫子慢慢抓咬着。任杰拿起一块擦井口的新布，不停地给卢开辉擦汗。

有几次任杰想换一下卢开辉，可他不让。说任杰休假刚回来，一路颠簸，累。

一口井做完，卢开辉瘫坐在地上，原来他说的拼，拼的是他自己。

望着卢开辉那身崭新的工装，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干的地方又

泛起白花花的盐霜，任杰忍不住感慨：“班长，你这工装，一夏天10套都不够换。”

卢开辉叹口气，满脸歉疚：“就我特殊，多领3套，让领导为难了。”

任杰不解：“这才几个钱。领导有啥为难的？”

卢开辉摇摇头：“这不是钱的事，年年比大家多领3套，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一句话说得任杰不知如何回答，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跟着班长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了7年，一年除了休假，天天开着班长的“坐骑”巡井。是他们，让最偏远的TH12536井站成为采油二厂最放心的井站之一。领导表扬卢开辉在小站扛起了“大安全”，并把他树为偏远井站个人先进典型，2024年还评了劳动模范。

夏季戈壁上太阳厉害，只要20天，人便被晒成炭人，红工装会晒成白色，磨损速度更是快得惊人。卢开辉对工装的讲究，源自部队里养成的习惯。刚开始时，他都是向后勤的同事借工装。后来，书记知道了，特批了他3套。

没想到，从来没有向单位提出过个人要求的卢开辉，却因这“特殊待遇”而不安。

任杰想劝班长别这么拼，又想让他别把多领工装的事放在心上。可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开口。前往下一个井场时，任杰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电瓶车，生怕坑坑洼洼的路面颠着班长。在他心里，班长的能干无人能及。

 原载

2025年6月2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妈妈的石子里有幅画

单旭泽 韩 伟 董桂炎（经纬公司）

不久夜深了，经纬公司胜利地质录井公司的大楼里一片寂静。只有地质研究解释中心分析化验室内灯光明亮。

“沙沙沙——”技术人员郭丽霞正专注地进行岩石薄片制作，6岁的儿子小果冻趴在办公桌上睡得香甜。地质录井专家彭军在化验室门外来回踱步，显得分外焦急，他和甲方驻井监督及钻井队、录井队数十人都在等待着岩石薄片的鉴定结果。

郭丽霞是地质研究解释中心的一名化验分析人员。工作20多年来，她在化验分析岗位上，已累计制作了近3万张岩石薄片。

6月16日17时，郭丽霞忙完手头工作刚准备下班，就接到重要任务：当晚义侧991井将有一批紧急样品需要进行岩矿鉴定。

原来，依据对比分析，义侧991井当前已经钻入太古界地层，按照设计要求应当完钻。因此，生产现场各单位都翘首等待着鉴定结果，好作下一步的施工安排。每多耽搁一分钟，就要多一分钟停钻循环。

郭丽霞父母身体不好，丈夫长年在外出差，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全都落在她身上。利用等待岩矿的间隙，她先是回家给老人做好饭菜，又把小果冻带在身边。为让孩子听话，她故作神秘地说：“今晚妈妈让你看一幅画。”

“是什么画？”小果冻好奇地问。

“是一幅美丽的画，但是它不在纸上，也不在墙上。”郭丽霞看到小果冻的眉心拧成了问号，笑着说，“它藏在亿万年前的一块小石头里。”

在办公室里等得久了，也累了，小果冻就趴在桌边睡着了。

21时30分，样品送达。郭丽霞赶紧穿好劳保，在磨片机与显微镜之间加快节奏制作起薄片来。

岩石薄片磨片技术是胜利地质录井公司的一项特色技术。将岩石磨制成薄片后，再分析鉴定岩石中的矿物组成，确定岩性及地层层位，以帮助甲方准确决策、提速提效，这项技术也被誉为地下迷宫“照明灯”。

一颗岩石在郭丽霞手中，由粗到细，从厚到薄，棱角一点一点被磨片机磨平、磨薄，直到将直径两三毫米的岩石打磨成厚度0.03毫米以内的薄片，厚度只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四分之一。郭丽霞停下来，歇一口气将磨好的岩石样品用清洁棉布擦拭干净。她举起薄片，面向灯光，微眯起眼睛，看到岩石薄片在灯光下变得透亮。

22时30分，郭丽霞制作完成了全部6张岩石薄片。

岩石学中的薄片相当于生物学中的切片。郭丽霞通过偏光显微镜，分析其中的矿物组合、粒度、结构、构造等。经鉴定，义侧991井的样品岩性为泥质膏岩、碎裂花岗岩，确属太古界地层，甲方据此制定了完钻措施。

“沙沙”声停了，屋子里安静下来。这时，小果冻醒了，他揉了揉眼睛，问道：“妈妈，你让我看的画呢？”

“来！”郭丽霞牵着小果冻的手，让他看显微镜下的世界。小果冻将眼睛凑近，透过显微镜，被放大200倍的岩石薄片呈现出一幅万花筒般的画面：有月亮、星星，还有夜色中辽阔的草原……

“哇，妈妈的石子里真的有幅画！”小果冻高兴地叫了起来。

“小石头的画里还有油和气，能带着你乘火车、坐飞机，去看外面的世界。”

“妈妈，我长大了，也想和你一样。”小果冻仰起头，认真地说。看到孩子兴奋的样子，郭丽霞温柔地笑了。



原载

2025年6月2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那是一样倔强的灵魂

张迎亚（中原油田）

汽车在沙雅县的乡道上疾驶。路旁，新疆独有的钻天杨遮住了天，一株株苹果树、核桃树正奋力生长。

当这蓬勃之意刚开始衰减的时候，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塔里木分公司70868钻井队施工的热普3014XC井就到了。



平台经理焦杰很黑，戴着一副黑色方框眼镜。

“塔河区块地层易塌易漏，应采用强抑制、强封堵泥浆体系……”刚坐下，这个和《我爱我家》里的贾志国有几分神似的文弱书生就开始讲最近琢磨出的工作心得。

一阵手机铃声忽至。

“爸爸！爸爸……”刚摁下接听键，奶声奶气的童声就跃入耳畔。

“索菲亚，我女儿，两岁零七个月了。”他满含歉意地解释道。

我咀嚼着远在甘肃天水的那个不能谋面的小女孩的名字，有些遥远，有些神秘，一如焦杰不常提及的过去。

2010年，焦杰从大学毕业，步入职场。北京、濮阳、库尔勒、轮台、沙雅——他一路南下、西行，眼睁睁看着窗外从最繁华，陷入最苍凉。

他还看到一辆辆满载电缆盘、搅拌罐的大车匆匆驶过，风驰电掣地驶入沙漠深处。他还看到“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一地标性巨幅标语，一字字站在高高的沙山上，很孤独，很辉煌。

焦杰的荒凉人生，从此刻开始了。

他顺着梯子一步步下到泥浆罐罐底，一捧捧清掏废渣，浑身上下都变得黑乎乎、黏腻腻、脏兮兮。

很快，同来的22个意气风发的同伴，只剩下了七八人。

二

天黑了，夜色像帷幕一样从天上降下，将大漠紧紧覆住。焦杰换下板结得快变成一副甲冑的工衣，一步步爬上沙丘，仰面躺下，苦苦思索。

其实，他能想出什么结果呢？此时此刻，他就在大漠深处的无边暗夜里，就在3.2万平方公里的沙雅县的大地上——面积抵得过一个海南省的沙雅县的大地上，插翅难飞。

想着想着，他的视线飘散到了井架二层台上。在那方离地40米高的方寸之地，老师傅正娴熟地让一根根重若千钧的钻杆如飞瀑般直入地层深处。听着钻杆相撞时清脆的回响，看着“空中飞人”们岿然不动的稳健身姿，他入了迷。

“队长，我想上去体验一下。”一股不可名状的力量驱使焦杰把助力器、安全带、防坠落装置全部绑在身上，一步步爬升，颤巍巍地扶住了在风中轻轻摇晃的钻杆。解吊卡、推钻杆、扣吊卡、起下钻……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练习，直到琢磨出了手腕和四肢全部的微妙力道。

就这样，这个操着一口浓重陕北味普通话的年轻人，逆向同龄人纷纷逃离的洪流，留了下来。爱才惜才的带班队长开始带着焦杰干钻井小班，着意把他往钻井工程师的方向培养，量接头成了横在面前的又一道难关。

三

井场一角的接头房里，200多个钢铁铸造的接头成行成列，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

焦杰自有办法：低于30公斤的接头，他就像抱西瓜一样牢牢抱在怀里，凭一己之力将其搬到屋外；重达二三百公斤的，他就弓起身子，扎好马步，利用接头天然的圆柱形状，推着一个个庞然大物一寸寸、一厘厘挪移。

每个接头是什么型号，长什么样子，用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个地指认、背记，常常从上午十点背到凌晨两点，从烈日炎炎背到月上中天。

“从井口往下使用的接头都有哪些？”我想用一次“突袭”检验一下焦杰的功力。

“方钻杆上端的731×631双反接头、内防喷工具旋塞处的631×630反扣接头、方钻杆下端的310×HT40公扣接头……”他对答如流。我很难想象这流畅背后，究竟流逝了多少和整个世界默默相抗的孤寂时光。

四

轮台、库车、沙雅，三个地广人稀的县城在新疆大地上勾画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这些年，我的足迹在这个三角里蔓延，每到一处，都会发现和焦杰惊人相似的职业生涯变迁史——

譬如高蓬。每搬到一个新井场，他就把一台液晶显示屏和电脑连接，让颤动不清的钻井参数在大屏幕上闪动不息。每个晚上，整个井场只有他的营房被月光、井场灯光和屏幕微光照得透亮。

譬如位召金。他无数次在凌晨五点交班时用冷水洗头，从头到脚打好几个痛快淋漓的激灵，紧接着奔赴千里之外窗明几净的课堂，学习函

授的研究生课程。如今的他已是一个钻井项目部的技术主管，未来天高地阔，大有可为。

原来，在无边大漠，在苍凉戈壁，多少年来，有那么多石油人从青涩模样起步，在岁月里一步步往前奔。他们心里都揣着股不服输的劲头，谁也没明说，却都凭着一股韧劲，硬是在荒滩上踩出条路来，朝着更难的技术、更高的岗位闯，脚下从没停过，眼里也总盯着更远的地方。



原载

2025年6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那是一样勇毅的灵魂

张迎亚（中原油田）

汽车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发，颠簸3个多小时，小壕兔乡终于到了。中原油田供电服务中心西北项目部的驻地就在这里。

项目部安全员李直清正在准备午饭。

他比去年更瘦了——瘦得手背和胳膊上的青筋都因紧握菜刀而高高隆起，弯成触目惊心的弧度，有些地方像交会的铁轨，有些地方像黄河的“几”字弯。

我知道，这是被岁月一刀刀雕刻出的痕迹。

4年前的隆冬，李直清初抵小壕兔。第一个夜晚，项目部驻地没电、没暖气。

没电好办，咱干的就是这一行。他带领同事们布电线、装开关，黑黢黢的会议室和宿舍有了第一道光，冰冷的身体里也升起了暖意。

可这一点点暖意，哪敌得过屋外的寒风呼啸！几个大男人坐在硬板床上，用被子捂住头取暖，面面相觑。只有意兴阑珊的闲聊声偶尔响起，只有不知何时才会亮起的无边黑夜紧紧压住身体，奔流汹涌，铺天盖地。

“我去烧煤。”李直清不想再耗下去了。

他找来一把风镐、一柄大锤，把房东留下来的巨大煤块打成可以填进锅炉的散煤。风镐马力很足，震得他瘦弱的身躯颤动不已；大锤很有分量，他必须使尽全身力气才能把它抡起；火烧得很旺，跃动的橙红色火苗把黑夜烫开了一个口，从这口子里流出了温暖与生机。

男人们很快在温暖中睡着了，可李直清不能睡。他知道刚填的煤不够支撑整个晚上，便隔一会儿查看一次燃烧情况，摸索出了凌晨3点的加煤时间。

于是，在烧煤的最初日子里，鲜有人知道，有个瘦弱的男人一次次强迫自己挣脱被窝，蹑手蹑脚地穿衣、下床，再碎步小跑着穿越陕北凌晨的寒风和大雪，碎煤、添煤，只为了让暖意没有片刻中断。

二

初建的项目部百废待兴，缺取暖设施，更缺值班车。每逢季度安全检查，李直清便打点行李，开启辗转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平遥的“自由行”。

榆济首站供电队最近，他坐上项目部仅有的一辆值班车，用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中天东坝供电队和东胜气田供电队就有些远了，他得坐大巴车颠簸300公里；平遥供电队更远，他便乘火车东行500公里，把北中国的山川草木看尽。

一来二去，他记熟了到达每座城市的最短路径，以及何时该换乘哪种交通工具，更把街角的哪家旅店适合过夜摸得门儿清。

劳动力也缺。李直清考取了油区机动车驾驶证，以便在巡线司机休假时及时顶班。在毫无参照物的大地上，他总能出其不意地拐入一条最不起眼的羊肠小道，走出最短路线；当大车迎面驶来，他紧握方向盘，从容会车，从不剐蹭；在泥泞难行的雨天，他沉稳驾车，任泥水飞溅而毫无惧色。

他还在供电线路检修时一步步爬到电力铁塔的最顶端，每爬一步，都感到看似坚固的铁塔在剧烈摇晃。风也很冷，他边出汗边吹风，汗滴急剧降温，凝成坚硬的冰壳，把全身罩住。他用已经不听使唤的手更换绝缘子的销子和金具，迟缓而笨拙。

三

我不能不想起赵延平。李直清还有煤，有一个小锅炉，赵延平只有炭和树枝。

抵达普光气田的第一天，赵延平在离普光1井不远的山间谷地向老乡租了间屋子。屋里只有一张光板床，竹坯子做门，塑料布糊窗。

觉是睡不成了，4个男人索性捡了些树枝和枯草，生了盆炭火。

几个大男人席地而坐，烤火，熬过漫漫长夜。黑黢黢的屋子里，仅有一小团亮红的火焰突突跳动，每个人的脸都被映得通红。

买菜、做饭、看井……第一夜后，一切总算慢慢步入了正轨。没承想，在一个深夜席卷而来的一场洪水把一切都化为了汪洋泽国。

待洪峰退却，天已蒙蒙亮，赵延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带领兄弟们建立起来的一切在水中沉没，束手无策。

回过神的赵延平赶紧召集大家一锹锹、一斗斗、一铲铲地清淤。一个月后，“泥巴山”被搬完了，每个人的肩头、胳膊肘却被川东北的骄阳晒得翘了皮。伤口愈合、结痂，一千体力活儿就又迸裂。疼痛周而复始，伴随每个人度过了在普光的第一个夏天。

四

我也不能不想起常玉芹。男人们有的是体力和工具，她只有一句比

汉子还硬的命令。

常玉芹和姐妹们在鄂尔多斯图克镇的第一间宿舍，是位于中天合创化工生活区的一间临建彩钢房。

3张上下铺靠墙而立，几根高悬的电灯棍，“刺啦啦”响个不停。

“天呐！这是哪儿？”直性子的李海燕大呼小叫起来。内向的储延丽默不作声。

“常姐，我们干啥？”这群城里来的姑娘无助地看着镇定自若的常玉芹。

“啥也不干，铺床！睡觉！”常玉芹故意抬高嗓门，以近乎强制的语气命令道。她用一颗其实没有多少底气的心，为萎靡的队伍带来了丝丝生气。

第一丝温暖、第一个夏天、第一间宿舍……石油人在一个个“第一”里惊人相似地重新开始，总令我难以释怀。

小壕兔、图克镇、巴山蜀水间……石油人的足迹所至，总无一例外地苍凉而偏远。多少年来，一批批石油人义无反顾地抛弃故土的熟悉秩序，手无寸铁地在百废待兴中重建起全新秩序。鲜有人知道，如今所见高度成熟的一切，当初有多么原始，更不会知道这一切的重建，究竟搭上了多少颗近乎决绝的勇毅之心。



原载

2025年7月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那是一样温柔的灵魂

张迎亚（中原油田）

车刚驶过新疆库车牙哈镇，我们就进入了天山山脉。

4年来，我总在遥远的高速公路上遥望天山，却从未进入它的内部、它的腹心。

这当然不是南国郁郁葱葱的山，却也不是全然裸露、坚硬冰冷的山。它几乎全由覆盖着土黄、橙红、乌青色的土和砾石的岩层堆积而成，断层线和沉积线根根分明。

某些地段的山紧靠河流，然而河流早已没有水，只剩宽阔平整的灰青色河道静对长天。某些地段的山顶弯弯曲曲，幅度大的像驼峰，小的像被子一角的精致花边。

满目都是苍凉，满目都是地质运动的磅礴力量，我穿行于天山的腹心，仿佛置身于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现场。同时，我也在想，在这里打井，地层的不确定性该有多大。

车终于在中原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70188队施工的迪北2井井场停下。井场背靠着天山，前面有一条小溪淙淙流淌。

我在这里见到了钻井工程师马克鸣。

采访中，他每讲三句话，有两句要提到“郭师傅”。

“郭师傅，HJ517钻头和HJ637钻头有什么区别？”大清早，钻井工程师郭磊的电话就响了，听筒里传来马克鸣连珠炮似的一串问题。

“钻头标号的第一位数代表硬度，数字越大，钻头越硬；第二位数则代表齿的大小，数字越大，齿越小……”彼时，郭磊已奔波在休假路上，张口就是一通轻车熟路的流利讲解，马克鸣的心里立时有了数。

黄昏时分，郭磊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一份钻井故障报告跃入了师徒二人的对话框。

刚踏进家门的郭磊来不及洗去满身征尘，第一时间细细审阅：“文末的‘都正常’太过口语化，改成书面化的‘均正常’。”

在马克鸣为转正紧张备考的那段时间里，正逢师徒二人同时休假。马克鸣常常一遇到难题就把复习资料一夹，不打招呼就敲响了郭磊的家门。两个男人对桌而坐，一“补习”就是好几个钟头。学累了，同为音乐发烧友的他们就往沙发上一躺，打开新置办的全套专业音响，品品音质，谈谈乐坛的新动向。

在每次井下复杂处理的难得空闲时，郭磊总是絮絮叨叨：“钻井工程师就是‘舵手’，掌握着全队的航向。所以第一，多看井史；第二，只要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找个没人的地方吼几嗓子，把疲惫清空，时刻以最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

.....

郭磊的指点细如发丝，无时无刻不在身旁，马克鸣珍惜极了。

这份珍惜，还源于这样一段曲折的情谊——

2016年，马克鸣在中原石油工程公司举办的英语培训班上初遇郭磊，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学习小组。

当时，马克鸣只是一名基层的井架工，而郭磊已是身经百战的钻井工程师。职位的差别并未带来隔阂，郭磊把自己对钻井生产的独到见解讲给马克鸣听，毫无保留。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自岗位，唯独这两人被命运带到了同一支井队，还成了师徒。

我环顾整间钻井工程师办公室。墙上的亚克力板上，一块小磁石贴

住了一张题为《I have a dream》的英文演讲稿，字里行间写满了汉语释义，那是郭磊打印出来供马克鸣利用零碎时间学习的。在师徒二人每日写日报必用的那台电脑的桌面上，有两张国际音标表，那是马克鸣特意给最近想学音标的郭磊搜索出来而设置成桌面背景的。

石油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特别简单，又特别深刻。

夜晚，我们在野营房吃完了晚饭，准备连夜赶往库车。

山里的天黑得格外快，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就消散了全部的光亮，来时路上的各色山石、岩层，全都看不到了。

山里的世界，真的和山外不一样。这里不仅有一瞬间暗下来的天，更有突然袭来的山洪，常常会把通向外界的唯一极窄的小路冲得面目全非，拉水车进不来，运钻头的车进不来，山外世界的一切，全进不来。

可是，被一份简单而深刻的情谊牢牢攥着的师徒二人，在山中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

这份情谊让我想起赵斌，普光气田的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亲历过站场硫化氢浓度瞬间升高那一刻的神经紧绷，看见过大巴山四季更迭里的一切奇幻景象，也时时刻刻把一串和家人一道求来的平安符拴在对讲机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跟随他在大山里奔忙。

这份情谊让我想起李勇，供电服务中心西北项目部榆济首站供电队队长。他日夜把守着1546公里的榆济输气管道的输气安全，手腕上长年累月戴着一根细细的红绳。那是他给媳妇买的一串金手链的赠品，贵的手链给媳妇，几乎不值一钱的赠品则自己戴着，一戴就是很多年。

铮铮石油汉，铁骨亦柔肠。纵使历尽风雨，石油人的心里，却总充满温情。这些温暖和情谊令他们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更支撑他们，去往这个世界上湍流着石油河的任何地方。



原载

2025年7月1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流年如花

蒲红霞（荆门石化）

“师父！”60后刘卫东刚进工艺四班，冲着70后高圆一声喊，其他人一听，笑得花枝摇曳。

这都是有渊源的。

2005年那时段，荆门石化石蜡车间工艺四班有个高圆，多次在技术比武中崭露头角，平日里喜欢念叨“此生泰山重，勿作鸿毛遗”警醒自己，也常劝导别人：“好好操作，好好学习，错不了。”有好些人看她这么啰唆，调侃她和唐僧差不多。

班里分来了个80后的柳波跟着高圆学冷冻技术。他身材细条像根竹竿，是厂里的男排主力，走路有时一蹦三跳，性格也活泼，干活儿挺上心，这不活脱脱的唐僧大徒弟孙悟空吗？

没多久，70后孙静刚好从别的班调入四班，石蜡车间那时号召一岗多能，本是成型岗位的孙静也甜甜地喊高圆“师父”，跟高圆学冷冻技术，排行自然在柳波之后。

孙静是个时髦且文静的姑娘，干活儿尽心尽力，有人会想象，她长长的头发烫得像方便面，一大捧，不正好像沙师弟的大胡子吗？孙静听了，咧嘴笑，渐渐地，班里人也就喊她“沙师妹”了。

刚走马上任的四班班长王昭华也来凑热闹，他是个70后，长得周正、帅气，其他人说，这不就是“小白龙”吗？好家伙，连班长都成了“唐

僧师父”的徒弟。

再后来，机缘巧合，身高一米八三体重200斤的刘卫东也从别的班调进四班。他为人宽厚，挺着宽阔的啤酒肚，笑起来两颊间浮现如花瓣般的酒窝，被其他人起哄喊作“二师兄”，他不反驳还顺着喊高圆师父。

这下，唐僧师徒5人可是标准配置了。师父高圆、大师兄柳波、二师兄刘卫东、沙师妹孙静、小白龙王昭华，这些外号在四班甚至石蜡车间流传开来。

荆门石化是依山而建的战备炼油厂，第一代石化人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住干打垒、芦席棚建起了多套生产装置，石蜡装置就掩映在东宝山下的青翠山峦之中。唐僧师徒5人接过衣钵，继续奋斗。

倒班生活日夜颠倒，枯燥且艰辛。唐僧师徒倒是随性，起风的日子，随风起舞，下雨的天气，撑伞高歌，把日子过得春暖花开。

记得一日，沙师妹孙静过生日，班里买来蛋糕祝贺。那天下夜班，休息室里光线暗黄，师父高圆贴近蛋糕想看看上面的祝福语，没承想，大师兄柳波眼疾手快，用手指蘸了点奶油，调皮地抹在师父脸颊上，高圆顺手抹开脸颊上的奶油，直呼：“哎呀，好浪费呀，大家都还没吃呢！”

唱完生日歌，吃了美味的蛋糕，师父高圆看着盘子里剩下的一点奶油，“刚才谁浪费来着？这点也别浪费了！”话音未落，她笑着捻起一点奶油，作势要抹向离她最近的大师兄柳波。

沙师妹孙静心领神会，也嘻嘻哈哈地蘸着盘子里残余的奶油加入了战斗。小白龙王昭华躲闪不及，白衬衣上被点上了几朵小白花。二师兄刘卫东乐呵呵地看着，成了大家左躲右闪的盾牌。沙师妹孙静不依不饶追着小白龙王昭华跑，身着白衬衣的王昭华只得向黑黢黢的室外跑去。越是暗的地方，追兵看得就越分明，结果白衬衣成了花衬衣。

那个夜晚，四班像一壶刚烧开水——沸腾着。

石蜡车间举行排球赛，大师兄柳波球技高超，给沙师妹孙静、小白

龙王昭华传球进攻，连连得分，四班最终一举夺魁。

人总要有一份热爱相伴而行，才能变得与众不同，才能在似水流年中落笔生花。

夏季的荆门石化，厂房闷热得像个蒸笼，但冷室温度一旦超过零摄氏度，蜡液冷冻效果就不好，不但影响石蜡产量，还容易出软蜡。

二师兄刘卫东干冷冻岗位年限长，经验丰富，检查发现系统内的制冷剂少了，于是报告小白龙王昭华，联系氮气站收冷冻剂进石蜡装置，改外流程。师父高圆带着大师兄柳波跑上跑下改内流程、调整压缩机操作。成型岗位的沙师妹孙静和班员们一起看护成型机，适当降低成型机速度。一个多小时后，冷室温度降至零下7摄氏度。

四班在劳动竞赛中多次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那是名副其实的。

参加技术比武，那绝对是师父高圆的强项。看书、背原理、摸流程、练操作，她驾轻就熟，还督促班员一起练。

“转悠啥？回岗位看书去。”

“就是，唐僧师父说你呢，赶紧好好练。”

沙师妹孙静跟着附和，班员们知道高圆为大家好，老老实实回岗位练兵去了。车间技术比武结果公布，高圆、孙静、王昭华全部榜上有名，四班总分遥遥领先，毫无悬念获得团体第一名。公司技术比武，高圆还将金奖收入囊中。

“四班人心齐，干活儿又快又好，是个放心班组。”石蜡车间主任提起四班，一脸春风。

清理冷室既是力气活儿，也是细致活儿。3000多个整齐排列的蜡盘有序进入冷室冷却、翻转，几个月下来，掉落的蜡末儿覆盖在传送链条和冷室底部，影响生产。

清理时，小白龙王昭华带领班里的人站在成型机头卸框架。一副不锈钢框架上排列着6个不锈钢蜡盘，约莫30斤，冷室有500多个框架。

卸完框架大家一起进冷室抠废蜡，拢堆、装袋。冷室里狭小闷热，扁铲、铁锹、钢钎轮番上阵，好不容易才将硬得像石头的积蜡抠下来，汗水和着从运行链条上蹭下的油泥，浸透了工作服、弄花了脸。

一袋废蜡随随便便都有100多斤，能铲出20多袋。大家将废蜡袋拖出来倒进废蜡罐回炉，再给运行链条上润滑油，整个过程至少2天。唐僧师徒们倒是不时说说笑笑，不把辛苦当回事，引得路过冷室的人驻足观望。

四班人一直在传承第一代荆门石化人打下的江山，用特有的少年气质将传承讲述得更加生动传奇。

现如今，荆门石化由以前的炼油生产向特色生产转型，石蜡车间由以前的粗放型生产向高端特色生产转型。为了支援企业特色转型发展，大师兄柳波、沙师妹孙静分别去了东宝山下另一边的加氢重整、润滑油高压加氢装置，师父高圆走上了专业技术岗位，二师兄刘卫东退休了，只有小白龙王昭华仍守着石蜡装置。

唐僧师徒之行好似人生一场醉，终是散场了。但四班人爽朗的笑声、团结一心的面貌、不甘示弱上进心、行动的果决都已成为东宝山的记忆，幻化成岁岁年年的风雨，浇灌漫山遍野娇艳的花朵和葱茏的树木。



原载

2025年7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干菜汤里藏清凉

郦炎奇（浙江石油）

浙江石油绍兴油库的夏天是从陶瓮被掀开那一刻开始的。老陶瓮“啵”地一声吐出咸鲜的气息，晒得黝黑的芥菜干在瓮底蜷缩成团，像藏着整个盛夏的阳光。

油库化验员王东摘下安全帽时，头发已经湿成了黑色海带。刚结束的罐顶采样让他的工服后背析出盐花，安全鞋里能倒出半碗汗水。食堂阿姨早早备好了青花大碗，滚水冲进碗底的瞬间，黑褐色的干菜舒展开叶片，竟泛出些翡翠般的绿意。

“慢点喝，小心烫着。”阿姨递来的第三碗汤在青瓷碗里晃动。王东想起第一次喝这汤的新人时光，那时他总嘀咕“大热天喝热汤不是遭罪”，如今却成了喝得最凶的那个。汤水滚过喉咙时，他仿佛能听见晒场上芥菜被阳光晒得“噼啪”作响的声音。

每年立夏后，油库食堂都会煮上两大桶干菜汤。夏日炎炎，在外操作一圈回来，就像蒸了个桑拿。几年工作下来，以前可乐不离手的王东竟成了干菜汤的忠实粉儿，每次从作业区操作回来，不在食堂喝上两大碗，心中总觉得少了什么。干菜汤不似冷饮的刺激，又不同于白水的寡淡，王东大口喝着热腾腾的干菜汤，额头上汗珠滚落，夏日的酷暑烦躁和操作的辛劳仿佛也随着汗液蒸腾而出。

“看见没，这老菜梗就像输油泵的轴承。”一旁的机修班班长张晓武

浑厚的嗓音裹着笑意，把王东的思绪拉了回来。张晓武正指着沉在碗底的干菜粗茎对新徒弟小钱说：“得经得起滚水泡，耐得住盐分腌。就像上午我们拆卸的那台泵，一步一步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分解保养，别嫌麻烦，别怕累，活儿干透了，问题解决了，对设备的了解也就更深了。”小钱虽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重重点了点头。

食堂小憩后，王东就端着装有干菜汤的陶瓷杯回到了化验室。空调的凉风扑面而来，窗外输油管道的银光在热浪里扭曲，几个身着蓝色工装的身影仍在罐区间穿梭。

杯中的干菜汤还冒着丝丝热气，在冷气中显得格外清晰。王东突然想起父亲说过，老底子晒干菜要选“三日头”——连续三个毒日头才能晒透。这油库里的日子何尝不是这样——巡检、采样、检修，哪项工作不是要经得住“晒”的活计？

化验仪器的指示灯在安静地闪烁，窗外传来隐约的金属敲击声。王东知道，那是机修班在检修输油泵。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还将连续一段40摄氏度的高温，不过没关系，食堂墙角那口老陶瓮里还沉着大半瓮干菜，足够熬过整个三伏天。这些晒足了阳光的菜干，总能把最燥热的时节，都熬成喉头的一丝回甘。

 原载

2025年7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滚烫的布瓦什西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走进布瓦什西，像走进一个大火炉里。

布瓦什西的火从天上来，直射向大地，沙漠地表温度最高时超过60摄氏度。布瓦什西的火也从地上来，从新疆喀什莎车县、叶城县、麦盖提县三县交会的广袤中来，从如火如荼的地震生产中来。

骄阳下，每一粒微小的沙子都像镀了一身金箔，沙丘连绵起伏，于是，沙漠就有了海潮涨落的气势，如同大海在呼吸。走在油画一般的沙漠里，鞋底是热的，把手放在沙子上，只需停留两秒，灼热感立刻就会通向全身。可是你又不得不走，太阳烤着你，热浪撵着你，生产任务追着你，责任心在鼓舞着你。

彭建强说：“过了晌午头，在沙漠里挪一步都费劲儿，人蔫得像被晒抽了的菜叶。”

彭建强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06队钻井班长，每天早上带着钻井班和烈日赛跑。当打下第一口井的时候，东方微微露出一线灰白。当打下第二口井的时候，粉红的云霞涌出天边。此时天气凉爽，温度适宜。队伍经过一夜休整，精气神儿最饱满，干劲儿最足，井打得势如破竹。

“有时候头顶会飘过一朵乌云，真想用绳子把它拽住，不让它走。”彭建强不是没这么想过，无奈，那乌云飘着飘着就飘走了。偶尔会落零星的雨滴，彭建强就会大胆设想，“能结结实实地来一场大雨该多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雨滴落在沙漠里留下的酒窝似的小坑，一场风过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从6月到7月，快两个月了，彭建强的两个愿望一个也没实现，但打井的工作却一直按生产计划运行。

刚到布瓦什西，营地建设如火如荼时，热浪扑面而来，南疆大地的高温天气就像北疆的严冬一样令人胆寒。

凌晨，营地会议室的灯还亮着，里面坐满了项目管理人员。大伙儿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拿方案、定措施，经过十天的反复推演和论证，一系列预防高温天气中暑的安全措施生成。给每一个作业单元配备安全生产保障车，车上配保温箱，箱里装冰块，车上装足量饮用水、应急药品、食品，确保井打到哪里，保障车就跟到哪里。一旦发现人员有轻微中暑现象，立刻送到保障车里进行物理降温。与此同时，有一台应急救援车停在施工现场，以备不时之需。

上午11点，日头渐烈，队员们拧瓶盖的频率越来越快。一口井打完，什么都顾不得，先坐进保障车里或是遮阳网下，一口气喝掉一瓶水。一天下来水喝上十瓶八瓶，全顺着毛孔往外冒，喝多少、流多少，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午后两点，戈壁像块烧红的铁板，钻井队已收工返程，靠着“早出早归”的法子，把一天里最灼人的时辰让了过去。

彭建强很得意，虽然下雨的愿望从来没实现，但与太阳赛跑的钻井队却赢了个大满贯。

保障车在金色的沙梁和松软的沙地间跃动，像一条深海里的鱼，驶出沙漠，驶向停靠在沙漠边缘的应急车。两车交会，互相鸣笛，是问候，是祝福，更是喜悦和欣慰。

布瓦什西的热，依旧是盈天接地。

一夜之间，放线班的季节工热跑了二十个工人。昨晚刚分配完工作任务，早上集合的人突然就少了。排列副队长邓东很头疼。

满世界找人补位，山东、云南、贵州、四川、河北……找不到。生产进度不能拖延，每天的工作任务不能打折扣。邓东的头更疼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居然打听到麦盖提县有二十多名刚从勘探队回来的熟练工。像捡到宝一样，连夜挖过来，培训、体检……

队伍整齐，气势宏大，邓东心不躁了，踏踏实实带着班组长开展工作。

布瓦什西的沙尘暴也来凑高温的热闹，明明春季一过就该偃旗息鼓的，却在高温天里死灰复燃。刚解决人员危机，沙漠又给了个下马威。沙尘暴和浮土区像一对孪生恶魔，轮番考验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

放线班长李秋雨说，沙尘暴刚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远处一堵深灰色的高墙向你移动，这时候要立即、果断通知排列长，迅速组织人员撤离，就近撤到每个作业单元的保障车里，然后开到沙漠边缘的安全区，直到沙尘暴过去才能继续施工。实在来不及撤，人就待在车里，等待救援。

当沙尘暴席卷到眼前的时候，天地昏黄，没有界线，没有边缘，没有轮廓，目及处，世界是混沌的。

沙尘暴的来与去没有清晰的规律，天气预报很难捕捉，李秋雨就养成了随时抬头看远方的习惯。晴朗的天气里，在沙漠视线很辽阔，可以在沙尘暴逼近时安排人员撤离。

沙漠与农田接壤处是两公里的浮土区。浮土比沙子细、软、轻。车子开过去，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五米之外什么都看不到，堪比沙尘暴。李秋雨说：“浮土的欺骗性太强，路明明看起来很平坦，车一开过来，车

轱辘经常陷进去。”

事实上，挥锹挖土的经历项目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把车轱辘周围的土一锹一锹地铲出去。铲完整个人灰头土脸，像土拨鼠一样。赶上高温时段，汗水会把脸冲洗得像脸谱。那时候只想把衣服一脱，“扑通”跳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凉水澡。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车子一定能开出来，如果陷得太深，超过50厘米，自救会很难，只能联系项目上的救援车来拖拽。

车好不容易被拖出浮土的陷阱，回到驻地正好赶上另一场沙尘暴悄然来袭。营地大院上空的国旗被吹得“呼啦啦”响。只见一人迈开大长腿，几个箭步冲过去，镇定地降下旗，有条不紊地捆扎好，然后就往别地去了。

当我知道降国旗的人是后勤组长王新元的时候，便决定采访他。他想了想，很困惑地看着我：“那是国旗啊，刮烂了怎么办？”

走笔至此，寅时已过，沙尘暴退了，天边泛出淡青，温度计的红线悄悄滑到24摄氏度。

帐篷里，鼾声混着风声起伏，万籁俱寂里，这些细微的声响与光影，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地告诉我：布瓦什西的热，不只在日头里，更在这些人心。他们把滚烫的日子，过成了打井时的夯声，一下，又一下，扎实，有力。



原载

2025年7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她们的一百五十天

王 鹏（经纬公司）

8月的四川，闷热潮湿，距离普光气田不远的魏家镇基地，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司解释研究中心测井解释审核员盖晓梅正把最后一摞测井资料费劲地搬进柜子里，资料的纸张边缘有着很多折痕，这是半个月来被她反复翻看的结果。

阳光透过窗户，在办公室桌上投下令人眩晕的光亮。盖晓梅干脆拉上窗帘，看旁边的同事李昕月，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测井曲线，这是需要明天就要拿出解释结果的一口新完钻井的资料。办公室里显得拥挤、有些杂乱，但透着一股忙碌中的充实。今天是盖晓梅和李昕月从河南老家来这儿的第150天，明天，终于到了回家倒休的日子。

记忆如同河流一样翻腾起浪花，盖晓梅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今年3月刚到四川后的一幕幕场景。

为更好地助力普光、通南巴等气田的勘探开发，公司决定把测井解释工作放在四川一线，靠近生产、靠近甲方，以便及时、高效、准确地提供解释成果。在此背景下，3月初，公司在魏家镇租了一套单元房，作为普光解释站的建设之地。

谁作为开拓者？不用多说，摆在面前的是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的挑战，开拓者不仅业务能力要过得硬，而且还要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中

心领导的目光望向了她们。

“没啥犹豫的，上。”两个长期搭班的战友点了点头，就这么决定了。

当时，3月的川东刚结束倒春寒，虽然是镇，但是毗邻山峦，早晚还透着冷，电暖器占据了墙角，文件柜成了临时“文件架”。两张单人床中间挤着一张折叠桌，电脑、打印机和厚厚的资料摊得满当当，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子。“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两个人收拾完后，笑着说。

一天中午，好容易准备改善一下生活、正在小厨房忙碌的李昕月探出头来，手里举着沾着油渍的手机：“晓梅，刚接到甲方通知，明天要提前验收普光108X井固井资料，现场等着下一步的施工。”李昕月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碎花围裙，是出发前母亲给的，说“自己煮点粥比吃盒饭强”，可到魏家镇基地后，两人鲜少有时间做饭。宿舍兼当办公室，深夜讨论数据时，吃泡面是常事，此外，多靠外卖或小店对付。

“我刚比对完这口井的测井原始数据库，两组声波时差和现场记录对不上，得跟测井小队确认下。”盖晓梅指点着被红色标注的异常数值，“上次马3号井就差0.2个单位，倒查后才发现是现场仪器校准后没更新参数标签。”

李昕月点了点头：“要不咱明天再做排骨吧？”顺手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最近几天一直没休息好。前晚视频时，女儿哭着要“妈妈讲小熊故事”，她只能哄说“妈妈有点忙，等回去后给你买小熊玩具”。挂断后，她盯着女儿扎羊角辫的照片出神，直到盖晓梅递来菊花茶，杯壁烫得指尖一颤。“等忙完轮休就好好陪孩子。”话虽如此，两人都清楚，解释站刚筹建，资料验收、测井解释、固井评估哪样都离不得人，家里的技术人员也是连轴转，所以，“轮休”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的暖心安慰。

甲方的任务就是吹响战斗的号角。盖晓梅当即拨通测井小队队长电话，那头满是机器轰鸣声，小队正在另一工区施工。“盖工，我马上让技术员查你说的这口井的原始传输日志，对照实时读数反馈。”

李昕月也没闲着，打开数据共享平台调出实时传输曲线，又导出原始数据库对应记录，调整着曲线时间轴：“等现场发日志来，咱们先核对传输时间节点，再对照仪器参数。”

十分钟后，施工队发来日志和读数照片。两人盯着屏幕比对：“你看，现场校准后更新了参数，记录时误填旧数值，才导致原始数据跟实时曲线差2个单位。”

和小队视频连线接通后，现场技术员念，李昕月核对更新平台标签，盖晓梅同步在验收表上逐一标注“参数已核实，数据一致”。一个多小时的忙碌，等确认完最后一组数值，盖晓梅松了口气：“这下对得上了，固井评估能正常推进，不用返工改报告了。”

吃饭时，李昕月忽然冒了一句：“昨天我妈发消息，说家里小区里的樱花开了。”盖晓梅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轻声说：“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工作。我爸在油田干了一辈子，总说‘石油人就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现在我才算明白了他的这句话。”

岁月如歌，工作中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日子忙碌里溜得飞快，从初春黄葛树抽新芽，到盛夏满树浓荫，宿舍里的折叠桌换了无数次位置，资料册堆了一摞又一摞，打印机的墨换了一回又一回。有次连续三天出三口井的完井测井成果草图，盖晓梅累得趴在电脑前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条薄毯子，桌上放着碗小米粥，里面卧了个荷包蛋。“你胃不好，得补一补啦。”李昕月的声音哑得厉害，盖晓梅看着她眼底的血丝，鼻子突然一酸，正是有了两个人的温暖相伴，才一路无畏无怨地奋勇前行。

7月的川东进入酷暑，蝉鸣吵得人耳朵疼，她们却接到了更急的任务——7天内完成4口井的固井、中完或完井解释报告，参与3口井的中完和完井讨论。

那段时间，宿舍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键盘敲击声和打印机的“吱

呀”声，成了深夜里的主旋律。有天半夜1点多，盖晓梅正对着屏幕写报告，突然听见抽泣声，原来是李昕月盯着手机里女儿在游乐园的视频，那天是孩子的4岁生日，她对于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一直深感内疚。

“等忙完这阵，我陪你一起回家看孩子。”盖晓梅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咱们多干一点，气田就能早些上产、给单位多创效益。”李昕月抹了把眼睛，“继续干！”那天夜里，两人忙到凌晨4点，东方泛起鱼肚白时，报告终于打印出来，封面落款的“普光解释站”几个字在两个人的眼前显得如此厚重，盖晓梅突然想起刚来时，中心领导叮嘱过的话：“作为测控人，咱们舍小家为大家，是责任，更是义务。”

光阴似箭，在忙碌中5个月就这么过去了，在资料的翻阅声、键盘的敲击声、山路的奔波里，这些日子悄没声地成了回忆。昨天，当她们把最后一口井的测井成果报告交给甲方技术负责人时，对方竖起大拇指：“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几个月，你们两位把所有井的活儿都干得这么细！可以说撑起了咱们气田建设的半边天。”

得知同事要来换班让她们回去倒休的那天，两人特意乘坐工程车再次去钻井现场观看。钻塔巍峨，群山回响，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像银色的巨龙，顺着山势往远方伸展。李昕月掏出手机拍了很多照片，说要发给女儿：“告诉她，这里就是妈妈和阿姨工作的地方，家里的天然气说不定就是从这儿送过去的。”

盖晓梅望着眼前的景象，风拂过黄葛树的叶子，沙沙地响。这5个月的日子山呼海啸：宿舍里挑灯鏖战的夜晚，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山石巍峨；在前往工区和甲方的山路上赶早的清晨，露水打湿了鞋尖；想家人时忍住的眼泪，喝了半杯的菊花茶，还有那碗冒着热气的小米粥……这些细碎的瞬间，都成了心里最温暖的印记。平凡的日子、平凡的工作、平凡的忙碌，她们用一份平凡女性特有的担当，在普光气田的土壤里，写下了新一代石油女工的故事。

“我们20天后就会回来的。”盖晓梅轻声说。阳光照在二人身上，红色的工装像两面鲜艳的旗帜在风中飘扬。

她们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段新的开始。

原载

2025年9月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荒原“战蚊记”（上）

尹希东（胜利油田）

老天为何如此捉弄人，越是有石油的地方，越是荒凉；越是荒凉的地方，蚊子就越多。而石油人的脾气为何又如此倔强，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喜欢去。石油人的生活，在与蚊子的相伴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人生，痛楚中藏着职业的荣耀！

这片荒原，是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冲积出的一片片河海相依的扇形淤地，镶着河的魂，嵌着海的魄。我从20岁参加工作，来到这片荒原，就再没有挪过窝，就像荒原上的一棵红荆条，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直到40年后退休，我还是没有离开过这片荒原，这里已经成为我骨子里的故乡。它位于黄河入海口。

从宏观上讲，这片荒原足够大，面积有5000多平方公里。在国家地理上叫黄河三角洲，名称在世界上是具有唯一性的，不可复制。从微观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生活在渤海岸边那片荒原里的一个小小的点。从这个点的坐标辐射出去，向北、向东，只是与滔滔渤海一堤相隔，向南则距离滚滚黄河不过40公里。这片荒原的地貌，大多是以滩涂、芦苇、沼泽、湿地、碱蓬为主。

距离最近的油城——东营市，有100公里。若是夏天爬到井架的高处一眼望去，这片荒原空旷、荒凉，一直绵延到了渤海边。或许人迹罕至处，才是最美风景源。蓝天、白云、芦苇丛、红柳滩、大海、河流、

采油树、井架、飞鸟、盐场、虾池……在这里交相辉映。

初来乍到的新鲜感，久而久之的孤独与寂寞，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已从青春小伙儿熬成一介白发老头（人们习惯叫老石油），回想一下石油人生的旅程，修了多少口油井不记得了，蹚了多少道水泡子、野沟野壑不记得了，走过了多少荒滩草地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了那一只只、一群群乱舞的小小蚊子，且蚊子的影子已经像无数的魔爪一样，不知不觉扎进了骨髓深处，以致夏天的某一个深更半夜的梦里常常被咬醒。至今，身体肌肤上的某些部位遗留下的伤疤，还时不时抓挠着我的心，那不仅仅是一个个伤疤，更是一份刻进心底的清晰记忆。在荒原，我们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蚊子。我们恋着荒原，蚊子恋着我们。

初尝蚊子滋味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们一群毕业于油田技工学校的小伙子，参加工作来到了黄河北岸靠近渤海的黄河入海口最顶端的“五号桩”荒原。

记得那天，客车从东营“九二三厂”基地（那时，都称“胜利油田”为“九二三厂”）出发，大约行进了30多里地，就到了垦利县黄河渡口。听司机说，过了渡口，去“五号桩”的荒原只有一条沙子路。客车下了摆渡船后，就沿着沙子路前进，路很窄，只能勉强两辆解放车并行。路两边的野草丛看上去有一人多高，多是芦苇、蒿草。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野草。仲秋的天气依旧热，车里人多，没有空调，有的人就打开窗户透气。忽然就有一群蚊子随着车子掠起的风，呼地一下从窗口旋进了车里，接着人们就感觉身上痒了起来。这时，车里立即乱了起来，大家纷纷拿出毛巾、蒲扇扑打蚊子，有的脱下衣服扑打，还有的挥动双手拍。因为没有人带着防治蚊子的药，大家就这么忍受着，被

动地阻挡着乱飞的蚊子。等到了目的地，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手背上，凡是裸露的地方，都被叮咬出一个个大包。

到了队上，队上的领导给我们分了宿舍，每个人领了被褥、蚊帐、粮票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后，就拿着一个小小的铝饭盒去食堂打饭。这是参加工作后吃的第一顿饭。食堂里没有餐桌，从一个小小的窗口把粮票递进去，打上饭菜后，各人就端着饭盒回到队上吃。就是那顿饭，让我们真正领受了蚊子的厉害。当时太阳还没有落山，还有一竿子多高。我问队上的老师傅，为啥带着太阳就吃饭？老师傅苦笑着说，为了对付蚊子，如果吃饭晚了，要躲进蚊帐里吃饭。

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密密麻麻的蚊子，立即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如果站在宿舍外面，蚊子直接打脸、碰头，“嗡嗡嗡”地追人。

下白班的职工从值班车后敞篷跳下来，穿着湿透的工衣，得飞快地往宿舍跑，跑慢了，汗臭味浓的工衣会吸引蚊子，挨蚊子咬是一定的。他们换下油渍的工衣，要换上厚衣服才能去食堂打饭。打来饭后，要钻进蚊帐里吃，因为宿舍里也有躲藏的蚊子。最安全的、不受蚊子咬的办法，就是钻进蚊帐。还有的人在宿舍外边，点燃天然气，在热气的驱赶下，才能吃顿安生饭。

转眼到了10月份，蚊子少点了，我趴在宿舍的铁床上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记得信中是这样写的：这里生活好，每顿有白馒头、炒菜，菜里有大块的猪肉片子。第一顿饭吃了5个馒头。八个人一个大宿舍。别挂念。其他，就是蚊子太多，比家乡多多了，咬得身上到处是大疙瘩……

春天的蚊子

准确地说，黄河口荒原上的蚊子，以每年3月初的惊蛰节气为标志。这个时节的蚊子分为两种，一种是老蚊子，就是能度过冬天的蚊子。

根据昆虫学家研究，当年出生的蚊子，大约有20%能存活下来，而且能存活下来的蚊子大多是母（雌）蚊子。其余的蚊子当年深秋季节就自然灭亡了。这些存活下来的老蚊子，生命力极强，整整一个冬季，隐藏在宿舍里，或是潜藏在厚厚的枯草丛中某个角落里，不吃不喝，等到春暖花开。当天气乍暖还寒之时，这些老蚊子便苏醒了，刚刚醒来的老蚊子，脾气还不那么疯狂，只是偶尔逮住人咬一口。当天气日益变暖，大约到了4月上中旬，这些老蚊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荒原狂舞。于是有“老蚊子咬一口，能顶新蚊子咬三口”之说。老蚊子经过往年的锻炼，“牙齿”变得更加尖利，嗅觉也更加灵敏。换句话说，就是已经积累了吸血的经验。

另一种是新蚊子，即当年出生的蚊子。黄河口荒原近黄河、渤海，荒原里沟壑纵横，芦苇丛生，是蚊子天然的孵化地。蚊子的繁衍始于水中。雌蚊将卵产在水面，这些细小的卵粒在水中静静等待孵化。不久后，卵中便会钻出扭动的孑孓——这些蚊子的幼虫以水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及有机碎屑为食，在水下跳着生命的舞蹈。经过几次蜕皮后，孑孓会化为逗号状的蚊蛹，最终羽化为成虫。成年雌蚊在受精后会产生强烈的吸血欲望。它们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来促进卵的发育，因此会不遗余力地寻找血源。饱餐后的雌蚊会寻找适宜的水体产卵，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荒原上，春天的雨下得比较勤，一下完雨，一拨又一拨的新蚊子就滋生了。这个时节，老蚊子、新蚊子，还比较容易分辨。新蚊子颜色为褐色，体形有些大，个个凸着大肚子，翅膀比较娇嫩，在空中飞舞得慢，因咬人缺乏经验，所以新蚊子咬一口，痒的程度，人还能忍受些，而这时的老蚊子就不一样了，见了人毫不含糊，下嘴极狠，咬一口就够人受的。但相对一年中蚊子横行的夏秋季节来说，石油工人在春天还是比较幸福的。

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后勤部门从春天开始，就要上报会战指挥部防蚊防暑计划。在夏季到来前，就必须把蚊帐、防蚊帽、防蚊罩等物品发到职工手中，时刻准备着与小小的蚊子打一场“持久战”。让石油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小小蚊子的骚扰和攻击，竟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它，只能是被动地预防和抵挡。更让我们不明白的是，几千米深处的石油不挖出来誓不罢休的石油人，面对小小的蚊子时，竟然显得无可奈何，甚至“狼狈不堪”。说实话，再酷热的“热老虎”我们能对付，再大的暴雨我们能忍受，再深的泥沼我们能涉过，但对于小小的蚊子，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蚊子极小，一打就飞，与人捉迷藏，而且叮咬时，是偷袭，乘人不备。当咬得人奇痒难忍时，打还打不着，有时逮住了，一巴掌拍下去，蚊子是血肉模糊了，可拍得巴掌得疼一阵子。为此，望着乱舞的蚊子，常常是恨得咬牙切齿，却奈何不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听到一句：××蚊子祖宗！

有时被这小小的蚊子折磨得痛苦不堪时，甚至犯了唯心主义：是不是荒原的哪一辈子欠过这些蚊子祖宗的债？致使蚊子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孕于斯、长于斯、肆虐于斯，年年岁岁生生不息着。

只要不离开荒原，没有人能幸免。有的人调离荒原，不是因为环境的艰苦，而是受不了蚊子折磨之苦。我的一位徐姓工友，被推荐上了油田职工大学，后又考取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专门研究昆虫，他曾经对黄河口荒原上的蚊子做过系统研究，发现这里的蚊子种类竟有20多种。他收集了各种蚊子的标本，什么颜色的都有。他曾经在油田和采油厂举办过一次蚊子标本展览，吸引了大批油田职工前往观看，后被吸收为中国动植物标本学会的会员。问他为什么偏有这种业余爱好时，他说：“我尝够了蚊子的滋味后，忽然就生出了研究蚊子的念头。”

夏天的蚊子

黄河口的春天比较特别，按说，到了4月下旬正是春天的黄金季节，但地处黄河与渤海臂弯里的黄河口荒原，春天与夏天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天气热得早、热得快，石油人似乎没享受多少春天的温柔，一下子就转换成了炎热的夏天。

夏季是蚊子最欢呼雀跃的时节，是它们展示本性的舞台。等到荒原上的野芦苇、野荆条、各种野草，呼啦啦地蹿出来绿成一片后，花腿蚊子、黑色蚊子、褐色蚊子、棕色蚊子等各种蚊子，一天到晚就精力充沛地在荒原上高歌乱舞。有一句俗语流传在石油人中间，叫“蚊子见了血，一动不动”。蚊子吸荒原里所有带血的东西，比如牛、马、野鸡、飞鸟等等，当然不放过石油人。在蚊子的眼里，似乎我们这些身穿衣服的石油人，比那些浑身长毛的动物更好欺负和对付。有毛的动物，隔着密密的毛，难以实现蚊子们肆意叮咬的快活，而我们石油人在异常炎热的夏天，不会总穿着厚衣服的，当汗水湿透了工衣后，贴在身上难受，常常脱掉上衣，或者只穿着短裤、背心，也就是说总要裸露身体的。而这些躲藏在草丛里、芦苇叶上、水沟旁的蚊子，瞅准了机会，就会变得异常疯狂。那一刻，偌大的荒原陡然成了蚊子们主宰的天地。无论白天、黄昏还是夜里，只要人在的地方，飘着汗臭味或睡觉打呼噜、喘粗气的地方，就会响彻着纷杂的嗡嗡声，俨然成了一处处围猎场。它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一只只扑上去，飞快地用“探雷针”探寻到自己喜欢的美味佳肴，伸出带着毒液的长针，不费吹灰之力刺进黝黑的皮肤，饱餐一顿，饥饿的肚子瞬间凸了起来，等到你感到痒时，为时已晚，它们早已以极快的速度飞得无影无踪了。看着鼓起的已经没有血色的硬硬的白色疙瘩，人们或抓或挠，或涂抹点紫药水，或用大蒜瓣的液汁擦一下。那时还没有防治蚊子的风油精、驱蚊水一类的药。

石油人经过多年的叮咬后，发现有两种蚊子叮人最厉害。一种是花腿蚊子，身体是灰色、六条腿灰白色。这种蚊子速度快、毒性大，发现吸血目标后，飞箭般地扑上去，盯住某处部位，那小小的针头锋芒毕露，吸血的时候，人根本感觉不到，被咬完后立即鼓起一个大包，痒得难以忍受，越挠越大，连成一片，甚至有碗口那么大，痒得人恨不得抓挠下一块肉来。

另一种是黑色蚊子，这种蚊子有“隐形飞机”之称，因为体型极小，隐蔽性强，不容易被发现。咬人时无声无息，特别狠。当它饱吸血液后，整个体形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像一枚超重“导弹”，导致飞行速度缓慢。等人发现后，一边骂着蚊子的娘，一边伸出巴掌，当掌心里是一摊摊鲜红的血时，才感到十分解恨、过瘾。

夏天里，最煎熬的是上夜班。说实话，井队里的石油汉子，长年累月地干活儿，个个都长着一身腱子肉，不怕干重活儿，比如：一根外径3寸半的油管长9.6米、重达150公斤，两个人抬起来，扛到肩膀上就走；一个夜班起下油管500多根，意味着重复起下动作500多遍，这样的活计，没有人喊累，但最打怵的就是怕蚊子咬。重复500多遍动作，意味着至少要受500次甚至1000次的叮咬。井队生产是连续性运转，当天夜班的活儿必须按计划干完。

一到上夜班时，人人都得全副武装起来，头戴防蚊面罩，脚穿高筒雨靴，穿一件工装不行，外面必须再穿一件。有的还穿上了薄棉衣，虽然热得难受，但总比被蚊子叮咬好受些。队上为了激发大家上夜班的积极性，夜班工时，要比白班多一倍。但即便出台了激励工时制度，每当上夜班时，还是有人故意说病了，向队上请假不上夜班。于是，队上又要求“病人”必须到医院开具请假条，但装病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也是被人嗤之以鼻的。

施工井场，大都在一望无际的荒草野坡里，生长在这些地方的蚊子

仿佛都饿红了眼。探照灯一亮，发动机一响，犹如向蚊子发出的信号弹，那些躲避在草丛里的蚊子听到后，好似得到了统一指令，齐刷刷地聚焦到了井场。瞬间，探照灯四周一片片盘旋、飞舞的黑云彩，轮番向夜班人员袭击。一团黑云彩被炽热的灯光烤焦了，另一团黑云彩又飘来了。一个夜晚下来，每个探照灯下，是厚厚的一大堆烤焦的蚊子。面对疯狂的蚊子，石油人只能被动地应对着。尽管穿着两层工衣，汗水湿透后，就成了一层透明的布。为此，很多人故意不洗工衣，一层层油污把工衣变“厚”了，有油污的阻挡，蚊子的针就扎不进去了，这一招，对付蚊子还挺管用的。

上夜班，大家最打怵内急。那时，井队野外作业，没有专门的厕所，内急了，只能去草丛、芦苇地解决。为应对这种情况，队上给每个班组配了几把蒲扇，谁要内急，就先拿蒲扇驱赶蚊虫。有个工友，吃海鲜闹了肚子，还坚持上夜班，结果他频繁跑出去解决内急，被蚊子叮得浑身是包，最后引发了局部感染，不得已住进孤岛基地医院，打针治疗。

三伏天的荒原，探照灯的光里总飘着打不散的蚊群，石油人的工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油污结了一层又一层。没人知道，这满身的汗水与疤痕，还藏着多少关于“战蚊”的故事。

 原载

2025年9月1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荒原“战蚊记”（下）

尹希东（胜利油田）

在黄河口的荒原上，那些被蚊子咬出的疤，渐渐成了荒原上最特别的勋章。

记得，井队上有个小名叫“大虎”的人，是一名上山下乡知青，从青岛招工来的。他五大三粗，是一名班组长，领着工友干活儿猛，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所在班组奖金全队拿得最多。

大虎皮肤过敏，特别怕蚊子，蚊子叮一下，立马浑身泛起红疙瘩，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工衣。夏天蚊子多，他只上白班，白班蚊子少，工友们心疼他，也不让大虎上夜班。有一年三伏天，队上在渤海滩涂上抢上一口重点油井，要求24小时内拿下来，大虎二话没说，带领全班弟兄上了井。现场满是蚊子、小咬、牛虻，嗡嗡声交织在一起，他们一直战斗到天明，确保任务顺利完成。事后，大虎整张脸都变了形，双眼肿得只剩了一溜缝。

“一把抓”的真名叫王秀城，1.85米的个子，体重99公斤，是井队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工友们叫他“一把抓”，缘于两个说法：一个是，有一年下雨天，施工现场的动力电线漏电，他检查井架绷绳时，手抓绷绳，被电击中，幸亏工友及时救下；另一个是他技术厉害，没有他处理不了的老大难井。“一把抓”比较胖，出汗多，蚊子格外“馋”他。为了把好质量关，他几乎每天跟井，盯在施工现场。用他的话说，不怕荒原里的

豺、蛇之类的动物，就怕这些蚊子。上夜班时，他的工衣一会儿就湿透了，热得“一把抓”嗷嗷叫，脱下工衣又会招蚊子。他只得一会儿待在施工井场，一会儿跑进野外板房躲藏，就这么交替轮流着。他自述，蚊子已经把他折腾成了半个“神经病”，急了，还会大骂蚊子。有时候，他会薅来一把干枯的野草，捆成“火把”，蘸上柴油点燃，追着成群的蚊子跑，能追出去老远。

“一把抓”意识到胖招蚊子，就想节食减肥，可送饭车还没来，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他只好在裤兜里装几块糖，饿极了的时候，就吃块糖垫垫，就算这样，也没减下肥来。后来，他干脆脱光了上身，抡着油工衣嚎叫：“咬吧，咬吧，咬个够吧！老子身上咬出老茧就不痒了！”看到“一把抓”被咬得满是肿块大疙瘩，工友们就到野草地挖野蒜头、采薄荷叶，在他背上反复擦，用以减轻他的痛苦。

当时没什么有效对付蚊子叮咬的药，队上送饭的老李，从老家湖北蕲春讨来了一个“药方”，用艾灸的方法可以对付蚊子叮咬起的红疙瘩。大家从野草地采来艾叶，晒干，搓成艾绒，用报纸卷成艾条。每当被蚊子叮起红疙瘩时，就点燃艾条对着红疙瘩处使劲烤，当烤得皮肤突然有一股钻心般的疼痒感时，接下来红肿的疙瘩就消失了。这法子十分管用，在井队里悄然盛行起来。

后来，队里干脆开了块地种艾草，晒干卷成粗艾条存着，上夜班的人都领几根。不过有时不小心，烤出了水泡，好了后，皮肤上便留下疤痕。

地质技术员赵茶花是重庆姑娘，1.5米的个子，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她的父亲是最早来黄河口的石油人，转业后就扎进了荒原。赵茶花出生前，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要是生个闺女，就叫茶花，咱重庆的花，耐活，以后不管到啥地方，都能好好长。”

这井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子汉，突然来了一个漂亮女性，井队一时像

炸了锅。不管哪个班上井，都想让赵茶花跟自己的班。赵茶花穿着灰色的工作服，每天都跟班上井，监管施工质量，任何施工细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干完自己的活儿后，她也不闲着，会用棉纱蘸着柴油，擦洗满是原油的下井工具。累了，她就去荒原里采野花，队里的人，也会采来大把大把的野花送给她。荒原上，一年四季都有野花开，赵茶花总是被鲜花包围着。她那简陋的房间里，也总是溢满了花香。

赵茶花不仅性格开朗，还会唱歌，令大家称奇的是，她的脸夏天怎么也晒不黑。可蚊子没饶过她，白净的脸上满是红肿和疤痕。赵茶花20岁生日那天，大家在野外板房里给她过生日。大家高高兴兴的，有说有笑，照相时，赵茶花拿出镜子照了一下，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看，蚊子把我的脸咬成啥样了！”她的哭泣让所有人心里都不好受，好像赵茶花的脸，就是大家的脸，大家多么想分担掉她脸上的斑点，还原她美丽的容颜，可是，却无能为力。

这时，一直暗恋着赵茶花的“一把抓”王秀城，突然“啊”的一声大叫着冲出板房，在草丛里抡起工衣疯狂地扑打起来。赵茶花走出板房，看到“一把抓”满头大汗的样子，扑哧笑了：“傻不傻啊？”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赵茶花接受了“一把抓”王秀城的爱。

荒原文化生活单调，上级每隔一两个月，会来放一次电影。为了对付看电影时蚊子的叮咬，每个人都会从路边采一把苦蒿，一边看、一边打。往往电影看了不到一半，就被叮得受不了。等看完电影回来，身上早已被叮出密密麻麻的疙瘩。回到宿舍，只好脱得光溜溜的，相互用艾条烤，用野蒜、薄荷叶的汁液涂抹。蚊子一次次地咬，大家一次次地涂抹，石油人的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荒原里生活习惯了，被蚊子咬惯了。当冬天没有蚊子叮咬时，皮肤竟会莫名地想念那熟悉的刺痒。这种近乎荒诞的思念，何尝不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当钻机轰鸣惊起又一

群蚊子时，我们依然会笑着摸一摸脸上的疤痕，因为这就是石油人最硬核的勋章。



原载

2025年9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油枪上的密码

周云龙（云南石油）

暴雨拍打着油罐区的防雨布，像霍忠当年敲她安全帽的节奏。田韵伶蹲在加油机底下，手机电筒的光抖得厉害。2020年8月18日，这是入职的第9天，她又把加油枪的传感器拆坏了。

“急着给机器办退休啊？”阴影里传来熟悉的沙哑声。霍忠举着伞站在雨里，蓝工装的袖口卷到肘弯，露出小臂上一道月牙形的疤。

田韵伶慌忙爬出来，将满手油污在工装上蹭出黑印。三个月前霍忠宣布要退休时，这个总捧着平板电脑研究智能系统的姑娘，是站里唯一敢接他班的人。

“师傅，这传感器的参数总对不上。”她把故障代码调出来，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在雨雾里模糊不清。霍忠却没看，径直走到另一台加油机前，捏住枪柄轻轻一旋：“听！”

雨声里，传来细微的“咔嗒”声。“这是老伙计在喘气。”霍忠的手指在冰凉的金属上滑动，“智能系统算得准流量，可算不出油管里的空气什么时候会捣乱。”

田韵伶忽然想起上周的早班，霍忠让她凌晨4点去摸油罐的外壁。“夏天罐里的油会睡觉，温度超过25摄氏度就得醒盹儿”。当时她只当是老规矩，直到今天才发现，传感器的温度补偿值，总比霍忠用手背测的低两摄氏度。

雨小了些，霍忠从工具包掏出个铁皮盒。里面没有精密仪器，只有半截铅笔和一沓泛黄的纸。每张纸上都画着加油机的草图，不同颜色的笔迹标着“雨天慢三扣”“高温加半格”之类的字样。最底下那张，是霍忠画的加油枪握法——食指要比中指突出半寸，说是能稳住手腕的劲儿。

“智能系统会报警。”霍忠把铁皮盒塞进她手里，掌心的温度透过油污传过来，“但不会告诉你，冬天的油枪冻住时，该往哪个方向哈气。”

那天傍晚，田韵伶在系统后台加了条新的备注：当环境湿度超过80%，手动修正流量参数0.5%。她想起霍忠胳膊上的疤，突然明白那道月牙形的印记，之所以和加油机流量计的校准刻度有着惊人的重合，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都习惯在手臂上做个标记，在进行加油机自校时，能更快速准确地进行校准。

2022年7月，在云南省加油站操作员职业技能竞赛上，田韵伶取得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评委问她秘诀时，她从口袋里摸出那个铁皮盒，展示了霍忠画的暴雨天操作图。

“我师傅说，机器认数据，可油认人心。”她举起加油枪，食指比中指突出半寸。

台下第三排，霍忠正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悄悄抹了把眼睛。他在加能站时戴的老花镜，镜片上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油渍，像极了当年教田韵伶认油罐刻度时她不小心溅上的油星。

如今，田韵伶早已成长为公司运营部副经理，在给2025年新入职员工上课时，总是从“雨天慢三扣”“高温加半格”那张纸讲起油枪上的密码。

 原载

2025年9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揉进石油的光阴

赵静雯（中原油田）

晨光初绽，抽油机的影子在井场漫漶开来，像谁将半卷宣纸铺在大地上，墨痕随日头渐高缓缓晕染。这时，我总想起父亲的双排皮卡，车斗里工具箱上剥落的红漆，似凝固的霞光；想起母亲那件洗得发灰的白大褂，像极了漫过岁月的云絮。两根无形的经纬，织就了我生命里最绵密的网，网住了东濮凹陷的风沙，更网住了父母那股刻进骨血的韧劲儿。

父亲手中的方向盘转了43年，比我走过的岁月还要长。1985年，他从原中原油田井下作业公司调到原采油二厂时，那辆“红星130”的方向盘早已被磨得发亮，像块被手掌焐热的和田玉。

“那时候井场哪有路啊！”父亲总爱摩挲着褪色的准驾证，指腹抚过塑封上模糊的钢印，喃喃道，“卡车开在土路上，跟在戈壁滩里瞎闯没啥两样。赶上连阴雨，车在泥里哼，人在车外挣，把人难为得没办法……”

可只要单位领导一声“小赵，重点井有情况”，他眼里便立刻燃起星火，连夜往井场冲的劲头像极了岑参笔下“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的边塞将士。

我见过父亲当年的照片，米黄色卡车停在井架下，他倚着车门笑，工装洗到泛白，与黝黑的肤色撞出鲜明的光，裤脚还沾着东濮凹陷的泥土——那泥土里混着原油的气味，30多年后仿佛还能从相纸里渗出来，连同他身上那股“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的执拗，一起钻进了我的

记忆。

母亲则跟电话打了半辈子交道。我刚满周岁时，她便在原中原油田采油二厂通信队当接线员，50部电话像列队的士兵整齐划一。总机信号灯一闪，她的声音便如春风拂过：“你好，请问接哪里？”

1989年的冬天特别冷，她说那时“手指冻得像根冻萝卜，捏着接线头直打哆嗦”。老相册里有张她穿白大褂的照片，卷曲的头发被风揉过，有些乱，清瘦的面庞藏在厚厚的围巾里，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像落了雪的星星，专注得发光。

“你听！”她指着照片的边角，“在这张照片里我还能听到电流声呢。”我凑近了，仿佛真听见滋滋的电流裹着她的声音穿越时空。

总机撤了之后，母亲转做外线员，背着工具包顺着梯子爬楼房，一千便是20年。

“刚开始时，爬到二层腿就软。”她轻描淡写地说，“有回给5楼用户装电话，在窗户外打完眼，进了屋一屁股坐在地上，腿软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原来，女工的豪迈，未必是奋战在井场，也可以是纤弱的肩膀扛着工具包，在寒风里攀爬的倔强。“认准了就得咬牙坚持……”她常常对我这样说。

我是在电话铃声与卡车引擎声里长大的。幼儿园放学后，我总先跑到电话站，看母亲戴着耳机转接电话，指示灯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像揉碎了的星星。有时父亲的卡车恰好路过，他会在楼下按三声喇叭，短促的鸣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母亲便从窗口探出头挥手，电线在她身后晃悠，像系着根风筝线。原来，所谓牵挂，就是有人在这头接响喇叭，有人在那头应声挥手，不必说什么，便懂了所有。

“你爸总说，路是车轮辗出来的，线是用手连起来的。你们，要把这条路走得更远、线接得更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传承，不过是前

人栽树时埋下的种子，在后人心里发了芽——父亲的担当、母亲的坚韧，早已顺着这“路”与“线”，长成了我骨子里的东西。

去年，我带儿子去看父亲当年的车库，旧址已改成数字化调度中心。大屏上跳动的数据流，将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的脉络铺展得像幅立体的掌纹，抽油机、计量站、输油管线标志灯在屏幕上呼吸般闪烁。

“姥爷就是从这里开车出发的吗？”儿子指着屏幕上的井场问。

父亲笑着指向某处的光点：“你看那些抽油机，都是姥爷送过配件的老朋友。”

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父亲鬓角的白霜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像岁月的银线，缝补了新旧时空的裂痕。而我知道，那些藏在父亲方向盘和母亲电话线里的精神，正顺着这银线，悄悄传给下一代。

**原载**

2025年9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跟师傅学徒弟的日子

赵海燕（江苏油田）

“别着急记，先学会听。”晨光熹微，师傅周社荣大步向前，边走边叮嘱。身后的徒弟陈志强攥着崭新的巡检本，指尖无意识地抠着封皮边缘，渗出细密的汗渍。

去年秋季，陈志强入职分配到江苏油田采油一厂富民巡检班，这是他跟师傅学技的第十个月。

与其他师傅不同，老周的教学从不需要笔记本。他带着小陈穿梭在蛛网般的管线间，突然停在富125-5增压泵前，喊了一声“闭眼”。

嗡鸣声如潮水般涌来。小陈听见风声、增压泵电机的运转声、不远处抽油机规律的运转声，还有自己过快的心跳声。

“上周三的录音。”老周掏出屏幕碎裂的旧手机，播放一段嘈杂音频后询问：“现在听出什么？”小陈屏息凝神，终于在恒定嗡鸣中捕捉到细微的“滋滋”声，像夏蝉振翅般急促。他这才反应过来：“师傅，是不是填料坏了。”

“有点耳力了。”老周眼角漾开笑纹，“设备跟人一样，喘气不对就有毛病。”他缓慢打开泵盖，果不其然，只见其中一根柱塞出现轻微渗水。找到原因，师徒二人快速维修，并肩听着修复后平稳的嗡鸣，像听一首古老的劳动号子。

“老周，井上有情况！”这句呼唤，周社荣听了30多年。身为岗长，

他的手机永远设置成震动加响铃。食堂最后一个端碗的总是他，常常刚扒两口饭，手机一响放下筷子就往井场跑。在这个散布着数百口油水井的巡检区域，每口井的“脾气”都装在老周心里。

得知富46-1井产量下降，老周带着小陈前往核实。这次，老周先给小陈讲解油井故障的诊断方法。“油井正常生产的示功图像是平行四边形，如果上载荷线突然往下走，变成菜刀把的样子，十有八九是供液不足。”说着，老周打开“岗位通”App，调出富46-1井的示功图，指尖沿着曲线慢慢滑给小陈看。

小陈盯着屏幕，又有其他疑惑：“师傅，要是油管漏失、抽油杆断脱呢，曲线如何变化？”“喏，所有油井的‘病历’都记在上面。”老周掏出磨得发亮的工具包，拿出个蓝皮本：“往后遇到拿不准的，先看曲线找疑点，再到井场核实。示功图看异常，现场数据是尺子，这两个结合起来用，才不会看走眼。”

师徒每天穿梭在不同的井场，老周的声音时远时近，小陈跌跌撞撞地跟着。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小陈通过不断实操训练，掌握了抽油机减速箱异响的处理方法、如何合理调整防冲距更利于抽油泵生产的窍门，逐渐成长为班里的技术骨干。

当看到小陈独自解决故障井来回奔跑的模样时，老周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正穿过时光走来。

又是一年萌新入职，有新员工跑来请教问题，小陈下意识起身：“闭眼听三秒。”说完自己先愣住，不知何时他已习得师傅的口吻。



原载

2025年9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别样国庆检修情

饶 艳（河南炼化）

9月25日晚上，河南炼化聚合装置开始氮气置换，进入交付检修关键期。作为企业新闻宣传员，我一定去现场看一看。

18时20分，走在通往装置的路上，检修的气味与清甜的桂花香交织在一起，这特有的混合香气，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

“来，来，吃月饼！还是本家制作的红绿丝老月饼。”刚走到聚合装置主控室门口，郝秀芬爽朗的声音就透过门缝传了出来。

离中秋还早呢，怎么就吃上月饼了？带着疑问，我推门进去。

“一吃这红绿丝月饼，秒回小时候的幸福时光，干活儿更来劲儿！”马刚师傅咬了一大口，抹了把额头的汗。刚从装置现场回来的他，工装还带着热气。

“郝大姐，今年我还要2斤。”小李子边吃月饼边说。

“我也是。”阿满嘴巴塞得满满的，鼓着腮帮子说道。

“今年不给你们捎了，尝尝就行。”

“为啥？”大伙儿异口同声地问。

“为检修呗。”郝秀芬满脸认真。

郝秀芬的婆家是做月饼的，是当地的“老字号”。自打几年前她把月饼带到班组，这传统滋味就成了大伙儿的中秋期待。每年中秋前夕，回婆家给大伙儿捎月饼，成为郝秀芬的一项任务。据说，最多的一次竟捎

了50多公斤。

可今年，恰逢装置检修，国庆假期正是攻坚之时。有着“铁大姐”绰号的郝秀芬，处处以一个老师傅的身份主动请缨，早来晚走。丈夫在三修单位上班，检修更是忙得回不了家。两人默契地选择了“双节”不回老家。

老人接到他们的电话时，满口不在乎：“家里都很好，月饼订出好几千斤，忙得很。你们不回来，我们正好歇歇。”

听老人这么一说，郝秀芬和丈夫都安心了，各自在检修现场忙碌着。没想到，昨天，公婆居然坐了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车送来了月饼。“每年都让大伙儿吃咱家的红绿丝老月饼，今年不让大伙儿吃上，总觉着少点啥。”婆婆一句话，让郝秀芬湿了眼眶。

于是，这一晚——在装置检修进入第五天的夜晚，郝秀芬把老味道的红绿丝月饼带到了班组。趁着检修间隙，大伙儿吃着月饼，共享这香甜甜甜的滋味，提前过了个特别而快乐的中秋节。

走出主控室，夜幕笼罩着装置。郝秀芬和同事们打着手电，穿梭于塔罐之间、管线之下，远远看去，就像一颗颗移动的星。

节日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欢庆，也在于守护。而这份守护的滋味，比红绿丝月饼更甜、更醇。



原载

2025年9月2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秋雨剪新韭

楚学朋（江汉油田）

陕北的秋，终究是来了。

采油站小院里的柿子树，最先感受到秋风的召唤。那风，把青硬的柿子染出了一抹淡色的黄。

膝盖高的黄豆棵子益发饱满，骄傲地挂在枝头，还是那阵秋风，让豆荚儿泛了黄、低了头，这晴好的日头再晒上几天就能够丰收了。

趴在地上的红薯，叶子变得稀稀拉拉，稀得能看到黑黄的土，藏在土里的块茎，因为发育过于饱满，把地面拱出了缝，似乎在说：“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柿子树边上的枣子已经收了，摊晾在簸箕里红彤彤地透着喜庆，大黄忠诚地守在边上，警告着偷嘴的鸟儿“请勿靠近”。

秋天来了，师傅也要回来了。

这柿子、枣子，种红薯黄豆的地，都是师傅亲手整巴的。1998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这两兄弟刚分灶吃饭，敢于吃螃蟹的江汉油田和长庆油田就达成了“分家”后双方的第一个合作开发项目——共同开发坪北油区。师傅就是那一年来到平台守井的，一守就是20多年。

在这20多年里，师傅管出了五个标杆采油平台，学会了种菜、侍弄果树、唱信天游，不愧是在油田技术比武中拿过状元的，脑瓜子就是好使。可师傅最大的遗憾就是师娘对他来坪北参加石油会战这事耿耿于怀。

当年，在油田崭露头角的师傅，正要提拔为金牌队生产副队长，领导找到他说，坪北要开发了，那里山高地偏井难管，需要他这样技能强的精英，那里才是石油人干事业的地方。于是师傅就这样上了山。会战队伍出发那天，师娘气鼓鼓地把收拾好的行李朝他怀里一扔，板着脸走了。

穿秦岭、渡渭水、登高塬，那连绵起伏、天高地阔的黄土高坡，让打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师傅，颇有鸟入山林、鱼归大海的畅快感。第一口井、第一个平台、第一个联合站、第一条管线，师傅在这儿从班长干起，一直干到了副队长。作为开发坪北的元老，他却多次放弃了前往机关的机会，甚至连回江汉的机会都被他拒绝了，也不知道这黄土塬上有什么东西牵着他的魂。

随着开发区域的扩大，师傅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平台之间，最难管的井、最偏僻的台子他都守过。他在哪个站，哪个站就是标杆，各类奖牌证书装满了一个大纸箱。

可在这荒原上风光无限的师傅，却对师娘畏之如虎。刚来到平台时，我面对师傅的严谨小心翼翼，哪怕是一个数据错误、一个油样没取准，都会被黑板着脸训几句。直到有一天野外巡检时他接到师娘的电话，跑到一边捧着手机那眉开眼笑的样子简直可以用“谄媚”二字来形容，从那以后他在我跟前再也“端”不起来了。

日子就在这个黄土高原上的采油小院中一天天过去，我俩渐渐地有了默契。他看设备，我做记录；他出门巡检，我拿电筒照明；他挖坑，我点豆种、玉米种。师傅种菜的水平越来越高，我的烹饪技术则一日千里，管井采油的技能也学了个八九成，偶尔能在经理部组织的青工技术比武中拿个奖。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师傅对我这个关门弟子是很满意的。

闲了，我俩坐在值班房门口，看着院子里的六口油井、一个锅炉房，

还有已经高过房顶的枣树梨树柿子树。远远传来羊羔子找妈妈“咩咩咩”的叫声，中间夹着牧羊人甩鞭子清脆的“啪啪”声。师傅抱着茶杯眯着眼，嘴角带着笑，哼着不知名的曲儿。有时候，我俩甚至伴着油井“吱呀吱呀”的声音睡过去，直到风吹落的槐花打在脸上才悠然醒来。这样安闲的日子，对我这个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小青年来说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但我知道，师傅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在坪北守井这些年，家里的事就没怎么顾得上管。师娘一边上班，一边照顾老人孩子，除了按月把工资寄回家外，他在师娘嘴里“啥也不是”。

一个月前，师傅接到了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电话：师娘想来平台上看看。因为小孩去读博了，师娘有了大把的时间。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的师傅，一边指挥我把房前屋后、整个平台拾掇了一遍，一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亲自回江汉油田接师娘。

临走前，他絮絮叨叨地叮嘱了我几件大事：井要管好，枣子要晒，晚上要把鸡窝门关好，黄豆过半个月要收，对面塬上的贺老汉来送菜时，记得把挂在厨房的干鱼作为回礼……在我看来，除了保障油井生产外，其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师傅走后的第二天，我来到贺老汉家里，送去了干鱼腊肉，带回了一兜子带着湿泥的老韭菜根。地头，堆着师傅发酵好的羊粪肥，割了一抱野草烧成草木灰，和菜地里的熟土混在一起。于是，屋里就多了十来墩种在废旧油桶里的韭菜，把小小的值班房挤得满满当当。

补水、追肥、控温，太阳好的时候，把它们搬到外面晒晒，夜里再搬回来，毕竟海拔接近1000米的高原，夜晚的温度已经相当低了。很快，鹅黄的韭叶嫩尖悄悄探出了头。每天做完师傅安排的工作后，就守着这些见天拔高的韭菜。很快，屋里面就葱茏一片，满屋都是韭菜的清香。

那天夜里接到师傅的电话，他和师娘第二天到。我算好了动车到延安站的时间，天擦黑时，瑟瑟的秋雨飘忽而来，细密又缠绵，明明伏天过去没多久，却多了些许寒意。握着磨得锋利的小剪刀，贴着韭菜的根轻轻一剪，一束筷子长短、面条粗细的韭叶就被搁在了菜篮里，洗净、沥水，切成细碎的馅料。

韭菜极嫩，嫩得切起来没有丝毫纤维感，刀刃轻轻一送就变成了碎丁，沙沙的切菜声和外面沙沙的雨声相映相和。

一碗泡发好的虾皮，全然没有了咸，只剩下诱人的鲜，挤干水。六个鸡蛋，打散后用香油炒散，和虾皮一起倒进馅料盆中，再倒上一两花生油和匀。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打开了采油站门口的探照灯，灰色的山路在灯光中隐约可见。每次我去镇上赶集，或者去延安市散心回来晚了，师傅都会打开灯等着我，他怕我迷路找不到站了。师傅当然不会迷路，刚来会战时，大夏天下暴雨电力中断，他摸黑都能把管线巡了，虽然滚了一身泥却确保了生产安全。

站门口传来了响亮的喇叭声，大黄也跟着叫了起来，径直绕过提着两个大包的师傅，跑到师娘跟前嗅了嗅裤脚，尾巴摇得跟电风扇一样。看看，就连大黄都知道谁才是说了算的。

等师娘洗完澡落座，热气腾腾的韭菜虾皮鸡蛋饺子摆上了桌，配的酸辣毛豆、凉拌黄瓜、老干妈炒青豆、腌黄瓜等，全是师傅菜园里现摘的。配了一大盆汤，羊架子大清早就在炉子上开始熬，乳白色的羊汤上撒了白胡椒、碎香菜。

师娘夹起一个饺子，可能是里面的油汤太烫，轻轻地“嘘”了口气，把饺子送进嘴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满意地说：“有我们老家那味儿。”

师傅和我闲聊时说起过，师娘是山东人，为了和师傅在一起放弃了那边的工作机会，应聘来到了江汉油田，这些年忙得连老家都顾不上回

一趟，平时就好这韭菜虾皮鸡蛋的三鲜饺子。师傅随口一说，我便记在了心里。网购了虾皮、对着书学了种韭菜，才有了今晚这顿饺子，温补的韭菜和温补的羊肉汤是绝配啊。“你这徒弟啊，比你懂事。”师娘嗔怪地说。师傅自豪地说：“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带的。”说着，师傅把板凳朝师娘那边悄悄地挪了一下，俩人靠得更近了。

秋雨过后，天清气朗，师傅和师娘一大早就起来了，师傅兴致勃勃地给师娘介绍自己经营的小院，师娘捧着一把枣，走几步，吃一颗，脸上带着笑检阅了我们的菜地、果树、鸡窝，还随手掏出了俩热乎乎的鸡蛋。远远传来了吆羊的声音，那声音在这黄土塬上传得极远，显得这方天地更加辽阔。师娘白净温婉，师傅却被这黄土塬“滋养”得粗粝如石，可看着站在土坡上的俩人，我觉得他俩本来就应该在一起，说不出的感觉，就是那么搭。就像这看似贫瘠的黄土地，却盛产甜脆多汁的红富士，粗手大脚的陕北婆姨，偏偏能裁出花样繁复巧夺天工的剪纸，这渗透率极低的边际油田，却催生了集团公司精细管理的标杆。

两个篮球场大的平台，师娘转悠了一早上，看看远处的山、对面坡上的风车，看看淌着黄泥汤的沟底、三间低矮的砖房，还有不时路过的羊群。单调得日复一日的日子，人烟稀少的荒野，有啥看头呢？我分明看到师娘眼里有了泪花。

师娘走的那天，韭菜又长出了新叶，足够我们再包一顿饺子。吃完后，师娘拍拍师傅的手，摸了摸我和大黄的头说：“你们看，我都吃胖了。好好待着，过完年我再上来看你们，记得给我包饺子啊。”

师娘回家了，小院空了很多，却又多了些什么。抽油机转得欢畅了许多，柿子也逐渐变得红通通，韭菜愈发郁郁葱葱。

 原载

2025年9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风沙“三角地”

孔守曾（西北油田）

一阵沙尘暴过后，“三角地”又恢复了平日的喧嚣。

沿街两旁的店铺，陆续拉开卷帘门或者玻璃门准备营业，有店员正用扫帚清理门前厚厚的沙尘，一下下的，掀起一股黄色的烟雾。正是黄昏，三三两两的石油工人，拍拍身上的土，走进超市、小饭馆。

沙尘暴是南疆特有的标记。每次刮起来，风沙堆成一堵黄墙，遮天蔽日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正在现场施工的石油工人，赶紧转移至值班房里，大家戏称“妖风”又来了。有同事回忆：几年前最大的一次沙尘暴，把现场停放的一辆皮卡都掀翻在地。只是这些年，固沙工程的推进，比如“草方格”，沙尘暴没以前那么凶悍了。

“三角地”是石油人对这个小镇的俗称。从轮台县轮南镇一直向南50公里，便是“三角地”所在地。这个小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地处一个三岔路口；向北，能到轮台县城；向西，能到塔河油田采油二厂、三厂；向东，能到采油一厂，还能到胡杨林公园。这里比不上大城市的繁华，可在大漠里，它已是绝佳的去处。

“三角地”有条街道，南北走向，长五公里。街道不宽，也就十余米。街道两侧，零零散散立着各式房屋。有饭馆，有超市，还有汽修铺子。这些房子低矮、杂乱，可凑在一起，藏着人间烟火。

南疆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早上还是朗朗晴日，白云朵朵，傍晚便

刮起沙尘暴。风沙掠过三角地那些简陋的招牌时，发出呜咽似的声响。“巧味”面馆的老板娘，听说从前也是个皮肤白净的四川姑娘，只是南疆的风沙太烈，日头太毒，年深日久，在她脸上敷了层黄沙。她每天清晨擦拭店门玻璃，不断操着浓重的川音，招呼着来往的石油工人：“师傅，店里还有空位，有新泡的泡菜！”

“三角地”的人，都是被石油吸引而来，天南地北的口音嘈杂地交织在一起。从河南来的修井工，嗓门很大，他自己却没察觉，只顾着往嘴里扒拉了口面，话头跟着又续上：“往后再处理井里的活儿，少说能省一半功夫哩！”四川的厨师，麻利地颠着炒勺，锅里的火焰腾起又落下；烧烤店里的新疆巴郎子，用红柳枝穿起大块肥美的羊肉，炭火烤出滋滋的声音，半条街都笼在这烟里；东北的大姐，手捏面皮，熟练地包着酸菜馅的饺子……他们口音不同，却都带着一种被风沙浸染的质地。

老孙的汽修铺子，在街的东南角，终日弥漫着一股机油和汽油混合的气味。他的手，干枯又满是油污。可这双手，却异常灵活。不管遇上多棘手的故障，只要他钻到车底，捣鼓一阵子，车子准能恢复正常，重新运转。

吕老板是三角地的“石油通”，30多岁，东北人，心直口快，与丈夫经营着两辆车，一辆拉客人，一辆运送工具。她每天驾驶着一辆带拖斗的皮卡，在修井队与施工队间穿梭，给工人送饭、送配件。抽空还要拉几位熟客，往返于“三角地”与县城之间，挣点外快。“这儿方圆数百里的每口井，我都门儿清”。

“三角地”向东，是西北油田采油一厂的驻地。在沙枣树、杨柳树的掩映下，办公楼、公寓和食堂错落有致地排列着。这里有葡萄长廊，还有开着百日菊、栀子花的花坛，风一吹，满是香味。每天早上，数十辆车从这里出发，开往百公里外的生产现场。到了傍晚，还会来一辆小面包车。车里拉着些工人，往“三角地”去。工人要去取快递、理发，或

是买东西。“三角地”，又热闹起来了。

人去“三角地”购物，多半会路过入口的“沙核”奶茶店。这是最近年轻人常去的地方。一到傍晚，店内灯火阑珊，连街道也弥漫着甜腻的奶香。店主是个江苏小姑娘，戴着棒球帽，眼睛黑亮亮的。她摇着雪克杯，动作很熟练。冰块撞在杯壁上，发出清脆的响，一杯杯奶茶递出去，色彩缤纷的。戈壁的日子单调又漫长，这奶茶倒能暂时消了这点闷。角落里坐着个年轻人，像是刚入职的。他穿了件沾着油污的红工衣，正压低着声音，跟远方的恋人视频通话，脸上带着笑，甜丝丝的。

夜里，当最后一拨客人打着饱嗝离开“巧味面馆”，老板娘熄了灶火，开始打扫一地狼藉。隔壁超市的老张正借着门口昏黄的灯光，蹲在地上锁着卷帘门。整条街的灯差不多都暗了，只有老孙的汽修铺还亮着。他佝偻着背，捏着小锤子，一下下敲着零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

我休假离开“三角地”的那天清晨，风沙又起，天地昏黄。一辆搭载着休假工人的塔河班车，冲破风沙，驶向300公里之外的库尔勒。车窗外，那些低矮的店铺，逐渐显得模糊。这“三角地”，是如此简陋，被风沙日夜啃噬，可又如此坚强，那些混杂着机油味、饭菜香的气息，总是令人挥之不去。

 原载

2025年10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戈壁上谁在歌唱

王明新（胜利油田）

钻井队在戈壁滩打井，这里除了零星长着骆驼刺，几乎寸草不生。石头倒不少，密密麻麻的。仔细看，这些石头大小不一，形状不同，颜色也各有各的样。休班时，我们常去捡石头，一来打发寂寞，二来添点生活乐趣。捡来的石头就摆在铁皮房里，走的时候，大多也不带走。

我们捡石头虽然是为了好玩，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心愿。有人想捡几块好看的，有人盼着能捡到和田玉，听说现在值老鼻子钱了。还有人幻想捡块狗头金，乖乖，这想法也太不现实了。地质技术员小蔡没这么多想法，他捡的石头，看着都平平无奇。懂地质的同事说，就是普通石英。可凑近细看，又觉得不一般。这些石头，颜色多着呢：白的、黑的、蓝的、黄的，还有泛青的。红颜色的最多，赭红、酱红、猩红，样样都有。就是形状不规整，有扁的，有长的。堆在一起，奇形怪状的，看着有点丑。谁会瞧得上呢？

小蔡带了个女徒弟，大学刚毕业，来井队实习，生着两条长腿，有时候也蹦蹦跳跳跟在小蔡身后，帮着小蔡捡石头，怎么看都像只跳羚。

谁也没想到，小蔡把这堆捡来的石头一个个磨得溜圆，大小也差不多。之后，他又找来钻孔机，给每个圆溜溜的石头钻了个孔。我说得轻松，其实这事难着呢。为了做这些，小蔡没少下功夫，手指头磨得秃噜皮，手掌还被钻头擦破了皮，流了血，好几天都不结痂。钻完孔，小蔡就开始给石头抛光。一番打磨下来，原先不起眼的石头，彻底变了样。个个珠圆玉

润，尤其是颜色，一块比一块好看。再后来，小蔡找了根细铜丝，混着几股棉线拧在一起。把这些石头珠子串起来，成了一串特别漂亮的项链。

我们看了，先是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接着忍不住啧啧称赞，到最后，满是羡慕。

这时，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小蔡有个女朋友，两人都是学地质的，在大学里，他们恋爱了3年。毕业后，小蔡来了钻井队，女朋友去了油田的地质院。这串项链，是小蔡要送她的礼物。戈壁滩上手机信号差，井队又是24小时两班倒，上井又不能带手机，他们平时很少能联系上。

终于到了小蔡轮休的时间，钻井队的值班车，把轮休的人送到镇上的汽车站。有人转车去火车站，有人转车去飞机场。小蔡走的时候，高兴得很。他说这次回来，要把女朋友带到队上，到时候请大家喝喜酒。可不是嘛，小蔡年纪不小了，30岁生日都过了。我们说着祝福的话，把他送走了。送走小蔡，我们也开始捡石头，专捡小蔡之前捡的那种，盼着也能串条项链，或是手链，将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虽说我们大多还没女朋友，但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我们都信，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哪怕我们钻井队里，除了那位新来的女大学生，再没别的女工了。

轮休结束，小蔡回来了，只有他一个。我们偷偷瞅小蔡，没看出他情绪有啥不一样。他照样有说有笑，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干活儿反倒更卖力了。唯一的变化是，小蔡不再爱捡石头了。有天夜里，我们听见戈壁滩上有人在唱歌，是个男声，调子有些悲伤。我们开始替小蔡担心，可越担心，越不敢问他。

又过了很久，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小蔡的徒弟脖子上多了串石头做的项链，不过，是串新的。我们相视一笑，看来，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原载

2025年10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告别新疆

张迎亚（中原油田）

下午3时25分，飞机开始滑行，航站楼上方“库尔勒”三个字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缓缓消失，我们告别了新疆。

我们是在一路歌声中告别新疆的。

清晨，一行人将行李勉强塞进小而破旧的线路车，还余一个箱子无处安放。副驾驶位上的阿群自告奋勇地抱起它，一路负重。

车吭哧吭哧地出发了，仿佛随时都会有哪个零件突然脱落，人在征途的窘迫感笼罩车厢。树哥建议，我们放歌吧。这是每年万里行为了暴露各人的音乐品位而设置的“固定节目”。

阿群自告奋勇地率先将手机连通车载蓝牙，放起了歌，既有时下热门的抖音神曲，也有郝云、赵雷的深情民谣。光放还不过瘾，他还得唱，很多转音都唱得流畅而漂亮。

这是个养狗专家，家中有藏獒、拉布拉多、边牧、苏牧等各色狗共7只，采访中但凡遇见养狗的项目部，他都习惯性地掰开人家的嘴，根据牙齿生长情况判断年龄。这是个消化系统异常发达的吃货，大口吃肉，大杯喝酒，还不忘在闲时寻觅超市，那么大块头的一个人，无比珍重地拎那么小的一只装满零食的纸袋子。这是个和酒店前台、的士司机等各色人等都能快速熟络的无障碍交流者，从他身上，你总能一次次感受到什么叫热爱生活。

我们是在吐和高速上的疾驶中告别新疆的。

窗外，阳霞镇、野云沟、阿克墩、策大雅、库车、库尔楚、铁门关、30团……一个个路牌撞入眼帘，再飞速退后消失，每个名字背后都藏有一段故事。

阳霞镇的天山脚下曾驻扎一支井队，当晚霞褪尽，明月升空，白天近在咫尺的天山就变得很黑很黑，很远很远，如一只神秘的猛兽安卧在地平线上。我就一直一直望着那轮即将圆满的秋日明月朗照天山，一如当年望着一轮如钩的春日明月朗照巴山一样。我把防晒手套永远遗忘在了那支队上，我不知道那副手套如今已漂泊到了何方。

库车市牙哈镇的集市上有很多着花裙和长袍的维吾尔族大妈，花裙是极艳的色，每走一步，裙摆就轻轻晃一下，不是张扬的摆，是贴着脚踝扫过去，又随着下一个脚步微微扬起。集市消失后，车闯入秘不见人的天山内部，青灰色的干涸河道、寸草不生的血红色荒山、溪流尽头半遮半掩而终于出现的井架……一层层揭开面纱，轰然入眼。

然而，无论这些图景再独一无二、再纤毫分明，也终是往事。我终究彻底告别了新疆，落寞、潦草、惶急。我这才发现，我总在关注人们的到来，而从未好好抒写过离开。

第一次奔赴西北的供电女工在打点行囊时，挑挑拣拣，几番取舍，终于选定几身劳保用品、几本专业书、一套文房用品装入行李箱，却还是在摩肩接踵的旅途中丢失了一把雨伞、一副手套。面对远行，一位身经百战的女工、一位久经风霜的母亲，不过和一个孩子一样惴惴不安、忙乱无序。

肩负开拓西北市场重任的那支石油计量器具检测队初次赴疆时，将所有精密检测设备装到小推车上，谨慎地推上火车，在两天三夜的漫漫行旅中全程看护，寸步不离。行色匆匆的生意人、悠闲欢快的旅行团不会知道，这队人马推的不是什么从市场上淘来的脆弱易碎的瓷器、不耐

挤压的水果，而是他们的身家性命，以及一整个集体生存延续下去的所有希望。

还有初次入疆的采油人在夜色中看到三千年不倒不腐的胡杨树，只觉得像一张张可怖的鬼影，直到天亮后才看清了它盘根错节的倔强模样；还有在面对新疆、上海两个去处时毫不犹豫选择前者的供热女工，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奔忙中爱上了巡线时芦苇划过裤管的沙沙声，爱上了独自走过荒原时的蓝空无声，和胸腔中一声声无比安宁、强健的心跳。

那离开时呢？当他们历尽岁月而终于习惯了西北的苍莽大地、炽烈日光，和清晨傍晚时分无比清凉的风，却终于要挥手告别时，会不会也像今天的我一样，疲惫、落寞而悲伤？

傍晚6时30分，飞机降落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天异常蓝，风异常凉，甘肃的秋，比其他地方来得要早。

夜宿机场附近，飞机起降的隆隆声不断传来，继续记载着人们的到来，与离开。



原载

2025年10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总要有一点珍贵的纯粹

李 慧（石工建河南油建）

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脱口秀比赛落下帷幕，讲脱口秀7年的“穷门”元老何广智夺得冠军，全场欢呼，众望所归。

我在屏幕前热泪盈眶，这种激动不仅为何广智而涌，更是因为这是属于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在持续努力之后的胜利，这种天道酬勤的回报在如今“求快”的当下格外鼓舞人心。

何广智身上最打动人的，是那份带着小人物体温的诚恳纯粹。这种纯粹让人想起《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那种对一件事笨拙的坚持，对某个信念跋山涉水的追寻，或是对某种责任的死守。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执着，恰恰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微光。

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创新能手被中原油田评为“感动油田人物”。我记得，他一度因为酗酒住院，医院连下三张病危通知书。后来，痛定思痛，他重新拿起专业书，涅槃重生。这些年，他以一往无前的“轴”，获得23项国家专利授权，取得120余项创新成果。

我很是为这位师傅开心，还记得采访时，他那憨厚的笑脸和讷言的朴实。人呢，只要自己向前走，揣着心里那点光亮，就总能走出一条路来。

想起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偏僻的小壕兔乡见到的魏耀峰。老魏是石工建河南油建西北项目部的员工，在那里扎根近30年，早已经把小壕兔当

成了第二故乡。

“我不走，我对这里有感情，离不开。甲方也信任我，有啥急活儿，半夜一个电话我们就能到。”老魏的靠谱名声在外。他待得久，各个工种都明白一些，啥时候有事儿，总能顶上去。

老魏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那是属于他的岁月遮掩不了的纯粹。

前几天，一个同事发了她新写的重头稿件给我，依旧是让人拍案的好文章。我由衷赞美她说，果然还是你啊，丫头。她就笑。

这姑娘一直不爱说话，内秀腼腆。刚上班时，非常苦恼自己写东西慢，因为她总是精益求精，从不敷衍任何一篇文章。参加工作十多年，在文字上早已羽翼丰满，但对手里的文字，依旧要认真打磨。

这是她对文字的虔诚，也可以说是她想守护的那份纯粹。

当成功学贩卖捷径时，他们选择用年轮丈量成长，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同一种“不划算的浪漫”——就像沙漠中的井水，越深越清。

当数字化生存让我们迷失时，愿我们还有勇气像他们一样为自己扎根——因为有些光芒，必须穿越黑暗才能被看到；有些价值，需要时间沉淀才能被解码。

 原载

2025年10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一袋糖的事

杨 勇（中原石油工程）

7月的正午，热浪如烧红的铁块紧贴着皮肤。中原石油工程钻采设备厂铆焊车间的焊接弧光与金属撞击声在蒸笼般的高温里翻滚。此刻，车间主任赵大庆眉头微蹙——他正弯腰仔细检查一批刚完工的关键耳座，灰尘、汗水混在一起，顺着紧锁的眉角滑落。

妻子王玉兰的到来，本是给忙于工作的丈夫送一份贴心慰藉的。她提着一个保温桶走进办公室，轻轻搁下那罐用心熬煮的鸡汤。墙角处一个突兀的大麻袋瞬间攫取了她的目光——那鼓囊囊袋子里，赫然是满满一袋晶莹的白砂糖。王玉兰心头一动，四下搜寻起空塑料袋来。

“嫂子，你来啦！”技术员钱胜利热情招呼着，转身快步去寻在车间里的赵大庆。

晚饭照例送到现场。工人们聚拢在送饭车前，当“开饭”的喊声此起彼伏时，赵大庆仍埋头在那堆散发着余热的耳座部件里。

安装班班长孙长庆调侃道：“嫂子送好菜来了，看不上我们这大锅饭喽！”

赵大庆神色一肃：“今晚任务吃紧，高处打销子一定盯紧安全！”撂下硬邦邦的命令，他转身匆匆朝办公室赶去——王玉兰在那里等着呢。

办公室里，钱胜利抹着嘴准备去洗碗，一股淡淡的鸡汤清香混在焊接粉尘味儿里。赵大庆疲惫地坐进椅子，汗珠沿着紧绷的脸颊滚落。王

玉兰把剩下的鸡汤统统倒进丈夫的饭缸，一边埋怨他的晚归，视线却不受控制地再次瞟向墙角那袋糖。

“你们这白糖……福利分过了？”王玉兰压低声音，凑近丈夫耳边，“家里正好没了，我拿一点儿走呗？”

“拿？！”赵大庆猛地抬头，眼神如利刃出鞘，“这是单位配发给大家消暑用的！车间几十张嘴，拿走一点，你让大伙儿喝啥？”

火药味瞬间弥漫开来。“不拿就不拿！不就是点儿糖吗？你冲谁瞪眼珠子！”王玉兰脸腾地红了，气得摔门而去，那罐鸡汤顿时也失了温度。

两天后的晚饭点，见赵大庆又是最后一个来打菜，大师傅曹江汉特意给他多加了几块排骨。赵大庆端着饭盆蹲到孙长庆旁边。对方一看他沉默的脸色，半开玩笑道：“今天嫂子‘爱心专送’咋不灵了？您这一个月没着家，嫂子没火气才怪！”话音未落，赵大庆像被什么刺中了要害，竟把碗里的排骨全部倒进孙长庆饭盆，丢下一句“吃完干活儿”，起身就大步流星离开了车间。

他没回办公室，而是骑上车直奔家门。王玉兰正在门口纳凉，看见他一脸意外：“怎么，夜班不用盯了？”

“那个……车间分了一点儿白糖，”赵大庆把一个鼓鼓的小塑料袋塞给妻子，“给你带的。”未等王玉兰脸上的疑惑转为笑意，他已转身消失在暮色里。

两天后，王玉兰再次送饭，刚踏入办公室，墙角那袋庞大显眼的白糖仍鼓鼓囊囊立在那里。

见钱胜利推门进来，王玉兰脱口问道：“小钱，你分白糖了吗？”

“白糖？没听说呀！”钱胜利茫然回应。

一股不安的顿悟感瞬间攫住了王玉兰：“……哦，没事没事，你让老赵过来就行。”

不消片刻，赵大庆满头大汗回了办公室，端起饭盒狼吞虎咽。

“赵大庆！”王玉兰的声音像绷紧的钢丝，“车间不是分白糖了？那墙角那一大袋子是哪里来的？分个糖，小钱怎么没拿到？”她的目光如探照灯般锁住丈夫的脸，“你前天拿回家那点糖……外头包的可清清爽爽打着超市的标！”

静默。一秒。两秒。

“噗嗤——”一声压抑不住的短促笑声，终于从赵大庆喉咙眼儿里漏了出来——那笑容里有被戳穿的狼狈，却也掺着一种奇特的释然。

当那台修好的冷饮机被送回车间时，赵大庆便一头扎进选址、安装之中。午前的暑气刚起势，第一批泛着凉气的糖水便倾流而出，注满了一个个碗杯。

工人们拥在机器前畅饮，笑语喧阗。

赵大庆的目光，从工友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悄悄投向墙角——那个曾被误解为“私心源头”的、纹丝未动的白糖麻袋，在车间的喧嚣声里，沉默而干净地立着。



原载

2025年10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永不消逝的电波

楚学朋（江汉油田）

西南风凛冽，裹着浓厚湿气一路扑来。它与地处湖北利川的齐岳山数度交锋后变得温柔而克制。当它掠过狭长如剑的建南沟后，已经染上了春天的羞涩。

日头将落，炊烟渐熄，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傍晚，原本是江汉油田建南气矿的员工家属们遛弯消食、小孩子们打闹嬉戏的时光，气矿大院、家属区和山道上常常是一片喧闹，但这一天的气矿却静悄悄的，大伙儿都猫在家里紧张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不时抹一把额头的汗水。

7时整，一片雪花的黑白电视屏幕闪动了几下，小屋里响起了新闻联播熟悉的乐曲，播音员邢质斌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有影了，有影了，清楚得很！”家家户户奔走相告，那天晚上他们一直看到节目停播才恋不舍地关机睡觉。

在矿部背后的最高峰“七蹬岩”峰顶上，刚刚安装调试好的电视差转机安静地运转着，将接收到的载波信号源源不断地投射到机关大院、生产井场和家属院。1983年这个春天的傍晚，留在建南人的记忆中，1000多名坚守在建南山沟的员工和家属，第一次看到了清晰的电视影像，尽管只能收到四川电视台以及转播的中央台新闻联播，却打开了气矿同步了解国家大事的窗口，从此，深隐于群山深处的建南沟不再孤单。

“能看上电视节目”这条员工诉求，从提出到落地，在交通不便采购

困难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两周时间，因为建南气矿的领导始终对员工怀有一份歉疚。1969年，轰轰烈烈的五七石油大会战全面展开，五七油田15团4000余名将士肩负拓土开疆的重任挺进鄂西渝东，一年后，在湖北恩施利川建南镇打出了湖北省第一口工业气井建3井，喜获37720立方米工业气流。

都说石油人浪迹天涯，哪里有油气哪里就是家，4000余名江汉人在深山里扎根安家，建南气矿由此而生。他们在这里率先发现了国内首个生物礁气藏、石炭系气藏，创下了多个国内钻井纪录，为国内同类地层的勘探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建46井更是获得了日产高达90万立方米的高产气流。1975年，康世恩专门批示，邀请67名气矿职工赴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

然而，随着石油会战的结束以及国家石油战略的调整，石油工业部实行“一亿吨原油包干”，队伍陆续调往中原等地，员工人数锐减至815人。这个数字，老建南人记得异常清楚，就是这815名留守在山沟里的职工，开始了长达18年的“守摊子”。

建南沟交通不便、山洪频发，物资异常紧缺。为了解决住房难题，矿里组织员工下河捞石头、搭建夏季闷热、冬季透风的石板房、油毡房。更为艰苦的是驻扎在深山老林里的采气队，他们住的是钻井队留下的简易石块房，门窗变形、四处透风、多数井场不通电，晚上靠天然气灯照明值班，一点微弱的灯火，在松涛如潮、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犹如前线的“猫耳洞”，员工们养狗为伴，实在受不了就对着山谷喊山。山路险峻，换班要自己背水背菜上山，碰到大雪封山，一守就是个把月。

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条件同样艰苦。建南人记得，有一年地方政府送来一批腊猪蹄慰问，员工把一只猪蹄剁成几块，一家人吃了好几顿。

让815名员工和数百家属吃好一点、住好一点，能够安心守住气矿，始终是20世纪80年代初气矿一班人的心头大事。自力更生修建图书

室、歌舞厅、娱乐室、健身房；谋求地方政策支持，解决了子女入学就读的难题；争取管理局建房指标计划和资金，建起了正规住宅楼房，让员工告别了多年居住的席棚房、简易房；不遗余力跑州政府、省政府，想方设法解决了“农转非”和家属就业；为驻守高山的一线井组翻修了宿舍、值班房，新添置起厨房、寝室营具，配齐了防风防蚊虫门窗。

气田，渐渐有了家的样子，山沟的矿区，烟火气渐渐浓了起来。

随着气田开发，员工的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许多员工家庭买回了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电视机，却由于地处大山深处，无论怎么调试都无法收看到清晰的电视信号，员工们自己买来天线、用竹竿自制“振子”天线，由于建南沟处在峡谷风口处，信号始终无法稳定，碰到重大新闻、电视剧，得专门派一个人守在楼顶的天线边上寻找信号。看电视成了所有人的头等大事。

建一个电视差转台，价格不菲。可男女老少千把人“挤”在山沟里，远离城市、缺乏娱乐、消息闭塞，精力过剩的“气二代”成天成群结队上房揭瓦闹腾得很，气矿的领导一拍大腿，装！于是，气田从十分紧张的经费中挤出资金，买回了电视差转机，勘察后决定在矿部后“七蹬岩”上建接收中转站。“蹬”即“攒劲蹬”的意思，意指这座小山海拔不高却格外险峻，只有一条小道通往山顶，爬起来格外费劲，施工难度极大。可“七蹬岩”地理位置极佳，周边没有遮挡，信号能够覆盖到矿部机关和三公里以外的家属院，就它了！

听说要装“电视天线”，员工家属们热火朝天，大伙用扁担箩筐把设备挑上山，又在丛林间勘察路线、挖沟铺线，把电缆拉到了山顶，还在山顶建起了三间平房，利川市城区外的第一个电视差转台就此建了起来。“七蹬岩”也有了一个新名字“电台山”。开机那开，矿区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为了确保差转台运转，气矿每周安排一名员工在山上居住，负责维

护设备、调试信号，女工田峥记得，她的父亲在电视台工作，每隔一周就要背着米面、蔬菜到山顶值班，一值就是一周，下雨下雪都要确保大伙能看上电视，晚上周围一片漆黑、大风呼啸，可看到山脚那一片片明亮的灯火，就什么也不怕了。

80年代初，《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卞卡》等电视剧、“燕舞”收录音机和“遂州大曲”的广告，陪伴着气田的孩子长大成人，接过父母的班，成为新一代的采气人。至今那些经典台词和广告语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差转台建好了，气田的氛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在井场干活儿，一抬头就能看到高高山顶上那小小的、尖尖的铁塔天线，好像日子就有了盼头，干活儿也不觉得累了。傍晚时分，下班的员工、放学孩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成为留在气田孩子心中最温馨的记忆。

不久，气矿又向恩施州无线电委员会申请安装了一台效果更好的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能够接收两颗卫星8个频道的节目，让气田人能够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这个大锅盖，特意安装在了当年建南的发现井建3井院内，只为了纪念第一代采气人在芦席棚昏黄的油灯下，看一张报纸的日子。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透出的电视音乐声，在矿区里回荡。山顶的信号犹如水波一般洒遍整个建南沟。

因为有了设备，建南自建了“指挥部”电视台，自采自编的“气田新闻”走上了荧屏，员工们的工作场景、劳动场面被搬上了电视，在屏幕上寻找自己的镜头成了矿区员工茶余饭后的一大乐事。精神生活丰富了，心就稳了，干劲也足了。共和国石油人的狠劲和韧性，在这样艰难与快乐并存的环境中完全激发了出来。

为了解决吃饭难题，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采气人不等不靠，借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春风，利用闲置的老库房，办起了养鸡场、副食加工厂、酿酒作坊，收鸡蛋、做蛋糕、酿酒，生产空闲时组织车队为周边

厂矿吊装大件设备、拉运化肥矿石煤炭，机修车间开办对外机加工业务，员工医院实行对外就诊、在街上办诊所、工会利用影院放电影卖票增加收入。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优势为地方打了三口盐井，不仅挣回了上百万元的收入，更一举解决了周边群众千年以来的吃盐难题。利用天然气烧出的“腾龙牌”炭黑，因为质量过硬一举成为部优省优产品畅销十几个省市。

建南人把这段长达18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称为“吃饭工程”，815名职工在这块江汉油田的石油飞地，共同熬过了这段难忘的时光。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一股执念：找到大气田，多采气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建南气矿依旧竭尽所能保留了一支50余人的地质队伍，最大限度保证他们的生活所需和工资发放，在没有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对建南区块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为建南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于迎来了勘探开发的第二春，90年代川鄂边区被圈定为天然气勘探主阵地时，积蓄了18年的力量喷薄而出，龙驹坝、太平场、黄金台、茨竹垭……一口口探井产量喜人，储量产量双双翻番。尤其是1998年，建万管线建成打开外销通道，中国石化重启建南周边勘探，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的建南人迎来了新一轮勘探开发会战热潮。

时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牟书令到建南检查时说：“你们坚持勘探，在鄂西打下了一个桩，占住了地盘，这就了不得。”

正是建南采气人的三代奋战，作为“桥头堡”守住了鄂西渝东两万平方千米的资源登记区块，2012年中国石化在涪陵焦石坝实现了页岩气勘探的重大突破时，江汉油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机遇。在2025年更是拿下了我国首个探明储量达1650.25亿立方米的二叠系大型页岩气田红星气田，55年的坚守，终得圆满。

“七蹬岩”峰顶的差转台，守站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信号始终没有中断过，并且还新建了覆盖面更广、信号更好的天线，只为了让周边的老

百姓也能够看上电视，那段岁月，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同舟共济。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七蹬岩”上的电视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设备拆走、人员撤回。但峰顶的平房却一直保留了下来。30多年过去了，青色条石砌成的墙依然厚实挺立、历经风雨不倒，守站员工栽种的树荫如盖，有风吹过，哗哗作响。

电视台虽然停了，但无线电波依然遍布工区的角角落落，员工无论在哪里都能够享受到高速的5G和WIFI信号，冲浪、追剧、网购、视频……连通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热火朝天的红星井场上，累了，抹把汗，看看飘着白云的“电台山”峰顶，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原载**

2025年10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紧箍咒”变“护身符”

陈 远（西南油气分公司）

“这新要求也太折腾人了！天天对着表格打钩，哪还有时间干活儿？”在西南油气分公司新场公司的班组长会上，巡检员老冯把《井站巡检指南》拍得啪啪响。会议室里顿时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几个班组长交换着眼神点头附和。安全环保室副主任王朱军攥紧手中的激光笔，投影幕布上的“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标题在声浪中微微颤动。

这场始于2月的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经历了最艰难的阵痛期。当时，新场公司提出“制度革新+监管升级+技术赋能”三位一体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王朱军带着团队跑遍26座井站编制出的390个关键检查点，成了令基层员工头疼的“紧箍咒”。

一天午饭后，难得的暖阳让同事们都在办公室外欢声笑语。生产指挥中心主任江中才却在王朱军的办公室门外悻悻踱步。正在电脑旁完善方案的王朱军好一会儿才发现，赶忙把老江请进了办公室。

“这几天一线的兄弟过来找我说事的人不少，都觉得这一下子任务太重、时间太紧。其实，我就是想说，步子能不能放缓一点。”老江抿了一口王朱军递过来的茶，“但看你这几天都在忙活这事，反而有点开不了口。”王朱军笑了：“谢谢领导的关心与理解。”

老江没再多说什么，站起身正准备往外走，目光却被王朱军台历本上密密麻麻的进度推进备忘录吸引住了：一张张便利贴上，有的写着周

二与生产指挥中心碰头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有的写着周四与党群工作室落实现场奖惩条款，有的写着周五向领导汇报方案执行进度。

“桌子太乱，让江主任见笑了。”见老江盯着桌子看，王朱军有些不好意思。老江边往门口走，边低声连说了三声“好”。

转机出现在今年夏天的雨季。当特大暴雨突袭川西平原时，德新库房保管员老何严格落实新标准要求，对归拢并计划拆除的污水罐提前进行了污水抽取，并及时加盖防雨篷布，有效避免了污水溢出风险。

“要不是按照标准提前做了防范措施，但凡慢半拍，旁边就是农田，后果简直不敢想啊！”老何蹲在现场，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打心眼儿里认为实施方案不再是“紧箍咒”，而是“护身符”。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在推行“7+1”作业监督模式时，油建队与安全全员也发起了牢骚。“每个步骤都要录像存档？你们这是不信任兄弟！而且涉及现场施工作业这么多，一股脑把要求全丢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执行了！”油建队长悻悻而去的那天，王朱军正拿着安全监督管理指南进行分发，这是公司技术组按照临时用电、气举施工、受限空间作业等细化分解的。员工们拿着指南认真翻阅的样子，像极了课堂里拿着提分笔记的学生。

技术的春风悄然融化坚冰。在多分支泡排技术试验现场，看着药剂投加量从凭经验变成按数据，泡排班老王盯着智能终端直咂嘴：“这铁盒子比我这双手可准多了！”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在阶段性总结会上，一个个喜人的数据鼓舞着士气：设置的390个关键检查点位，实现了异常情况100%及时处置率；制定的12项安全监督指南，通过作业准备核查、过程风险防控、收尾验收确认三重管控，大幅提升了现场作业规范化水平。特别是多分支泡排技术实现药剂精准投加、柱塞气举改造提升气井携液效率，全年节约泡排剂1152公斤。3台低效增压机组停用，年减少燃气消耗146万立

方米。全年预计减排二氧化碳3100吨的数据，让当初质疑“搞环保影响产量”的人彻底噤了声。

王朱军抚摸着新版指南，忽然想起半年前那个充满火药味的早晨——如今那些被反复翻折而显得有点破损的册子，已经成了每次现场施工不可或缺的宝典，封皮上“安全是发展的通行证”的批注，在射灯下闪着微光。

原载

2025年10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为了心中那片最美的风景

丁玉萍（西北油田）

8年前，侯军伟作为外闯市场一员，加入西征队伍，成了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二区巡井4线运行班的班长。远离家乡亲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沙漠戈壁，用脚步丈量着管线长度，用责任守护着油井平安。

闲的时候，无涯的寂寞如同疯长的荒草蔓延，他会对着大漠喊，对着红柳唱，和它们对话，倾诉心中的思念，宣泄烦躁的情绪。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已经和它们融为一体。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有灵性，红柳绿中含着淡紫的飘逸身姿多像沙漠中的美女子；遒劲苍迈的胡杨以自己的身躯在茫茫大漠筑起一道屏障，就像为家打拼的伟丈夫。偶尔有小鸟掠过头顶，他会露出在荒凉中久违的温柔笑容。面对国家一级重点原始胡杨林保护区和蜿蜒流过油区的国内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他心存敬畏。

侯军伟所在的巡井班负责64口井，战线长、井距远，正常情况下巡一趟井要跑近200公里，处理异常多的时候会跑上300公里。8年“巡龄”的磨练，生生把肉脚掌巡成了铁脚板，走路如风、做事麻利、处理异常迅速，人送雅号“铁脚”。

巡线的时候，侯军伟会顺手拿一个垃圾袋，沿路捡拾废物、矿泉水瓶等垃圾，不让它们污染环境。侯军伟说，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随手乱扔

垃圾，更痛恨的是那些见钱眼黑偷排油污、垃圾的老板。2024年夏天，他在巡井时发现，一个井场边有一堆油污和垃圾，顿时火冒三丈。他跟踪追击，藏在红柳丛中蹲点，被蚊虫叮了一身包，终于发现是一家修井队排放的。他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管理区。结果，这家修井队不仅把油污、垃圾投放到指定垃圾场，还受到了处罚。

采油二厂管辖面积1187平方公里，拥有各类管线1000多条，有的穿越道路，有的穿越水域，有的穿越农田。2024年7月，由于连续降雨，受塔里木河、克孜尔水库洪水和库车河山洪的影响，采油管理二区部分站库及单井安全生产面临严峻考验。最让侯军伟担心的是那些存在腐蚀和老化的管道，一旦发生刺漏，后果不可想象。他反复告诫自己绝不能出问题。

虽然每口井都安装了摄像头，员工在监控中心就能实时观察井上情况，但为防偶然的系统故障发生，仍然要靠巡线人员检查设备有没有跑冒滴漏、管线穿孔等现象。侯军伟不敢有一丝懈怠，严格按照管理区规定，将巡检频率从日常的每日一次提升至三次，巡线时也分外仔细。

2024年8月1日，侯军伟巡井时，发现TH12501井水套炉有刺漏。随后，他配合抢险突击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围堵、抢修、治污等综合作业。他也因此受到管理区和河南一厂项目部的表扬奖励，称赞他“在汛期及时发现管线穿孔并及时处置，保障了生产，保护了环境”。

这些年，经侯军伟发现的大小隐患200多起。因工作表现突出，他连续8年被评为A类员工，年年都是单位先进个人。

 原载

2025年10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寻找的意义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我不知道，在深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美丽塔里木河毗邻的新疆尉犁，6点算不算清晨。庞大、黑暗的寂静里，没有风声、鸟鸣、虫喃，没有黄羊奔跑的蹄声，没有野兔的啃噬声，没有树叶的哗哗声。沙子被车轮挤压、摩擦的沉闷响声充满整个世界。

采访车摇晃着两盏大灯，沿前车留下的车辙不断在沙梁上俯冲和爬升。张亚北说，这些“路”的寿命很短，一场沙尘暴就没了。沙尘暴是沙漠里的大王，三天一小刮，五天一大刮，从6月到10月，随意改变着沙漠的形状和肌理。最大的一次沙尘暴，把营地的帐篷都掀翻了。那是真正的天为被、地做床，人半梦半醒在天地之间，像只不起眼的小沙包。对数月前的沙尘暴张亚北的记忆还是新鲜的，他坐在副驾驶上如数家珍地向我们描述。

张亚北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的钻井队长。曾经的他是一名物探钻井工，熟悉钻井工作的每一道流程，用他的话说，“所有钻机都‘玩’遍了”。张亚北“玩”钻井玩出了名堂，玩到国际市场去了。微信头像里，他惬意地坐在巴基斯坦小镇街边的木椅上，满脸写着冲出国门的骄傲与自豪。

东方微白时，采访车跑下一道沙梁就停住了。一个身形佝偻的老人牵着一匹骆驼从远处走来，驼背上托着巨大的粮草。等窗外的扬沙落下

去才发现原来是两棵挨在一起的胡杨。胡杨早已干枯，整体呈深灰褐色，树干的裂纹深如沟壑，树冠虬枝盘龙，可以想见当年的壮观。胡杨身后是一片死去的胡杨林，同样只有枯枝，没有败叶。在沙漠里，死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却只有胡杨选择站着，凭借直径数十米的庞大根系，迎风耸立，傲视四方，生出许多悲壮之情。

张亚北指挥采访车避开胡杨林，拐到另一条车辙上。长年征战在西部的石油人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敬畏更深于常人。凡有植被、动物骨骼、水洼的地方都要绕行，这已经成了潜意识里的行为规范。张亚北说，胡杨死去的只是形态，其精神内核永远都在。

采访对象在哪？我们离他还多远？我一概不知。持续不断的颠簸使我的胃里早就翻江倒海。右手抓紧驾驶员的靠背，左手按住腹部，既希望车快点到达，又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绯红的朝霞逐渐在天际铺开，天光变得温暖柔和，沙漠的轮廓也清晰起来。

在沙漠凹陷处，突然出现一畦葫芦状的水洼。水是由塔里木河支流漫溢而来，水色湛蓝，像滴入沙漠的一颗眼泪。

张亚北说，塔里木河下游3年一次的大灌溉从8月下旬就开始了，要一直延续到项目结束。整个灌溉期，所有塔河经过的地方都会向四周的低洼处漫溢。地下水位逐渐抬升，地上的生命才有希望。早上出去的施工车，晚上回来常常要改道，因为原“路”被水阻断了。为了避开水洼，只好在沙漠里不断绕行。遇到沙尘暴天气，经常半夜以后才能赶回驻地。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采访车爬坡的时候车轮陷进沙子里。司机努力了几次，车轮始终空转，车纹丝不动。张亚北招呼大家下车，司机给后车轮垫上枕木，迈开大步朝远处走去，看起来那里离太阳更近一些。张亚北打开电台发求救信息，报告了位置和车里人员的情况。“沙漠里误车是很平常的事，习惯了。”张亚北说完，电台里很快有了回应。

钻机班长钟建辉在附近带班作业，是离我们最近的人。

太阳已经完全跳出地平线。天很蓝，云很白，沙漠的纹路更加明朗，鱼尾、鳞片、山峦、多边形……沙子极其轻软，捧在手里像捧着新磨的面粉。阳光普照，地温慢慢升起来。张亚北说，这会儿施工温度正好，不像夏天，地表温度最高能到70摄氏度。踩在沙子上，有一种悬空感，每往前走一步都仿佛离深渊更近。

一个小时后，钟建辉驾驶着绿色的高大的卡车从远处驶来。我已经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张亚北笑说，在新疆说“马上”“立刻”基本是一个小时起步。

钟建辉从车厢里取出拖绳，像拎小鸡一样把采访车提溜出来，然后和张亚北聊钻井生产的事。俩人站在那儿，张高大威猛，钟精瘦颀长，让我想起天亮前遇到的那两棵胡杨。只是因为穿了红色的工衣，俩人更有生命力。

采访车几经辗转，我终于见到了今天的主角——易复江，一名普通的钻井工。

钻机的机身上用醒目的黑漆涂着易复江的名字。“钻机跟了我很多年，别人用我不放心。”易复江说着，把钻杆上的湿泥揩掉，然后一截一截码放好。“设备你得爱护，该打油打油，该除锈除锈，跟人一样，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儿。”数完钻杆，易复江才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看我。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除了一口整齐的黑牙，脸黑得很均匀，像涂了一层厚厚的蜡油，有一种粗糙的紧实感。

张亚北说，再深、地质结构再复杂的井，只要易复江上手，我就放心。

和“易复江”三个大字并排着的是两只大号垃圾袋。

“有多少垃圾要收，装得满吗？”我问他。

“不一样的，这个是装可回收的。”易复江抬手敲敲编织袋，里面传

出空塑料瓶的声音。钻机组加水罐司机加辅助岗，一共六七个人，一天要喝掉的水不是一个小数目。

“8月才要命，一天下来喝十几瓶水不带出汗的，全蒸发了。”说话间易复江已经收拾妥当，招呼机组的人往下一个井位搬迁。

为了找到易复江，我们跑了将近4个小时的路，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采访就结束了。然而，我不仅没有丝毫失落或不快，心里反而像塔河伸出的又一条支流，丰盈而润泽。

日上中天，回程的路上还有多少奇遇在等着我，我不能知道，只是莫名地充满期待。



原载

2025年10月2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全能生活家

崔洪武（西北油田）

南疆的戈壁滩，风裹细沙。西北油田工程服务中心202办公室里，靠窗工位的亮丽鲜活，打破了办公区域的单调。

新调来的杜雪还在休假，工位上两大捧鲜花十分惹眼——在“沙戈荒”里，美得让人陶醉，更藏着把苦日子过甜的宣言。同事路过都驻足，连不爱说话的老王也凑过来：“新同事人缘好，生活有格调！”

过几天，工位又添惊喜，四个大透明收纳盒，挤满了各系列卡通手伴：明兰、甄嬛、哪吒等排得整整齐齐，个个精致灵动。“都是抽的盲盒。”杜雪笑着说，“戈壁工作枯燥，看看这些小玩意儿，心情能亮堂不少。”旁边加湿器里泡着柠檬，养生壶煮着咖啡，甜香飘满办公室，“生活家”本色尽显。

杜雪到岗，青紫色发丝，干练职业装，细框眼镜，看着清冷。可握手时，指尖带着暖意，疏离感散了。更意外的是，她有9年党群工作经验，直言：“群团工作，就是架起工会和员工的桥，把服务做到心坎里。”

刚上岗，她就用“全能”行动力，解决了员工的烦心事。听说基层员工抱怨食堂伙食滑坡，第二天她就带着伙委会“微服私访”，记下“菜品油重”“口味偏咸”，立刻上报。两周后复查，食堂伙食好了，员工吃饭笑声多了，围着她说：“杜雪懂生活，更懂我们的需求，太爱你了！”

国庆中秋双节，杜雪的“全能”特质在工作中大放异彩。油服中心

承办“工会杯”篮球赛，6家单位参赛。场地协调、裁判对接、赛程安排、应急处理，她一人统筹，有条不紊。可比赛还是出了状况：裁判多是各单位选送的篮球爱好者，场上起了争议时，有裁判被质疑，委屈得想退出。赛后，杜雪陪着大家回放比赛录像分析问题，还递上热奶茶鼓励：“关键球判断公正，别因闲言碎语放弃。”之后他们每天复盘，没人再提退出，赛事顺利推进。中心领导都夸：“杜雪懂赛事统筹，更懂人心疏导。”

国庆当天，杜雪组织“榜样面对面”故事分享会。三位青年榜样，用朴实话语传递奋进力量。中秋联谊夜，她和小姐妹组“塔河S.H.E组合”演唱，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杜雪的热心肠，温暖着每一个人：办公室取快递，从每周两次增至三次；十多位同事约不上体检号，她帮忙协调。大家还偶然知道，她连续6年无偿献血，献血证攒了厚厚一沓。

如今，杜雪的工位仍满是生活气息。连身边同事的桌上，也悄悄多了小盆栽。她像一束光，暖意满满。



原载

2025年10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东方未明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清晨6点，东方未明，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滞留在黑夜。

深秋的沙漠，夜总是特别长。

出帐篷，沿彩色网格路一直向前走。清寒灯影下，一只肥硕的翘尾巴花斑狗一边看着我，一边抬起右腿。

这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营地。军绿色帐篷回字形排列，井然有序，像嵌进沙漠里的一颗绿松石。风高处，五星红旗猎猎如歌，在四周如墨染的夜色里更显庄严肃穆。更高处，下弦月清辉浅淡，仿佛唇印吻在天空上。

营地北临塔里木河，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两个月前，这里是一片沙地。彼时，骄阳似火，沙漠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

平整沙地，围栏圈场，划分功能区，扎帐加固……几十人十几台车奋战数日，帐篷次第敞开，如今已接纳了一千多人。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沙漠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万籁俱寂夜，鼾声穿透篷布，与共鸣者汇成绵延起伏的声浪，像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耳边的鼓声。

队长孟佩文常常走出营地，爬上对面的沙山，站在夕阳的金色光辉里远眺他亲手创立的这份“家业”。像这样的家，孟佩文数不清有过多少。有时候它建在沙漠，有时候在戈壁滩，有时候在平原和荒野。它始终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繁华和喧闹充满警惕。

“家”与物探人，在寻油探气的路上如影随形，彼此互为佐证，在若干人迹罕至的地方留下足迹。想到这，孟佩文便生出许多自豪感。

这会儿，孟佩文掀开门帘走出帐篷。寒意从脚踝迅速爬向全身，他裹紧棉衣疾步向排列集合点走去。

沙漠里的家，有属于自己的烟火气。

凌晨4点，厨房的灯就亮了，十几个人鱼贯而入。馒头机、油烟机、炉灶的响声错落有致；粥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滚圆的馒头堆成小山；包菜丝切得又细又长；辣油调得又稠又香；煎鸡蛋、煮鸡蛋、油饼、咸菜陆续摆上台案；粥熬至黏稠发出浓香，被倒进两只巨型保温桶。

5点40分，食堂的几扇窗口同时打开，米香面香油香菜香扑面而来。在“家的味道”的文化展板下，排队打饭的人越来越多，饭钵的响声、匆忙的脚步声、南腔北调的说话声，交织碰撞，盘旋低回，像赶年集一样热闹。馒头山越来越矮，就像昆仑山雪融化了的样子。炊事班班长贾保才取下墙上的记录本，“1800个馒头，该够了。”他小声嘟囔着，放好本子转身去了配菜间。

排列集合点上接近两百人排成正方形矩阵，宽厚的影子像一堵墙。副队长杨时闻正在主持班前会，质量、安全、环保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孟佩文站在一旁静静地听。职责所在，很多事情他不需要亲力亲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方案和施工过程的把控上。也是职责使然，隔三岔五他要去各班组看一看、听一听，打打气、鼓鼓劲。队伍能不能打胜仗，精气神是核心驱动力，从带队伍那天起，孟佩文就明白这个道理。

7天前，一场沙尘暴彻底改变了沙漠的形态，车辙被湮没，山峰被削平，平缓的沙地上陡然多出许多隆起。埋在沙山阳面的设备被吹出来，背面的则被埋在半米以下。那天晚上回到营地的人灰头土脸，一身疲惫。遇上断头“路”，他们只好下车，背着十几公斤重的采集设备翻过一座又一座沙山，直到完成布设任务。晚霞快要消失的时候，他们才在另一个

出口等到绕“路”而来的车。

孟佩文组织人员连夜调整施工方案。沙尘暴一停，数条断头“路”很快被修通。看到清晰的车辙，大伙儿眼里立刻有了光，颓废的士气又支棱起来了。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满目黄沙的荒寒之地，只有物探人懂得车辙的含义，它是方向，是希望，更是信念。沿着车辙行驶，绕再远的“路”、爬再高的沙梁，只要辙痕在，就一定能回家。

7点，夜仍浓得化不开。

停车场传来大型运载车低频浑厚的马达声，跟谁赌气似的持续不断，似乎要穿透某种坚硬的介质。我站在离它至少300米的距离，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深深的压迫感。此刻的下弦月就挂在一辆重型车的头顶上。那车像一只灰白色的困兽，真担心月亮被它震下来，摔得粉碎。好在困兽拐了一个大弯，驶出车场，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余下的车分别由两只大灯牵着依次跑出我的视野，变成夜的一部分。

车场恢复了宁静，一切就像没发生过。

打饭的窗口冷冷清清。花斑狗悠闲地在营地逡巡，偶尔停下来，竖起耳朵，四下看看。

孟佩文已经来到工作室，对着墙上的施工进度图想下一步的运行方向。

我站在空空荡荡的营地，就像站在退潮后的沙滩上，一切就停下来了，仿佛被画上了休止符。之前发生的许多逻辑清晰主线分明的事，都似乎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忽然想到一个哲学问题——安静与喧嚣，明明存在于事物的两个极端，却能在倏忽间自由转换，形成沙漠营地此时此刻最鲜活的样子。这种感受我觉得很新鲜，也很神奇。

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今天我要跟放线班长进沙漠。7点半，班长打

来电话，说他的车就停在大门口，是一辆乳白色的德龙沙漠车。我带上水和干粮，背上背包，匆匆往外走。

班长伸出手，说我姓“忽”，忽必烈的“忽”。忽班长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脸又黑又粗糙，全是被风沙剥蚀的痕迹。

车在两束橘色的暖光里摇摇晃晃，黑夜在窗外铺陈，阒然无声。困意涌上来，对沙尘暴不再恐惧，因为忽班长说，前方有车辙。



原载

2025年10月3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海风捎来的玫瑰

刘平平（胜利油田）

山东龙口的秋日，阳光像融化的蜜糖，流淌在每一片树叶上。风从海上来，掠过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那些远航的船，穿过绿地，在紫叶李与蔷薇间打了个旋，拂过一位修剪月季的女人发梢，她抬头一笑，眼角细纹又悄悄爬上半条。

像她这样的女人，在这个靠海的小区里，还有不少。

胜海花园小区被住在这里的人称作“桃花源”。春天牡丹盛放，夏日紫薇摇曳，秋来银杏金黄，冬至雪落无声。这里没有外卖小哥的匆忙穿梭，也听不见出租车刺耳的鸣笛。夜幕降临，散步的人三五成群，脚步轻缓，像是怕惊扰了暮色中谁的心跳。

报喜不报忧

陈晓雯是一位船嫂，丈夫宗可华是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的轮机长，长年在海上作业。

她的父亲是船员，母亲是船嫂。她从小就知道：男人出海，女人持家；男人搏击风浪，女人扛起屋檐。可当命运落在自己肩上时，才知那屋檐有多重。

“现在好了。”陈晓雯说这话时，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望向远方。20年

前，海上没有信号，信件全靠补给船捎带，十天半月杳无音信是常事。有一回，孩子突发肠胃炎，她自己也染上了病毒性腹泻，可他不在家。她只能强撑着开车送医，半路呕吐不止，只好趴在路边咳，几乎咳出胆汁。稍缓一些，她擦干嘴角，又握紧方向盘继续前行。“那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坏了也不能停”。

如今通信发达，宗可华隔几天就会打来视频。屏幕那头的男人穿着红色工装，胡子拉碴，眼神疲惫却透着温柔。他会拍下灶台上炖着的红烧排骨，笑着说：“老婆，等我回来露一手。”也会指着窗外翻腾的海浪说：“浪是有点高，不过，放心，没事。”

她笑着点头，只说一句：“注意安全。”

从不提肩颈水肿复发，夜里疼得辗转难眠；也不讲老人一个月住了两次院，她陪床太累加上低血糖导致眼前发黑，医生劝她回家换人。她只讲好消息：阳台上茉莉开了，米饭刚好焖熟，上大学的孩子羽毛球拿了奖牌。

这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报喜不报忧。

年轻时爱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觉得浪漫。可当丈夫真在天涯，那轮明月照进窗棂，清冷如霜，她才懂孤寂有多深。同一片月光洒在甲板上，可相隔的不只是千里浪涛，更是两个世界——一个在风浪中搏击，一个在寂静中守候。

以船为家

牛明进长年漂在海上，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每年春节，万家团圆时，宋玉丽就会带着孩子登上平台，去海上过年。

这不是旅游，而是穿越风浪的亲情奔赴。

平台远在几十海里外的大海深处，像一座钢铁孤岛。没有春晚，没有鞭炮，只有柴油机轰鸣和海浪拍打钢架的声音。宿舍不过几平方米，

两张窄窄的单人床，两把椅子，勉强挤下一家三口。洗漱要排队，吃饭要定时，说话得压低声音。

可她坚持要去。因为对孩子来说，这是唯一能和父亲长时间相处的机会。

“一年见不了几面，孩子都快不认识爸爸了。上次他回来，孩子躲在门后，半天才叫一声‘爸’。”那一刻，她的心像被狠狠揪了一下。

每次她都要做很多准备：联系补给船期，提交登台申请，协调工作交接，给孩子打预防针。出发前，她会跟孩子说：“爸爸住的地方不像家里，但很安全。”亲戚不解：“别人盼男人回来，你怎么往海上跑？”

但她知道，有些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心理的。一次真正的见面，胜过千条微信视频。

终于出发那天，母子坐上颠簸的补给船，穿越白浪，抵达钢铁丛林。牛明进早早等在甲板，穿着干净的红色工装，脸上藏不住笑意。

那一夜，他们围坐在食堂，吃着师傅特制的年菜：红烧肉、清蒸鱼、烧鸡、韭菜炒鸡蛋，虽然油重味浓，但在那钢铁孤岛上，竟成了孩子记忆中最快乐的一餐。广播里传来新年祝福，窗外漆黑的海面，偶有渔船灯火闪现，像遥远的星辰。

丈夫蹲下身，牵着孩子的手说：“你看，那是北斗七星。在这片大海上，有它便不会迷路。”

随后，牛明进带着孩子走到近处的管线，用扳手轻敲，发出叮当声：“听，这是爸爸每天工作的声音。”

孩子仰头看着父亲，在钢架与管道之间，第一次觉得这个沉默的男人如此高大。

那一刻，冰冷的金属仿佛有了温度。

而这温暖的背后，只有她清楚：一个月筹备，独自承担家中一切；还有每次离别时，孩子趴在爸爸背上喊“爸爸别走”的哭声。

她不说苦。因为她明白，每一次团聚，都是对孩子心灵的修复。那短短几天的共处，将成为孩子记忆中最清晰的父亲影像——哪怕这“家”，漂在风浪之上。

他回来了，心还在海上

李德钻航船归来的第三天，这个家终于从迎接英雄的仪式感，回归到现实的烟火里。

早晨，他抢着送儿子上学，却在校门口拐错了弯；晚上，他想重拾父亲的威严，指出作业上的错误，孩子却头也不抬：“妈妈不是这么说的。”他伸出去的手，悬在半空，像一艘驶入陌生港湾的船，找不到锚点。

胡晓艳在一旁看着，脸上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晚饭时，她顺手把辣炒蛤蜊推到他面前，那是他最爱的味道。他却下意识地将盘子往她和孩子那边挪了挪：“船上吃惯了咸的，现在辣的受不了。”话一出口，饭桌便陷入片刻的沉默。

这个家，在他缺席的日日夜夜里，早已像珊瑚礁一样，围绕着她和孩子，长出了新的坚固的秩序。他的归来，是甜蜜的潮水，却也搅动了原本平静的海底。

最激烈的摩擦，发生在周末的游泳馆。

他，这位在风浪中掌舵的船长，执意要教会儿子游泳。在他看来，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可孩子的双脚钉在池边，任凭他如何鼓励、哄骗，小脸煞白，死死抓着栏杆，就是不肯下水。他的耐心被水汽蒸干，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在甲板上命令船员的严厉：“下来！男孩子，怕什么水！”

“我不！我就不！”孩子的尖叫带着哭腔。

一瞬间，胡晓艳觉得整个世界都凝滞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脸，仿

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个下午——母亲在电话里颤抖着说：“……我就一眼没看见……孩子掉下去了……我也不会水啊……”她记得自己冲向医院时软掉的双腿，记得母亲一夜之间花白的头发，更记得他在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和那句压在心底的“我对不起这个家”。

那段被深埋的记忆，成了孩子心底最深的恐惧，也成了他无法释怀的内疚。

胡晓艳走过去，没有看他，而是缓缓蹲下，平视着儿子。“宝贝，”她的声音很轻，像月光落进深海，“你看，爸爸在这里。”

她拉起他那只温暖的大手，轻轻贴在孩子剧烈起伏的小胸口上。“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船长，大海那么大的风浪他都不怕。有他在，海水就不敢欺负你。他会像守护他的大船一样，永远守护着你。”

他愣住了。掌心下，是儿子急促的心跳，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他忽然全明白了——那不是任性，是源自那次意外的、刻骨的恐惧；而他，差点用父亲的权威，将这恐惧碾碎。

他笨拙地收起所有严厉，眼神软了下来。那只曾指挥巨轮穿越风暴的手，此刻只是轻轻拍着儿子的背。

他看着她——这个在他缺席的岁月里，独自为这个家挡住所有风雨的女人。是她，在他不在时，既当妈又当爹，咽下所有恐慌与无助，却在此刻，用一句话，把那份沉重的内疚，化作了孩子可以依赖的力量。

孩子看看妈妈，又抬头看看眼前如山般的父亲，紧绷的身体一点点松弛。他试探性地，将一只脚伸进了水里。

回家的路上，孩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她走在他身旁。沉默良久，他轻声说：“家里……辛苦你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替他理了理被孩子抓皱的衣领。指尖触碰的瞬间，两人都感到一种久违的、略带陌生的温热。

风波过后，生活终将回归它应有的航道。而有些理解，正是在这短

暂的停靠与碰撞中，才变得如此深刻。

那一束玫瑰，开在风雪之后

很多人问徐美玲：“为了孩子辞职，值得吗？”

她沉默着，然后轻声说：“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那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

那年冬天，她刚下班，就匆匆赶到儿子的小学接人，却发现教室早已空无一人。老师说：“孩子说你今天加班，就自己回家了。”

她的心猛地一沉。外面大雪纷飞，孩子才上一年级啊。

她在风雪中狂奔，呼喊着孩子的名字，最终在一条路灯下的长椅上找到了他。小小的身影蜷缩着，棉帽湿透，睫毛结霜，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塑料小剑。

那一刻，她跪倒在雪地里，抱住孩子无声地啜泣。

不是因为找到了孩子，而是因为她终于看清：这个家，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她递交了辞职信。

她工作了十多年，是同事眼中的佼佼者。她把热情都倾注在工作上，可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儿子，却常常累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

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疲惫。

当事业与亲情只能二选一时，她最终选择了那只在风雪中等待她牵起的小手。

有人不解：“不就是个工作嘛，换个班不行？”

可他们不知道，这份工作背后是多少年的热爱与坚持；更不知道，对于一个船员的妻子来说，每一次加班，都可能是孩子独自面对世界的开始。

她说：“我不后悔。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有更好的托育制度，

如果有更多对双职工家庭的支持，我是不是就不必非得二选一？”

她没等到答案。生活继续向前。

然而最让她难忘的，是一次生日。

那年丈夫在海上，船上的信号不稳定，一连半个月音讯全无。她以为这个生日会悄无声息地过去。

没想到傍晚门铃响起，一个陌生人送来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卡片上写着：“老婆，生日快乐。我在海上想你。”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丈夫托补给船的同事，用卫星电话联系市区花店，又托人辗转接送，才让这束花穿越时空，准时送达。

她捧着花站在门口，泪如泉涌。

那些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无人诉说的委屈，那些咬牙撑下去的日日夜夜……在这一刻，忽然都有了回响。

原来，爱从未缺席，只是披着风雨，走进了她的春天。

沉默的担当

韩海峰是在一个雨夜说起这个故事的。

那年，船上来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阳光，不怕苦累。一次台风突袭，附近渔船遇险，他忍着剧烈晕船，主动请缨救援。巨浪中，他把两位落水人员救了出来。那一刻，他觉得非常自豪。

可没过多久，家中传来消息：爷爷病危。那个大学生立刻申请回家见老人最后一面。可船只正在外海执行任务，中途遇大风，被迫停航避风，中途无法靠岸。他只能通过卫星电话连线家人，听着父亲哽咽的声音：“……爷爷一直喊你名字，他说想看你一眼。他走得很安详，就是……没等到你。”

电话挂断后，他跪在甲板上，埋头颤抖。返航后，他递交了辞职信。

“我能理解他。”韩海峰背对着妻子王彩银说，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吞没，“我们这些人，谁不怕错过亲人的最后一面？可职责在身，很多时候，真的身不由己。”

王彩银望着韩海峰的背影，忽然觉得那肩膀比记忆中更宽，也更沉。

那次他们救人的事，韩海峰回家从来不说。是单位嘉奖了，王彩银才知道的。

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作业平台在台风中倾斜，有人落水，他所在的船接到命令，立即奔赴现场。当时海上风力高达十级，巨浪如墙，能见度极低。

当时身为大副的他，顶着风浪嘶哑着指挥搜寻。夜里9点多，终于捞起一人。另一位是刚退休返聘的老师傅，人救上甲板时已虚脱倒地。又一巨浪袭来，他也被掀倒，踉跄爬起后和船员扑上去，用身体围成一圈，紧紧抱住老师傅，以体温取暖，与死神抢时间。

这些，他从未提起。直到他在党员培训班分享经历，她才从同事口中得知。

原来，自1994年至2025年，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已实施重大海上抢险304次，救助遇险人员1043人、船舶142艘次。每一次出征都是与风浪搏命，与时间赛跑。而她的丈夫，正是其中一员。

那一刻，她坐在灯下，手微微发抖。她想起曾抱怨他回家太少，想起孩子问“爸爸为什么总在海上”，想起产房独自签字的无助……而他，却在风浪中一次次将别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岸边。

她终于明白，担当不是响亮的誓言，而是明知会痛，却依然选择坚守；他们守护的，不只是海上平台与点点灯火，更是无数家庭的团圆与希望。而代价，是错过至亲的最后一面，是一生难以言说的亏欠。

那束穿越风暴的玫瑰，那句“家里都好”的谎言，那个跪在甲板上无声哭泣的年轻人——她们与他们，共同为这片海写下最深沉的注解：

沉默，是最沉重的回响。

秋天又至，胜海花园小区里的海棠果，像一盏盏小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祁媛踮起脚尖，拍下那颗最红最圆的，发给丈夫李彬：“今年的果子，甜得醉人。”

远在海上的他很快回信：“等我回来，亲手给你摘一筐。”

祁媛站在树下笑了。阳光穿过叶隙，温柔地洒在她脸上、肩上，像披上一件无声的暖衣，轻轻将她裹住。

她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在此之前，她将继续守候，像那棵海棠树，扎根于“家”的土地，静待花开，静听潮声，静候那个披着海风归来的人。

可在那之前，她不是龙口唯一站在树下等的人——

在“桃花源”的每扇窗后，都有这样一位女子，把熟透的果子、新绽的花枝，拍下发给海的那一边。

她们不说话，但风记得；她们不张扬，但海认得。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她知道，每一次潮起，都是大海替她呼唤；每一次潮落，都是她在轻声应答：

“我在等你……我在等你……”

她们是无数个名字，也是一个名字：船嫂。

后记：

这些故事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们发生在龙口的某个清晨，也曾在渤海湾的风雪夜里重演；它们是陈晓雯的记忆，也是陈华的日常，也是徐美玲、相虹、祁媛、宋玉丽、赵红、宫源伟、王彩银、司福华以及更多我们未曾听闻的名字……无数名字背后的共同经历。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远方守望、在寂静中发光的女人。她们不曾被看见，却是这世界最深沉的光。



原载

2025年11月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老站长的绿色接力

鲍琳（浙江石油）

在我管理的浙江上虞石油兴安加能站后院，有个不起眼的角落，我叫它废旧物资角。别小看这角落，它现在可是我们站的“绿色创意工作室”。

这事还得从我上一任的老站长说起。老站长陈巍在站里干了30多年，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但凡报废的器材、替换下来的旧物件，一律不准随手扔掉。在他眼里，一个锈迹斑斑的油桶，那是现成的花盆坯子；几段报废的旧油管，保不齐哪天就能派上大用场。他常念叨：“咱们天天跟能源打交道，最懂得‘珍惜’俩字的分量。物尽其用，就是最实在的低碳。”

老站长退休那天，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鲍，这摊子交给你了，别让我这些宝贝吃灰。”说实在的，那会儿我心里直打鼓：这都啥年代了，还留着这些破铜烂铁？

直到那个暴雨天，我才真正懂得老站长的良苦用心。

那天雨下得邪乎，排水沟根本来不及排水，眼看着积水就要漫进营业厅。我急得团团转，突然瞥见角落里老站长留下的那几段旧油管。我灵光一闪，赶紧叫了员工一起把油管锯开、打孔，三下五除二搭了段引流渠。没过一会儿，水顺着管子哗哗流走，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打那以后，加能站后院的这个“绿色创意工作室”才算是真正活了

起来。润滑油桶刷上漆，摇身一变成了垃圾分类桶；旧宣传横幅洗净缝好，给设备当防尘罩；废旧轮胎对半切开，成了花圃的围边，里面种着月季、太阳花，春夏开得正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创造，凑在一起就成了站里独特的风景。

最让我得意的，是和员工一起做的土发明。以前清洗油气回收装置集液井，得用水桶一桶一桶地打水，又慢又累。后来我们凑在一块儿琢磨商量，用废弃的纯净水桶、一截旧水管，再加个报废的阀门手柄，愣是拼凑出个轻便好用的手提式打水器。这玩意儿用起来那叫一个顺手，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后来片区其他站点听说后，都跑来取经，也照着做了几个。

有时候下班晚了，我会习惯性地 在院里转悠。夕阳把那些改造过的物件镀上一层金边，恍惚间好像又看见老站长蹲在那儿摆弄他的“宝贝”。我忽然明白，老站长留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那些旧油桶、废铁管，而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好习惯，让我们学会变废为宝，过上精打细算的日子。

如今在站里，谁要是有了什么新点子，保准第一时间跑到后院去翻找。那些静静躺着的旧物，在我们眼里都是待开发的宝藏。前两天，来实习的90后小钱还兴冲冲地跑来跟我说：“姐，我看那几块旧展板，改造成工具收纳箱正合适。”

听着他的话，我心头一暖。老站长播下的种子，早已在我们这群人心里生根发芽……



原载

2025年11月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代码工程师——以梦为“码”

成 荣（中原油田）

2000年，我22岁。夜班，星空沉沉压下来，抽油机一上一下，像在咀嚼时间。油污钻进指甲缝，成了我青春的印章。夜班后，一段清脆的键盘声响起——我拿出塞在工具柜里的第一台组装电脑，敲下一串串代码。

白天扛管钳、爬井架，晚上开电脑、敲代码。油污与光标，是我人生的AB面。2004年，一张NIIT国际软件工程师证书拿到手里，烫金徽章闪着光，引来中原油田综合管理部领导的注意。第二年，我被调进综合管理部，工牌上写着“主办”，袖口还沾着洗不掉的油渍。同事笑我“双面谍”，我答：谍的不止身份，还有语言——白天说“通知、汇报”，夜里说“Java、SQL”。

我开发的第一个系统是文件动态管理系统，把六类烦琐流程全塞进代码里，“马上就办”不再是口号，而是自动弹出的提醒框。科长第一次看到界面时，捧着咖啡愣住了：“这玩意儿，比咖啡还提神！”

2007年，命运被一条曲线改写。河南省委办公厅领导来企业调研，一眼盯住屏幕上跳动的曲线图：“这线谁画的？”一句话，把我“画”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发“政务协同平台”项目部。京城没有石油味，只有打印机吐纸时的墨粉香。住在地下室的我，每日对着C#代码熬夜。软件验收通过那天，我攥着通知书给单位报喜，领导笑言：“中共中央办公

厅，也有咱中原油田的印记！”

此后八年，我成了候鸟工程师，年年飞北京，软件版本从1.0升到5.0，我们叫它“小五”。它装得下五个处室、上万条数据，却吞不掉我日渐斑白的鬓角。

2018年，河南省财政厅数据库升级，资产盘点卡壳。紧急关头，领导一声招呼：“那个在中办拿过奖的人呢？”于是，我周末奔向郑州，周一返回油田，大巴成了流动机房。邻座小孩好奇地问：“叔叔，你在打怪吗？”我笑答：“我在打代码，比怪兽还难打。”数据对接成功时，我在代码末尾写下注解：“献给所有被表格熬秃的夜。”

现在，我依然左手改稿件，右手敲代码。有人问我怎么切换自如，我摊开手掌，掌纹里，暗的是墨污，亮的是光标。它们早已交织成我的生命底色。

夜深了，稿子写完，一天落幕；屏幕再亮，硬盘轻响，像老朋友在召唤。明天太阳升起时，方块汉字与英文代码，又将并肩破土而出，奔涌向前。

**原载**

2025年11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非遗烙画师——情暖人心

赵海燕（江苏油田）

江苏油田采油一厂沙埕巡检班的夜晚，总比别处更静些。班组远离闹市，只有抽油机规律的声响打破沉寂，直到热爱画画的张鹏抱着那套烙画工具推开活动室的门：“一起试试非遗烙画。”

于是，几个葫芦、几支烙笔、一盏调温灯，还有一摞画满草图的笔记本，瞬间把活动室变成了“非遗文化小课堂”，石油人的夜晚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鹏姐，咱们给小萍师傅的退休礼物就靠你了。”孙莉莉举着手机，屏幕上是她偷偷收集的李小萍工作照。张鹏接过手机，手指轻轻划过那些照片——年轻的李小萍站在抽油机旁，眼里透着的认真，这么多年还是一模一样。张鹏点点头，选了个品相最好的葫芦。

烙笔通电升温，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焦香，大家围拢过来。张鹏的手稳得像操作设备一样，烙笔尖在葫芦表面游走，深浅不一的焦褐色渐渐勾勒出抽油机的轮廓，那是李小萍守护的伙伴。

“烙画讲究火随心动，温度高了会焦，低了又没质量，就像咱们调注水闸门控制注水量，得拿捏好分寸。”张鹏边烙边教。

王骏学得最认真。三个月前，他还是个下班就抱着手机想孩子的新手爸爸；如今，在张鹏的耐心教导下，他下笔越发自信，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作品——给双胞胎女儿在葫芦上烙出了一对生肖牛，又烙出两只

憨态可掬的叮当猫。“想到孩子拿到礼物时开心的笑脸，不回家的日子也变甜了。”王骏话里藏着柔软。

厂直管班组改革以来，沙埕巡检班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下班留守。党支部书记沙浩心里清楚，这些员工不是不想家，而是想抓紧时间学习，尽快适应数智化发展。看到大家晚餐后齐聚活动室，听到越来越多的欢笑声，他和工会主席何芹商量，聘任张鹏当非遗老师，将这间活动室挂牌“非遗工作室”，正式成为班组的“精神驿站”。

今年刚分来的白莉君最初只是好奇，后来却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她烙的第一件作品是家乡的银杏树，张鹏陪她修改了三次。“烙画，下笔的每一刻，都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坚硬的葫芦壳上，不能急。”张鹏说着，手下烙笔轻转，一片银杏叶栩栩如生。

老员工李小萍退休那天，班组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当那只特制的葫芦递到她手中时，看到上面不仅有自己当年工作的模样，还有同事的卡通笑脸和签名，李小萍顿时红了眼眶，哽咽道：“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退休礼物。”

当非遗邂逅石油，大家找到了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烙笔与葫芦接触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像极了石油在管道中流淌的声音，深沉又持久，蕴含着无限生机。

 原载

2025年11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剪纸传承人——剪映山河

饶 艳（河南炼化）

宽大的工作台摆满了各式剪纸作品，空气里飘散着宣纸和染料的清香。王俊英正俯身装裱一幅剪纸作品，窗外市声遥远，这方寸之间是她独享的天地。

“很多店家不愿接剪纸装裱，成品也难合心意，索性自己学了这门技术。”她未停手上的活儿，语气温柔。就这样，她成了最懂剪纸的装裱师。

这间十余平方米的工作室，是王俊英创作的根据地。4年前，这里曾诞生一幅恢宏的献礼之作：高8.3米、宽7.8米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巨幅剪纸。那时，她还是河南炼化一名倒班的化验分析工。白班与夜班交替，质量分析与艺术创作并行。信念，让穿梭于岗位与工作室之间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力量。

此刻她正在装裱的《希望交响曲》，是为“艺术在乡村”全国征集活动创作的。画面中，柴河如玉带蜿蜒，万佛山层峦叠嶂，孩童嬉戏、姑娘拓印的场景跃然纸上。她用剪纸语言，奏响了一曲乡村艺术的蓬勃乐章。

“构思远比剪裁更难。”她坦言，这次创作灵感，源于她与柴河村的不解之缘。18岁那年到柴河村春游，望着微波荡漾的柴河水与碧翠连绵的万佛山，“我要把这里的一山一水都剪进作品里”，她听见心底的声音。

此后，柴河村的石窟、碑林与民间艺术中心，便成为她的创作源泉。

王俊英与剪纸的缘分始于童年。从跟着大人学剪到独立创作，她练就了一双巧手。工作后，企业举办的职工艺术节、女工才艺展等载体为她提供了展示平台，也让她得以系统学习剪纸技艺，还被评为洛阳市孟津区剪纸非遗传承人。

行走在剪纸艺术道路上，她快乐而执着，并将这份热爱延伸到了传拓领域。去年，全形拓作品《光明》在洛阳市民间艺术作品大展中脱颖而出，为她赢得“十大民间高手”的荣誉。

如今，她专注于学习更多传统技艺，先后参加南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举办的非遗传统技艺提升培训班，将蜡染、扎染等技艺融入创作。

从热爱到专业，从石化女工到洛阳市工艺美术大师，从孟津剪纸非遗传承人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身份在变，初心未改。“无论走多远，我都是一名石化人。”她言语笃定，笑容染面。

**原载**

2025年11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咖啡主理人——分享热爱

余卓君（浙江石油）

清晨7时，浙江绍兴化工园区的薄雾还未散尽，何许人联系的油罐车已经安全准时地将油品配送至客户罐区。作为浙江石油的一名综合客户经理，他的工作日常就是与油品、报表打交道，以及拜访客户。可一旦脱下工装，他的世界便飘起了咖啡的焦香。

何许人喜爱研究各类咖啡豆的产地、烘焙曲线与冲煮参数，更在各类公共讲座中担任志愿者，为爱好者们普及咖啡知识。咖啡主理人的身份，不仅让他的生活有了内在的丰盈，也在不经意间为主业另辟蹊径。

就在上个月，何许人连续三次登门拜访一位客户，都未能敲开合作的大门。第四次登门时，何许人决定改变谈话策略。他注意到，客户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不错的半自动咖啡机，然而每次见面，客户却只喝速溶咖啡。

“张总，平时有喝咖啡的习惯啊？”何许人指着角落的那台咖啡机问道。

听到“咖啡”二字，客户张总一改眉头紧锁的神态，笑呵呵地回道：“是啊，每天不喝上一两杯，就感觉浑身使不上劲儿。上网买了一堆设备也没空研究，平时就泡速溶将就一下。”

“张总，不如今天我给您冲一杯，您品鉴品鉴。”何许人说完，转头从车上取来一包新鲜烘焙的咖啡豆。他熟练地操作咖啡机，办公室内很

快弥漫起现磨咖啡才有的浓郁香气。

“您尝尝，这是新产季的巴拿马翡翠日晒瑰夏，酸度柔和，能喝到茉莉花香和蜂蜜的具象风味。”何许人将冲泡好的咖啡递给张总。

尝了一口，张总眼中顿时闪过惊喜：“这咖啡确实好喝，没想到你对咖啡这么有研究。”

见张总有了谈话的兴致，何许人便跟他聊起了咖啡心得。那些在业余时间里沉淀的知识，此刻如涓涓细流，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我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SCA国际咖啡师高级认证和PCA专业咖啡技能认证。我觉得，不管是做业务还是冲咖啡，核心要义都是要坚持钻研。就像这杯咖啡，从选豆到出品，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油品供应也是如此，从炼厂到油箱，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俩人的谈话从咖啡自然而然地延展到业务上。

或许是咖啡的香气消融了隔阂，或许是何许人专业的态度打动了客户。听完他对咖啡的见解后，张总感慨：“能把爱好钻研得这么透彻的人，对待工作和伙伴也不会差。冲着这份用心，我也要与你合作。”

凭借咖啡搭建起的信赖，何许人顺利拿下了这笔订单。这杯“跨界”的咖啡让他深切体会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只要带着匠心与热爱，都能在不同的赛道上绽放光彩。

 原载

2025年11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向前有太阳，向后有月光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夜色正在褪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竖起一堵又一堵深灰色的城墙。重型卡车顺着“墙根”挥动两束月白色的灯光，像握着两把手术刀，不断剖开黑暗向病灶探去。

重卡如一只绿色的甲壳虫，吃力地爬上沙梁便停下了。我看了一下表，7点50分，在我的家乡山东东营，此刻正是黄河入海口最美的清晨，阳光明亮通透，满地金黄，一树杏黄与深绿交叠。早高峰的马路上，人车如织，川流不息。

眼前的沙漠只有我和班长忽海献。

忽海献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的放线班长，半小时前我们还在沙漠营地。忽班长的车高得吓人，我爬了几次都没爬上去，后来被他一只大手拽上去了。

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有些仓皇，天光快速完成从青灰到灰粉到浓金的替换。“欸”，一个毛茸茸的橙色球体跳出来，光辉铺满大地。

班长跳下车给轮胎卸压，这样可以增加轮胎的摩擦面积，跑起来会更快更稳。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路”更艰难。沙漠广阔无边，究竟藏着多少“陷阱”我们不得而知，要躲开它，很多时候需要经验。

事实证明，越靠近沙漠腹地，沙丘越高大，起伏越剧烈。越来越多的“断头路”出现，班长不得不下车查看，从一座小沙丘爬上另一座沙

梁，从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又渐渐变大，好像一朵飘忽不定的红色云彩。

远处有四个穿红工衣的人，背着采集设备，正从沙山上走下来。看不清他们的眉眼，从体态上感觉是年轻人。班长说，这个小组有个外号叫“黄羊”，动作敏捷，速度快得不得了。说话间我们回到车里，车从沙梁上冲下去，顺着另一个沙梁再爬上来，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后来就以他们为中轴，车兜兜转转了一个小时才来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班长跳下车，从后车斗抓起一把铁锹向一人高的沙梁走去，我紧紧跟住他。

班长爬了一半转过身，我还在原地手忙脚乱。沙子太软，爬三步退两步。再试，未果。几次之后，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班长用铁锹把我拖上去。

“沙尘暴太凶了，把采集设备埋得好深。”放线队员跪在地上，手上戴着白色线手套，正挖开一个一尺见方、深60厘米的坑。“我来。”班长说完，我才明白铁锹的用处。放线队员站起身，好年轻的一张脸，巧克力色的皮肤，眼神清澈明亮。年轻人冲我笑笑，并不说话。班长几下子就把设备给挖出来了：一只比胡萝卜还要小的检波器。年轻人收好设备扛在肩上，像匹小野马一溜烟冲下沙梁。沙梁下面很快响起高分贝的歌声。班长笑说，这是个00后，乐天派，就喜欢唱歌。

班长继续检查检波器的回收工作，和另外三个人交代完一些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要求，我们回车里继续往前走。

正午12点，起风了，车顶上的红旗被吹得呼呼响。电台里有人呼叫班长：3261线1217通道误车了，请求支援。班长停下车，把近视眼镜推到头顶。他的眼睛已经花了，只有这样才看得清奥维互动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

重卡在暄软的沙地上掉头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是这样狭窄而起伏

不定的沙梁，考验技术，更考验智慧和胆识。我相信班长。从他推开眼镜露出笃定神色的那一刻，我就对他充满信心。

接下来的近20分钟时间里，在剧烈的颠簸中我被安全带紧紧勒着，反复拉出去又弹回来，有一回，我以为我要撞破挡风玻璃飞出去。

“把气压放到1.5bar（巴）……坐在车里不要动……”“我十分钟呼你一次，听到立刻回答……”行驶中，班长不断拿起对讲机。有一段时间，没听到回应，他便呼叫仪器组。仪器组驻扎在视野最开阔的高地，那里既是生产指挥前哨，又是信号中转站。原来，误车的司机刚完成自救，联系不上班长，也在向仪器组求助。

班长一脚刹车，车稳稳地停在平缓的沙地上。“幸好出来了，要是侧翻就麻烦了。”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定定地看着窗外，好半天没说话。误车司机很快和班长取得联系，他激动地说：“用的是班长教的法子，先把气压放掉一些，再挖沙、垫沙，把坑处理掉，然后……”班长边听边点头，脸上渐渐有了笑意。

班长掉转车头，七环八绕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路”上，继续检查放线和收线工作。

沙漠昼夜温差大，早穿棉袄午穿纱是常态。这会儿阳光热烈，穿过玻璃直射进来，车内温度急剧上升，棉工服已经穿不住了。班长停下车，从后车座上拿出馕、馒头、油饼、方便面……午饭很简单，班长抱歉地说，野外施工就是这样，怎么方便怎么来，等晚上回去再好好吃。

据班长说，这里是交通“要道”，我们要等收线和放线的车经过，确保所有车都是安全的，才能返回营地。

吃过午饭，我独自下车，费力地爬上一道沙梁。当我回头看向卡车，发现班长把头抵在方向盘上。他太累了，前天傍晚正准备回去就接到拖车求助，等他开车过去把车拖出来再回到驻地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早上6点就起床，给班组开晨会……这会儿我不想打扰他。

风越来越大，推着细软的沙粒前仆后继滚下沙丘，惊起一地匆忙的烟尘。这样的风自然与真正的沙尘暴不可等同，但我们仍然忌惮它，忌惮它以流动的形态昭示着另一种生命的锐不可当，忌惮它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决心和勇气将设备掩埋、将“路”吹毁。

傍晚，班长带我探新“路”，这条“路”是为第二天的放线车准备的。晚霞的尾羽轻扫过来，给沙漠镶上了金色的裙边。站在沙梁向车后远眺，茫茫沙海间一条清晰明亮的车辙丝滑如绸缎。

回营地的路渐渐被夜色渗透，月亮升起来了。想起年轻的女队员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句话——不要忙不要忙，白天上班有太阳，不要慌不要慌，晚上上班有月光，感到无限安宁。

**原载**

2025年11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城里城外石油人

崔向珍（胜利油田）

冬天的小村庄，溪水冻瘦了，屋檐冻矮了，家家关门闭户，大人孩子躲在滚烫的火炕上，唠嗑取暖；一群一群的麻雀，呼呼啦啦地飞到枯瘦的树枝上，像极了一片片肥硕的叶子，叽叽喳喳地热闹。

光秃秃的田野里，胜利油田的工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顶着呼啸的北风，蹚着尖利的草茬子，布线，放炮，采样，起钻，下套管……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个年代的农村很穷，油田工人的野外作业条件也很艰苦。春夏秋三季还好，寒风肆虐的冬天，无遮无挡，再厚的棉衣棉裤也很快被吹透。薄薄的铁皮房子里阴冷寒凉，下了班的工人们裹紧了油腻腻的棉衣，一个追着一个，争先恐后地跑到我们的小村里寻找暖和的地方。

我们的院子里，每年都会堆起一个很大的麦秸垛。母亲烧火做饭时抽取麦秸，总是从草垛南面开始，逐渐空出一个背风向阳的草窝，让我们躲在里面，晒太阳取暖。年轻的油田工人们来了，也经常卧在草窝里跟我们聊天。来自城市的，跟我们聊城里的楼房和汽车；来自外地农村的轮换工，聊他们的亲人和庄稼。

母亲看着这些长年奔波在外的年轻人，很是心疼，就叫他们进屋里烤火，或者喝点热粥，吃一块热乎乎的烤地瓜。长年野外作业，他们身上的衣服不间断地被野草树枝刮烂，开线破口，夏天露着黑黝黝的皮肉，冬天

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母亲嘱咐他们，衣服烂了捎过来，几针线就又完整了。

冬天天冷，田野里一片寂寞荒芜。住在铁皮房子里的油田工人，晚上经常来我们家烤火聊天，听做教师的父亲读诗讲古、谈天说地。父亲常泡上一壶大叶子茶，天文地理地聊，天天不带重样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归队时，哥哥总会为他们点亮用白菜疙瘩做的煤油火把。

自从我们村庄里来了石油工人，他们安装井架前的推土垫台，也忙活了我们村的壮劳力。虽然推土是个重体力活儿，可是在那个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儿花的年代，垫井台换来的收入，也让一部分乡亲的日子宽裕了许多。井架竖起来了，抽油机忙起来了，胜利油田又在我们村前边修了一条明晃晃的柏油路，运输原油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出村上学，特别喜欢早早出门，半路上停下脚步，和小伙伴们一起看油田工人下套管作业。正在干活的工人多次嘱咐我们，喜欢看不要紧，但是一定要远远地站好，绝对不可以靠近。与我们相熟的工人，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递过来，让我们快点离开，去学校上课。

每年年终岁尾，留守一线值班的外地工人，都不能回家过年。村子里有些心软的父母，常常狠着心多包两碗饺子，送给他们吃。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油田工人们也很感激，他们会抽时间帮乡亲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者把自己不舍得吃的点心，送给村里的孩子们吃。

再后来，油田经济效益提高了，村前的单向柏油路变成了双车道的宽阔大路。油田工人的值班室里冬暖夏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过年过节有单位食堂专车配送水饺热菜。他们下了班可以开着各自的车，一脚油门飞奔回家，与父母妻儿共享天伦之乐。热气腾腾的饭桌边，笑声朗朗，幸福满怀。



原载

2025年11月1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天亮去赶集

楚学朋（江汉油田）

“走咧——”初冬的早上，一道高亢的吆喝声，突地从对面的脊梁上蹿起，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穿过采油小站，在黄土塬上回荡。

“起咧——”余音还在耳边，小站背后的山梁上就有了回应，两道声音交织在一起，萦绕许久，唤醒了沉睡的黄土塬。

因为这两声吆喝，漆黑的天醒了，一片淡淡的曙光从远处的山背后露出来。漆黑的山塬也醒了，狗叫、鸡鸣、牛羊应和。陕北漫长的冬夜就此过去。

“吱呀”一声，师傅提着样桶推门而入，寒气扑面而来，寒气里有面香、鸡蛋香。“赶紧吃，早点走！”师傅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胡子催着我吃早饭，在我睡觉的工夫，师傅已经巡了一遍井。

外间的小桌子上，两碗面，大海碗，雪白的面条上浇着榨菜肉丝的浇头，还有一个煎得金黄的鸡蛋。两碟咸菜，一碟是师傅从湖北带来的洋姜，酸脆爽口；一碟是凉拌土豆丝。土豆是师傅在井场边上种的，两分地，把依着山崖挖出来的小菜窖堆得满满的。除了土豆，还有红薯、胡萝卜，以及经理部送来的白菜。在陕北的高坡上守了十几年，师傅把油井管得炉火纯青，还练出了一身养鸡种菜的好本领。

但我一点都不羡慕，一道山梁一个院，一圈围墙六口井，再加一条傻乎乎的大土狗，除了下点小雨就疯长的草棵子，只有偶尔闯进来的野

兔、刺猬。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来到平台的第一天，想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黄土塬上是没有风景的，那历经亿万年造化而成的黄土高坡，半天就看腻了；小小的山梁，十分钟就转完了。

活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闲下来就联系同学亲友，在焦灼和无聊中等待着调动的好消息，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前一天傍晚换盘根时，师傅突然说：“明天初六坪桥逢集，站上也没啥事，去逛逛呗。”我一听，乐得跳了起来：“总算能出去放个风了，可我不认识路啊！”

“去赶集的人多，你跟着老党走就是了。”早上的第一声吆喝，正是住在对面的老党在唤我。“通信基本靠吼”，由于支离破碎的地貌，千百年来，黄土塬上的原住民都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也催生了以高亢为特色的信天游。

趁着师傅趴在桌子上填写巡检记录，我三下两下擦了把脸，师徒俩桌对桌吃起了早饭，又是三下两下干完，抹了抹嘴、背上包，就兴冲冲朝外跑去。

跑到院门口时，师傅追了几步说：“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三道山梁在路口汇集，变成一道平坦的山道。自从江汉石油人来了之后，为了原油开发，把村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年的山路拓宽压实，既方便了巡检施工，也方便了村民进出。我跟在老党和另外一个老乡后面，朝十里外的坪桥镇赶去。

一路上，不时有人从沟谷梁峁、山洼渠道拐出来汇成一队，渐渐变成一支三五十人的队伍：有推着架子车的，有赶着毛驴的，有骑摩托的，还有开着手扶拖拉机或者三蹦子的。一路上，大家高兴地攀谈着。

早上8点天放亮时，我来坪北时路过的荒凉小镇，早已经人挨人、人挤人，而且人还在不断地从山沟里汇集过来，很难想象这贫瘠的山沟里居然“藏”着这么些个人。

赶集是陕北老乡最重要的集会。沿街向阳处，圪蹴着一排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大清早赶十几里路，不仅是为了买卖东西，也是想和老哥们捧着烟袋见个面，聊聊光景。大姑娘们往往是三五结伴，在商店里看看新鞋子、新褂子，羞涩地在身上比画着。她们出现在哪里，小伙子也会随之而来，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着距离，但很快，其中的一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久之后就会有喜酒喝。小孩子们则眼巴巴地看着柜台上的玩具、图书，直到被大人拉走。

集市是分区域的，打头里卖的是粮食：金灿灿的小米、饱满的荞麦、圆滚滚的洋芋，大蒜、葵花子、胡麻、核桃和小枣也凑在一起。最外头的则是牲畜市场，毛驴、仔猪、黄牛、大青骡子，最多的是羊。因为吵闹和粪便，它们跟大集保持着距离。买卖牲口是最安静的，交易者讲价不用嘴，而是两个人拉着手在衣袖里捏手指讨价还价，最后点一下头就成交了，神秘而迅速。卖陕北特色剪纸和虎头鞋的手艺人，悠闲地坐在那儿，成交多少随缘。

因为远离县城、交通不便，赶集曾是边远村镇陕北人购物、社交的主要方式，油盐酱醋、农具家什、针头线脑、吃穿用度都能在集上解决。镇与镇之间形成了默契，赶集的日子正好错开，方便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互通有无。这些年，随着交通的改善、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赶集更多地承载起了交流感情、沟通信息、放松身心等功能。

从只有两个人的偏僻山头到成千上万人的集镇，热闹的景象让我一时转换不过来。空气中弥漫着带着黄土味的各色气息，到处都是杂七杂八的讲价声、吆喝声，人们为着一毛几分钱争执着，并且乐在其中，那股淳朴的烟火气就这么热乎乎地扑面而来。

我随着人流边看边走，像我这样的外乡人很容易被分辨出来。陕北作为陕西最荒凉的地块，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坪桥镇虽小，却因为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延长油田都在这里开发，拥有了

“三桶油”的美称。赶集也成了我们这些成天待在山沟里守井的采油人共同的爱好，虽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没有穿工衣，但是那股子“味道”是没法藏住的，一打照面就能知道彼此的身份。我想，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寂寞，会不会成天想着早点离开这个山沟？

晌午时分，集市里的人已经达到了顶峰，饭点也到了。在最边上避风的地方搭起的棚子，是集市里卖吃食的，凉皮、香菇面、饴饴、包子、油条应有尽有，油烟味、炆锅声，还有现场炖煮的香气四处飘散。一碗面浇上一大份羊杂，再添一勺红亮的油泼辣子。也许是看我面生且年轻，卖面的陕北汉子悄悄多给我舀了小半勺浇头：“娃来这里受苦了，多吃些。”

大冷的天，还有比吃上一碗热辣辣的面、脑门出一头热汗更舒坦的享受吗？有的。我对面的老汉，切了一盘羊杂，炒了碟羊肝，自己拎着一瓶甘泉黄酒，自斟自饮，然后自言自语：“年轻的时候受苦，老了得要受活儿。”“受活儿”就是舒服的意思，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入冬时节顶级的享受了。

吃饱了，学着老汉的样子，打着饱嗝寻了个高处的土崖圪蹴在那儿，阳光暖暖地晒在身上，看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集……四面八方的喧闹声渐渐模糊。等我醒来，已经是下午2点了。买了一兜洛川苹果，称了点瓜子，撕了一个师傅最喜欢的羊头，切了一大包羊杂，再包了四个羊蹄，还有一兜黄米馍馍，就在集市口那个小商店等着老党来和我会合。集市已经渐渐散去，住得远的人呼亲唤友，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冬季天黑得早，要早动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收获的喜悦。

快到采油平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远就能看到站门口的大灯。第一次这么晚回来，觉得这灯光暖乎乎的。狗一叫，师傅就出来了，身上全是油污。我去赶集的时候，加热炉穿孔了，师傅补好孔后又清理了炉膛，脸还没来得及擦呢。

他问：“赶集好玩吗？”我说：“好玩。”

晚饭格外丰盛。羊杂用辣椒炒了，蒸了香肠，炒了杂胡椒，又切了盘土豆丝。一人拿着一个羊蹄，我俩就在小饭桌上推杯换盏起来。没有酒，推的是茶，有时候茶比酒更烈、更醇，门外的抽油机吱吱呀呀转着。

晚饭后，我拎起手电出门巡查天然气管线。往常都是跟着师傅，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像今天这样我先动起来还是第一次。师傅愣了一下，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好像走了无数遍那样自然。

此后，每逢坪桥大集，师傅都让我去散心，临出门时依旧会叮嘱我早点回来，然后在小站上等我吃晚饭，站门口的那盏灯也一直亮着。化子坪、沿河湾、镰刀湾……安塞县几个镇的集市，我逛了个遍。走在大集的烟火气里，就像撒在黄土地里的种子，悄无声息地吸收着地下的养分，然后发芽、长叶、拔节，在春风里摇啊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站在我和师傅的努力下，成为经理部的样板示范平台。井场外的边角地全部被开辟成了菜地，种满了豆角、西红柿、香瓜、玉米，吃都吃不完。师傅在前面刨坑，我在后面点种，累了就坐在树荫下唠嗑。杨树是师傅来平台时种下的，已经有三层楼高了。师傅年轻的时候是受过苦的，经历过吃不饱饭的日子，他的父亲是第一批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的“垦荒人”，比他更苦，住过芦席棚，喝过涝坝水。所以师傅常说：“现在多好啊，有宿舍，有空调……”

“把井管好，你是个好工人；把地种好，才算扎下了根。”师傅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半年后，同学问我愿不愿意调回本部，正在给果树剪枝的我说：“这里待习惯了，挺好。”

那时正值春末，赶集买回的桃树已经挂了果，师傅也快到退休的日子了。他说：“能教的都教给你了，以后这站也交给你了。”他教我的不光是采油工管井的看家本领，还有种菜的手艺。我已经学了八九成，却希望能再多跟他学几年。

我说：“师傅，明天也没啥事，你赶个集散散心吧！”师傅说：“中。”我叮嘱他早点回来，然后做好了晚饭等他，天一擦黑就早早打开了站门口的灯。

小院还是两人一条狗，但分明多了些和大集一样的烟火气息，多了生气，多了活泛，日子也多了些滋味。

**原载**

2025年11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塔克拉玛干的日与夜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塔河上的守桥人

粗粝的风穿过塔里木河，穿过塔里木河上的钢架桥，发出“呜呜轰轰”的响声。

桥不宽，仅能通过一辆重型卡车，桥也不算长，桥身架在塔里木河极细瘦的河面上。桥的尽头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里驻扎着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近千名员工。每天有几百人、上百台车从桥上穿过，不分昼夜地去往所有与工作和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

守桥的有两个人，一个叫仝建军，一个叫董巨武。尉犁项目一结束老仝就正式退休，转过年，老董也该退了。老仝和老董干了一辈子物探，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如果一定要有的话，“干好本职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就算是吧。

有了老仝和老董守桥，进出沙漠就没那么容易了。车来了，先看车牌号，再端详坐在车里的人，遇到面生的你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柄横亘在桥头上的沉甸甸的栏杆才能抬起来。抬栏杆是个力气活儿。栏杆头上绑着沙袋，右胳膊压上去，半拉身子使劲往下坠，栏杆一头才能撬起来。

老仝说：“那么些人住在里头，那么多设备和生产物资，都是国家的

钱买的，马虎不得。”老董说：“不敢随便放人进去，携带火种咋整，出了事可咋整，那些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胡杨树……生态太脆弱了。”

老仝和老董的帐篷就搭在桥头一侧塔里木河高高的河堤上。用老董的话说，是货真价实的“河景房”。“河景房”里有两张简易铁床、一张简易桌子、一排装满水的水桶，用完的车辆进出登记册挂在墙上……从帐篷里出来，果然，景色醉人，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唱着金色的旋律，在湛蓝色的河水里荡漾。

没有车过桥的时候，老仝和老董便拎个袋子在桥头周围的林子里溜达。塔河沿岸秋意正浓，到处是金色或红棕色的胡杨，游客进不了沙漠，便把满腔热情一股脑洒进胡杨林了。热情挥发掉了，残留物却忘了带走，塑料瓶、食品包装袋……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一蛇皮袋。

夜晚最难熬，回营地的人经常凌晨过桥。放行一个，老仝便在登记册上记下一个。早上出去了多少车，晚上都得全须全尾儿地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那就说明在外面遇到麻烦了。工区里麻烦可真不少，在沙漠里误车的、车坏的、采集设备被小动物踩倒的、设备泡水的……一切夜里的麻烦，都得戴着头灯去解决。一来二去，战线就拉长了，回来的时间就没个准点。

桥头灯明亮刺眼，四周却黑得无边无际。无风的夜晚，安静得可怕，时间仿佛被偷走了。

远处突然传来喇叭声，两束强光穿过颠簸的林中路，摇摇晃晃驶来。老仝一个激灵，脑袋从桌子上抬起来。整理一下工服的衣领，从容地走到桥头。

沙漠夜行者

沿着午后阳光金色的纹理，我爬上营地对面的沙山。沙山海拔不高，

大概不到100米。山顶平坦开阔得出奇，即使做停机坪，我想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在山顶行走如履平地，视觉上占尽优势，可以将一整个营地尽收眼底。

汪能波，一个很安静很内向的勘探工正坐在沙子上，神情专注地和家人打视频电话。我走近他，说会不会打扰到你，他笑笑说，不会，然后很腼腆地把身体缩了缩。小汪是贵州遵义人，虽然在物探队工作了十几年，但来沙漠还是头一回。

小汪说，他喜欢沙漠，喜欢沙漠的安静、空旷和寂寞。没有风的时候，他经常走出帐篷，到沙山上来坐一坐。小汪负责配合仪器车进行数据采集。每天下午6时准时从营地出发去往沙漠深处，听从仪器车里发出的指令，不断从一个施工点走到另一个施工点，直到当夜的采集任务全部完成。

没有云层的覆盖和城市灯光的污染，沙漠里的月亮看起来更大、更明亮，离大地也更近。月华如水，将沙丘的轮廓勾勒出柔和的曲线。小汪戴上头灯，背上设备和对讲机，和同伴在曲线上像两只小蚂蚁踽踽而行。

小汪说，最怕的是突然刮沙尘暴。一看情势不妙，要赶快找到一处又大又高的沙梁，蹲到背面去。耳边风沙呼啸，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地的震颤和沙粒砸在身上的触感，下意识绷紧身体、屏住呼吸，似乎这样可以更安全一些。时间一长，焦虑和恐惧没了，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感漫上心头。

熬过漫长的夜晚，当一轮红日跃出东方、温柔而坚定地把沙漠照亮的时候，那么整洁纯净美好的沙子像刚织成的地毯铺在眼前。小汪说，真想躺上去美美地睡一觉。

听火车声音的人

格库铁路，东起青海格尔木，西至新疆库尔勒，全长约1206公里，被誉为“大漠新丝路”。

与沙漠营地隔塔里木河相望的另一处营地就建在格库铁路沿线一处荒废的场院里。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王栋喜欢听火车的声音。王栋是SGC2113队党支部书记、尉犁项目经理。

让王栋睡不着觉的因素有很多，没有路走是釜底抽薪的一条。

尉犁项目一半在沙漠，一半在植被区，除了狐狸、黄羊、野兔、野猪横行四野，极少见到成群结队的游客。人的脚步走不到的地方，路是奢侈品。“每天要把几十吨设备按时送到施工点，没有路怎么办？十几年前还能找到马队和骆驼队，现在……”想起项目启动之初运设备的艰难，一脸书生气的王栋苦笑着摇摇头。

后来想了一个法子，先用沙漠车把设备送到植被区外围，再用无人机把设备投放进去，接着用体型小的履带车继续往更复杂的沼泽区和盐碱灰区送。一场充满智慧的接力赛式运输，守住了生态红线，人的体力消耗也减轻了。

一天夜里，采集设备被漫溢进植被区的水淹了，负责处理的“放线突击班”最后一组人回来的时候是深夜3点。王栋叮嘱食堂留好饭菜后，就一边处理公务一边等。听到重卡的马达声逼近大门，他走出宿舍。车上下来两个两腿泥水的人，王栋心下一颤，喉咙也紧了。简单嘱咐两句，催二人速去吃饭洗澡睡觉。

深秋的南疆之夜，清寒如冰冷的溪水，无声地浸透全身。纯净的天空上，月满如盘。月光在床前不规则的青砖地面上流淌，像清水在流动。想到明天要穿塔河放线，王栋在脑子里把各种应急措施筛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下什么。心中有了牵挂，铁床被翻来覆去压得吱呀作响，他索性

披衣起身来到窗前。

一种低沉、厚重的轰响正从远处飞驰而来。在这孤寂寒凉的夜里，节奏分明的“哐当”声如同蓬勃的心跳，让王栋心潮澎湃。他喜欢听火车的声音。这声音与来自大地深处的更古老、更原始的地震波极相似，带着洪荒初开时的热量与力量滚滚向前。

黑夜依然在窗外铺陈，此时的王栋周身涌动着热浪，一轮崭新的红日正在心中慢慢升起。

原载

2025年11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柯坪山上的黄羊

马 行（胜利油田）

上午10点左右，勘探队的卡车正在新疆柯坪山的大峡谷里走着，我一抬头，左边西山顶上，蔚蓝的天宇下，透亮的阳光中，显现出两只金色的黄羊。它俩间隔三四米，角对着角，相向而立的姿势如同两块精美的戈壁玉。再看，它俩身后，居然还有一只小羊。嗨，这三只黄羊，应该是一家三口。在太阳的侧光下，它们看上去简直就是三尊雕像。

我对黄羊的习性是了解的，它们大都特别敏感、不喜欢见人，它们如果发现了我们的卡车，会快速跑掉的。这些年，在西部的荒山戈壁中，我与黄羊的每次相遇，多是匆匆一瞬间，黄羊们根本不容许我的丁点儿靠近。

可是现在，我们的卡车距离它们已经有些近了，我摇下车窗玻璃，都把手机镜头对准它们了，可它们居然一动不动。那站位，那角度，不再像是雕像，而像是摆好了Pose正等着我给它们拍一张全家福。

我跳下卡车，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举起手机拍下了它们。大约三四分钟后，那只小的黄羊好像有点儿胆怯，稍微动了动，而两只大的黄羊依然一动不动。

我不得不惊叹，在这千里柯坪山上，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主人的淡定、自在、从容以及优雅。正是它们，让柯坪山不仅变得更加辽阔，而且有了高贵的仙灵之气。当然，也是柯坪山，以无边的辽阔、荒凉与孤寂，养育了这最为轻盈、高远、敏捷、美丽的黄羊。

拍着拍着，我突然意识到，把手机高高举起对准它们拍摄的动作，仿佛是在用科技手法去捕捉一种永远无法被科技所捕捉的灵性。这种滑稽感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美是无法被镜头记录的。当意识到这份滑稽时，我不想拍了，即使拍下的照片能够获摄影大奖我也不想拍了。因为那一刻，它们突然教会了我要及时放下手机：不要贪恋把它们留在手机镜头中，而应该静静地、专注地、心无杂念地去感知它们。

放下手机后，我一动不动、站桩一样站着，看着。我惊奇的是，它们似乎并不畏惧卡车和我的注视。难道，通灵的它们，已经感知到了周围的友好、善意？那一刻，我真的希望它们也把我当作同类，当作一只黄羊。

又过了五六分钟，我想，我得上车继续赶路了，就抬起手，十分不舍地向它们挥了挥。可是，它们却一动不动，我就加大挥手的幅度，这时，先是一只大黄羊低下头，紧接着另一只大黄羊也低下了头……然后，两只大黄羊，似乎只是轻轻一闪，就带着小黄羊，消失在了山的背面。

唉，它们站在山顶上时，我还好奇它们为何如此大胆。可当它们真的消失不见了，我居然特别伤感，眼睛里涩涩的。我才发现，我对它们是多么不舍。

这可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啊！回到卡车上，我继续沿着大峡谷向前。面对着两边气象万千、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我想：“我已经跨越俗世走进了黄羊的家园，或许真的应该学一学黄羊精神，不要总是留恋不舍，而应该像黄羊一样，该转身时即转身，或许，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柯坪山，也很好！”

不过，相忘并不是忘记，而是一种与天地同行的大自在。因为这千里柯坪山，不仅仅是柯坪山，也是天地宇宙间一只可以永生的孤独黄羊！

原载

2025年11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尺带量油十年心

李永帅（浙江石油）

晨光初绽，今年是我在浙江绍兴石油工作的第10年。作为从河南来的异乡人，我早已将这座水乡古城当作第二故乡。10年光阴，让我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传承”二字的真谛。

记得初到绍兴石油时，我被分配到加油站实习。第一次参与油品计量，我抱着规范手册按部就班地操作，结果却总与老师傅的数据有出入。计量出身的陈站长没有直接指出我的错误，而是带着我爬上储油罐，指着检尺口说：“小李，你先用手感受一下油温。”当我触碰到尺带时才恍然——绍兴夏季高温高湿，金属尺带受热膨胀影响产生的误差，是手册上不会写的细节。“计量要准，先要懂天。”陈站长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后来调岗到安全管理，我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导师——安全总监鲁工。他巡查站点有个特点：不先看台账，而是带着我绕站一周，用鼻子闻。“闻到了吗？卸油口有淡淡的油气味，说明密封圈该换了。”他教我通过气味判断设备状态，通过地面油渍分析跑冒滴漏，通过员工操作姿势预判安全隐患。最难忘的是他带我绘制的安全地图，上面标注着每个站点周边的河道、民居、敏感区域，他说：“在水乡做安全，不仅要管好站内，还要看清站外。”

真正让我将异乡变为故乡的，是5年前参与“加油站防渗改造”项目。那段时间，我几乎踏遍了绍兴每个乡镇站点。在柯桥站点，老师傅教我如何通过观察土壤湿度判断地下水位；在上虞站点，老站长分享了他记录30年的天气笔记，里面详细记录着每年梅雨季的降水规律……这些散落在老师傅们头脑中的“活地图”，比任何地质报告都来得真切。

如今，当新入职的年轻同事向我请教时，我总会带他们走进现场。在油罐区，我教他们倾听潜油泵的声音以判断运行状态；在便利店，我分享如何通过商品陈列读懂当地消费习惯；在卸油区，我们一起观察油罐车师傅的操作流程，从中发现优化空间。

10年间，我不仅学会了绍兴方言，更读懂了这座水乡城市独特的脉搏。每当夜幕降临时，我依然喜欢沿着河道散步，看乌篷船缓缓驶过，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黄酒香气。这时我总会想起，正是一代代石化人的言传身教，让我这个异乡人找到了归属感。

最动人的传承，就像我们每天使用的量油尺，既要刻度精准，更要感知温度。在绍兴石油的这10年，我学到的不只是工作的技能，更是一种与这片土地深度融合的生活方式。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原载

2025年12月3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滩涂上的哨兵

邹会莉（胜利油田）

黄河口的初冬，芦荻的绒花，把大地浸染成跳荡的白焰。高过人的苇林内，窜动着两团跃动的火红。

无人机的机翼如红蜻蜓薄翅般剔透，伴随阵阵嗡鸣声冉冉飞过林梢、飞过油井、飞过线杆，稳稳停在高压铁塔的隐蔽处。它是地面部队派出的先行侦察兵，任何细微瑕疵都难逃那洞察秋毫的眼睛。

大地是透明的，把空荡的声响鼓向远方。

无人机飞手，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滨海管理区员工吴建华眉头紧蹙，紧盯日光下的方形电子屏，不时调整操作手柄，从不同角度观测电力铁塔。同事许加华快速在巡检日志上记录。

这是九孤线进入一级看护的第十天。

双脚一次次摩挲泛着白碱的淤地，从一座铁塔到一座铁塔，从一基线杆到下一基线杆，陪伴他们的是天上的流云、不时掠过天宇的鸟流和彼此的呼吸。

新孤变，承担着胜利油田黄河以北区域生产和生活用电任务。2023年9月，迈入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的特殊时期。同年10月，双电源供电的新孤变电站仅由九孤线一条线路供电。

全力保障线路平稳运行成为电力公司的一桩大事。1000余名电力员工，如蒲公英花絮驾乘轻盈降落伞，散布到线路沿途各区域，昼夜守护，

严阵以待。

滩涂深处的新孤变电站，值班员马俊红在深秋季节头顶却冒着热气，脸颊涂上一抹胭脂红。高压电晕声均匀而平缓，上千条指令下达执行，她和同事在主控室、设备区来回奔跑，清脆的操作复诵声回荡在偌大场区，惊飞角落桃树上的一蓬灰麻雀。

新孤变电站院落纵深近百米，站内拥有设备上千台……在特殊时段，他们要对站内所有设备做6次检查，以保证每一台设备正常运行。

整座计量间有近百个开关柜，需要检测开关柜上中下3个测试点，这一圈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马俊红做了200个深蹲起动作，后背被汗水一点点浸湿，汗珠顺着安全帽往下滴。

她早把自己训练成了站里的“活地图”，线路开关在哪个位置、穿墙套管具体在哪儿等等，随手一指，无一差错。

这场守护从清晨6时开始。滩涂上的风悄然起伏。

两名身着红工服、肩挎工具包的身影，沿着荒僻淤地缓慢移动，像两枚移动的铁钉，沉稳地楔入冷清的大地。

巡线的使命就在脚下。特殊时期的全线巡检，意味着要徒步数十公里，涉过浅滩盐池，穿越茫茫苇林。荆条划破皮肤，沉重的工具包勒得肩膀生疼……

从最初的纯靠双腿，到如今的无人机协同，电力人巡线装备不断升级。他们如同一颗颗精准咬合的轮齿，环环相扣，紧密无间，支撑起一座庞大而坚强的胜利电网。

然而，一双作战靴、一副好身板，始终是最可靠的“通行证”。巡线人员用脚步丈量大地、测量水深。只要有电杆、铁塔屹立，有线路经过的地方，必定会留下他们的足迹。

吴建华习惯观察线路通道变化，记录不同季节树木生长，思考着树枝何时能长到线路旁，影响供电安全……他将每座塔杆的位置、编号、

特征，都深深刻在脑海里。即使遇到浓雾弥漫的天气，也能凭借经验准确找到塔杆位置。

今天的滩涂泥泞不堪，车辆无法深入。他们弃车徒步，迈着小步在湿滑布满碱霜的地沟上艰难行走，身后留下两排深深的脚印。干枯的树枝倒在狭窄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耗费不少时间。“雨后路滑，咱们巡线的时候注意脚下、注意安全，要观察有无施工的情况。”吴建华交代着注意事项。

日复一日地行走，巡线工都练出了一双抗造的铁脚板。

转角杆、分支杆、耐张杆重点巡查，配电变压器逐一测温、测电流。每到一基铁塔，先通过望远镜观察铁塔周围环境并对各类参数进行实地测量，随后再利用无人机巡察每一个螺帽、线卡、瓷瓶等。

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分。此时，管理区中心传来警示信号，位于盐池的铁塔附近发现两台挖掘机，需要巡线人员前往确认现场施工情况。到达后，吴建华发现附近的人员正在施工，向其详细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

吴建华两人按计划路线巡视铁塔，每座铁塔相距2公里左右。当他们走到第4个塔时，荒原上的“龙卷风”忽地发起了脾气，气温迅速下降。即便出发时在绝缘工鞋内套了两双袜子，可长期野外行走，双脚、双手就没知觉了。

阳光斜过林梢，荒芜的原野笼罩在一炉将熄的火焰里。一群南迁的候鸟如张飘浮不定的灰色云网，铺天盖地滑过广袤大地，向着升起干硬冷风的河口方向，越飘越远。滩涂无数道涌起的凸起如凝固的浪涛，一直延伸到远方金色的地平线。

吴建华没有沉浸在恢宏的鸟浪景观里。他举起望远镜，牢牢地盯紧它们的活动轨迹。鸟巢搭建在电力线路上，容易引发短路、跳闸等故障。

线路运维人员要观测并梳理黄河入海口秋季鸟类的栖息和觅食行为

特征，明确其早晚高频活动时段，并优化人员排班与巡视策略。同步加强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手段的应用，在对鸟类保护的基础上防范高压线路故障。

芦苇荡与飞鸟的剪影被镶上金边，天地间呈现一片温柔的辉煌。

23时，星星大朵大朵开在深蓝的夜幕，星空下的新孤变电站格外沉静。值班员马俊红来到高压室，借着同伴打来的手电光，弯腰打开端子箱，捋过线头仔细察看，接着蹲下填写工作日志。

洁白的月影扩散在变电站每一个角落，场院内回荡着平稳的电晕声。

这滩涂的灯光，照耀着黄河入海口被月光惊醒的人。马俊红深知守护这份职责的意义。她憧憬着一座现代化绿色变电站的屹立，内心涌起阵阵悸动。

原载

2025年12月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雪落博湖

张孝友（地球物理公司）

每到冬季，我都会想起博湖的那场雪。

1995年冬，为支援焉耆盆地的三维地震勘探，我跟着河南油田地调处的后勤队伍，第一次踏上了新疆博湖的土地。

刚到新疆，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天山的雪、博斯腾湖的蓝，就跟着地震队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每天天不亮出发去野外，回来基本是晚上十点后。我的岗位是放线，和另外一个同事黄德芹一组，每天到测线上将两大麻袋沉重的信号电缆和检波器从排列车上搬下来，按照要求排列组合好，等仪器车几排炮以后，又收起来随着排列车运到另外一个排列点布置，晚上收工时再收起来装上排列车运回地震队基地。

日子周而复始地过着，天气愈来愈冷，野地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早上插接好信号电缆、采集信号的检波器，在等待仪器放炮的间隙，我和黄德芹有空时会在测线附近转转。探区靠近博湖，雪地里挖了很长很深的排碱沟，一眼看不到头。偶尔遇到住户，就去家里烤火取暖。无论是本地维吾尔族的老乡，还是来自四川河南种菜的租户，都很热情，会拿出砖茶、馕饼招待我们，有的还会在户外的草堆里扒出西瓜切给我们吃。当时很奇怪，冬天西瓜在草堆里面怎么没有冻坏。

就在测线完成大半的时候，黄德芹突然生病住院了，队上短期难以安排人顶替，只能让查线班长肖杰，以及前后排的同事余大伦、商建立

给我们帮忙。早上还好，中间倒排列和晚上的时候，其他人忙得顾不上，冰天雪地里一个人面对两袋沉重的麻袋，辛苦可想而知。

一天，完成倒排列布线任务后，天已经黑了。雪越下越大，接送人员的排列车不见踪影，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总待在茫茫雪地里，人很快就会被冻僵。无措中我看到不远处有一抹微弱的亮光：应该是一户人家。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亮光走去。

听到敲门声，屋子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

“我是石油地震队的，想进屋暖和暖和。”

门吱的一声打开，开门的是一个十几岁小姑娘，后面还跟着一个。进屋后，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炕上。

看着我头上、身上都是积雪，开门的小姑娘找来毛巾给我掸，又把脱下的外套放在火炉旁烤，另外一个小姑娘倒了一大杯热水给我取暖。

交谈中得知，这一家人来自四川，到博湖种菜十多年了，老太太是两个小姑娘的奶奶，双目失明。儿子儿媳妇趁冬闲回老家办事去了。两个小姑娘一边做作业，一边问这问那，我也帮助她们看看作业，不懂不会的就给讲讲。

当听说我晚饭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吃上时，小姑娘说：“奶奶，我给哥哥做碗面条吧。”“做吧，那么晚吃饭要把小伙子饿坏了。”我抓紧说：“不用，都已经习惯了。”没等我说完，两个小姑娘一蹦一跳跑进厨房去了。

不一会儿工夫，小姑娘就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来。

“哥哥，看看我姐的手艺怎么样。”小一点的姑娘俏皮地说。

地震队午餐送的是包子，到野地也都凉透了。野外施工能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是件幸福的事情。我也没客气，转眼之间，就把一碗面条吃个精光。

两个小姑娘对石油勘探、对上大学等都充满好奇，我也鼓励她们好

好学习，以后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听说我第二天过来给她们带《读者文摘》时，两个小姑娘都很开心。

晚上9点多钟，外面隐约传来查线班长喊我的声音，我抓紧和老太太一家人告别。小姑娘送我出门时还说：“哥哥，明天等你哦。”我愉快地答应了，在鹅毛大雪中与她们告别。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出工时，队上考虑到大雪里施工的安全性，把我所在位置调整到仪器车附近，并安排一名卫生员协助我，同时测线施工顺序也进行了调整。等我忙完手中工作，在茫茫雪地里才发现小姑娘家的位置不知在何处，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带的杂志也不知送到哪里。那时才后悔头天晚上匆匆没留下地址。

如今30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太太不知是否还健在，两个小姑娘应该都已工作成家，孩子也有当年她们那么大了吧。每到雪落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和那几本没有送出的杂志。

 原载

2025年12月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等待，只是寻常

王雨薇（地球物理公司）

在海拔1400米的贵州大塘村，夜色尚未退尽，曙光还在来的路上。群山被云雾锁成了水墨画。乌江支流的激流在深谷中奔涌，撞击崖壁的声响，像是这寂静山野的心跳。地球物理公司SGC2138队湾地-洛龙项目营地灯火通明，这亮光是黎明前最先苏醒的星。

我站在营地门口的一团灯光里。寒风裹着水汽，漫过四周的崖壁，打湿了我的衣裳。那面写着“勘探先锋”的红底黄字横幅，被雨水浸润得发亮，在灰蒙天色中格外醒目。这是我来到湾地-洛龙项目的第三天。

陆续有施工车载着出工的人和设备驶离营地，穿过重重雨雾，绕山爬岭，消失在未知的远方。

细雨绵密，经久不息。

中午11时30分，食堂屋檐下蒸腾的热气凝成串串水珠，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项目党支部书记董伯林站在营地门口，目光紧紧锁住远处蜿蜒在云雾里的挂壁公路。

“大家先吃饭吧，不用等我。”董伯林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走进门里，轻轻拍了下技术副经理罗才武的后背。

罗才武正在看桌子上的施工图，偶尔拿起铅笔在图上的障碍物旁停留片刻。罗才武的袖口上斑驳着醒目的泥点子，是刚刚冒雨排查路线时溅上的。这会儿，他顾不上整理仪表。

董伯林交代完，转身趔回门口。

腊肉炒笋的香气溢出食堂，在营地上空弥漫。三三两两的人陆续走进食堂。

几名员工刚从野外回来，衣服被雨浇得湿漉漉的，紧贴着身体，沉甸甸的裤脚上坠满黄泥。“这雨下得没个停，衣服潮得难受。”一人低声抱怨。董伯林听见了，转身对后勤组长罗祥勇小声叮嘱：“晚上留意些，他们回来把湿衣服收一下，洗净烘干，明天一早还要上工，穿湿衣服怎么行。”罗祥勇应声点头，转身落实去了。

董伯林就这么一直站在门口，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远方，似乎在等待什么奇迹突然降临。

下午1时，董伯林终于按捺不住，拨通了分队经理周扬的电话。周扬的声音混着雨声和杂音，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还在测线点，雨太大，估计两点才能回营，不要等我——不要等我哦。”

挂断电话那一刻，董伯林眉头紧蹙，眼底闪过一丝担忧。“您总这么等，要等到什么时候？”我问他。他笑了笑：“等到人回来，心就踏实了。”

“等待”，似乎是队伍里约定俗成的守则。

去年冬天，董伯林带队在山里踏勘。为了节省时间，连续三天没回营地，就近吃住在老乡家。第四天夜里临近凌晨，一身疲惫的董伯林回来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三个副经理忙得不可开交：杜学军在看安全台账，汪鹏在整理爆破数据，胡国书正在煮姜汤。一见董伯林，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先喝姜汤，再吃饭，饭一直给你热着呢。”那一刻，董伯林坚信，那碗留给他的热汤永远都不会凉，无论他多晚回来，无论他从哪里回来，这是他的家。

董伯林的回忆被打断了，食堂员工李兴兰兴冲冲地端来两碗冒着热气的土鸡汤：“你们先喝口暖暖身子，饭菜我给周队留好了，一直在灶上

温着，保证他啥时候吃都是热乎的。”

我接过汤碗，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整个手掌。董伯林摇摇头推开了，眼睛仍看向远处。“我等周扬一起。这鬼天气，路上不好走。”他说得平淡，神情里的担忧却更重了。

午后2时10分，雨势稍缓，山雾却愈发浓重，将峰峦藏得严实。忽然，一道昏黄的灯光刺破雨幕从远处驶来。董伯林的眼神瞬间亮了。一辆浑身裹着泥浆的越野车，仿佛一头疲倦的老黄牛，一摇一晃地开进营地。

董伯林从台阶上一个箭步冲下来，一把拉开溅满泥的车门。

“又等我，不是说让你先吃吗。”周扬俊朗的阔脸上，被安全帽的带子勒出的痕迹还红着，汗水混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看见董伯林，他先咧嘴笑了。

“饭菜一直温着，快进去吧。”董伯林不由分说拉起周扬，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餐厅。

原来，最好的战友，是在风雨里默默等你归来的人。想到这，一股温暖的情愫在我心中激荡，“等”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如此之等待，在湾地-洛龙项目只是寻常。

连续阴雨中，食堂保温锅里的姜汤始终冒着热气，在等待被雨水打湿的人；驻地的灯直到深夜仍不肯熄灭，只为给晚归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暮色四合，灯陡然亮了，如同寒夜里燃起了火把，倏忽间，暖意充满整个营地。

洗衣房里，李兴兰已将烘干的工装叠得整整齐齐，等待它们的主人。明天清晨，它们将再次被穿在队员的身上，同他们一起，翻过崇山峻岭，蹚过流水沟壑，走向灯火人间。

原载

2025年12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鸟鸣黄河口

樊俊利（胜利油田）

初升的太阳，好像蒙着一块遮羞布，朦朦胧胧、羞羞答答。初冬的风儿有点儿温柔，又有点儿冰凉。一大早，我陪着远方的客人到黄河口观鸟。

车子驶出市区进入东八路，好像摆脱了人间烟火的纠缠，踏入一片静谧世界。若明若暗的光线在水草共生的湿地上，绣着如雪的芦苇花。披着枯黄苇秆的芦苇，白发苍苍，像晨练的老人轻轻向你点头示意；野草挂着晶莹的露珠，频频招手；弯弯曲曲的湖水，漾着孩子般纯洁的笑容；碱蓬草织就的红地毯，犹如秋风剪下的一块块红布，镶嵌在斑斓色彩之间——黄河口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着远方的客人。

“你看，鸟浪！”

驶出十几公里，从天津来的友人王小柔隔着玻璃窗，指着右方一片荒野的上空，忘情地喊道。我们赶紧靠边停车，急不可耐地钻出车厢。

只见成千上万只鸟儿，像蛰伏在湿地的奇兵，闻令出击、腾空而起，组成一团团或白或乌或白乌相杂的云朵，又似一层层翻滚的波浪，起起伏伏，遮天蔽日。羽毛闪烁着晨辉，“呀——呀——”“嘎——”“咕——咕——”，不同音调的鸟鸣混成一首黄河大合唱。

铺天盖地的“鸟浪”，一波接着一波，令人目不暇接，像王羲之笔下的墨宝，笔锋潇洒、挥洒自如，在黄河口的天空书写着新的华章；又像

一只巨大的海鲸，以天空作舞台，展示着矫健灵活的身姿……

我心生疑虑：这成千上万只鸟儿组成这么组织严谨、行动一致的庞大团队，靠的是什麼？那只头鸟又以什麼发号施令呢？

一队大雁时而排成整齐的“人”字形队列，仿佛训练有素的士兵；时而分散开来，自由翱翔，如同跳动的音符。水面上还有或红或白或褐或灰的野鸭，嬉水觅食，好一派鸟儿天堂的风光！

同行的王小柔是一名候鸟专家，去年作为国际观鸟大赛评委已受邀来过黄河口。再次看到鸟儿，她依旧激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来：这儿是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暖温带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殖之地。

每年初冬，来到这里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现有鸟类 374 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92 种。耐寒候鸟会留下过冬，另一部分则会停留一两个月，待天气转冷后再继续南下。这里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入选了“中国六大最美湿地”。车里，王小柔笑着补充：“鸟群的协同靠的是视觉信号和群体默契，没有绝对的头鸟。”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河口人，我不禁暗暗赞叹，又升起一丝羞愧。人啊，往往对眼皮底下的宝藏视若平常。

鸟儿是环境最公正的评委。如今，天南海北的鸟儿跨过山山水水汇聚于此，寂寞的荒原成了鸟儿栖息的家园。它们并不惧怕人类，自由翱翔，捉鱼戏水，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儿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奇幻美景的背后，也有石油人的一份功劳。多年来，胜利油田大力推进生态、绿色发展，全面加强环境保护，提升绿色清洁生产能力，做到了“油不落地、气不上天、水不外排、声不扰林”。每一步，都是黄河口石油人对大自然最深情的守护。

风掠过芦苇，吹进车窗，送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我的心儿跟着飞出

窗外，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展翅翱翔在明澈湛蓝的天空……



原载

2025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门前有处网红地

范永光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过去是中原油田物资供应单位的摆料场。小区对面有几栋高大的砖瓦房，是油田建设初期进出物料的库房。

也许是太过熟悉的缘故，每天来去匆匆，竟丝毫没注意到这里的变化。直到本地媒体登出一篇报道——“昔日油田老库房，今朝市民打卡地”，才惊觉故地的蜕变。

傍晚闲着也是闲着，我索性踱到那片老地方去。果然跟人说的一样，老库房早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从马颊河西岸望去，原先几栋灰扑扑、墙皮都掉渣的旧砖房，竟换了副脸面。斑驳的红砖墙没动，嵌上了亮闪闪的钢化玻璃窗，一老一新的搭配，倒更显雅致。鹅卵石铺的过道里，不知谁插了几枝枯树枝，挂着几串灯笼，大小都差不多，风一吹轻轻晃。房檐上绕着圈橘黄的灯带，早早地开了灯，给砖房描了道暖乎乎的边。

两条铁轨从房子跟前直直铺出去，尽头停着个老式火车头，挂着“1975”的字样。路边摆着图片展，我挨着看过去，才想起这地方的来头。1975年濮参1井喷油那会儿，这库房就跟着建起来了。红砖是附近窑厂烧的，钢梁是兄弟油田支援的。作为油田的“粮草仓”，屋里总是堆得满满当当，钻井泵、抽油杆、厚沉沉的焊接钢板占了大半，角落里还码着石油工人的木板床、棉衣和线手套。整夜整夜的，库房里的灯都亮

得晃眼，叉车的轰鸣声没停过。那时谁也没想过，就是这一方库房的连轴转，竟托起了后来的光景。

1988年，中原油田开采出722万吨原油，站在了全国第4的位置上。

和我住一栋楼的赵师傅，同我感慨起旧事。他说1983年濮阳市建市，可不就是沾了油田的光，是实打实“因油而生”的地方。

那会儿，油田帮村民打水井，村民给油田食堂送菜；油田医院对村民开放，地方学校接纳石油子弟。20世纪90年代闹洪水那阵，库房腾出大半地方存放救灾物资，石油工人与村民肩扛麻袋、堵决口，汗水、泥水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后来，油田产能调整，老库房渐渐冷清下来，墙皮剥落，玻璃碎裂，像一位老去的伙计，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路过的时候瞥一眼，让人心里头闷闷的，不是滋味。直到它化身濮阳市工业设计创意中心，换了种方式“活”了过来。

如今，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有人在“1975”火车头前留影，有人在过道里直播，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特意拐进柒伍味道餐厅，点上几串烧烤，嘴里念叨着：“当年在库房加班到半夜，哪有这条件哟，就着白开水啃方便面！”最叫人心暖的，还是那个旧里书吧。书架上摆着小小的井架模型，不知从哪找来的旧记事本，还有些淘汰的套管钳、旧抽油杆、旧扳手。老员工凑在一块儿，半天不说话，努力翻找着自己的青春；年轻人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那些旧工具。

十一假期，雨稀里哗啦下着，我和朋友老屈踩着泥点子往这儿走。照片墙跟前围了一群学生，老屈忽然指着墙上说：“那年也是这么个鬼天气，库房后头的水哗啦啦地往门里灌，我和几个工友扛着麻袋堵口子。”

孩子们仰着头，眼睛亮得很。

雨还在下，檐角的水线一串一串往下掉，没人催，老屈也没多说什么。风裹着雨扫过来，混着一股子土味，像那些日子，也跟着飘回来了。

创意中心二期工程就要完工了，脚手架正一层层往下拆。这片因石油而兴的土地，如今因创意而活。而我们这些油田人，也终于在这片网红地里，找到了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

原载

2025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在雪夜里回到尉犁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夜里，读希门内斯的诗《掀开的夜幕》，我被诗人写夜与昼交替时那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想象力感动了。欲罢不能时，微信里收到好消息。

我之前采访过的地球物理公司新疆尉犁项目，因为超预期的高质量，在项目结束后又被甲方追加了合同额。受到鼓舞的队伍来不及休整，已经马不停蹄地从尉犁转场去了近千公里外的顺北21井南项目。

想到我曾用手中的笔对他们进行过集体素描，便也受到鼓舞，由衷地感到高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许多人，许多事，华盖琼琼的胡杨，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黄沙漫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却始终在我心里，在我低头的瞬间、转身的刹那，流水一样从眼前缓缓流过。它们已经把根扎进了我，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两个月前的夜里，我落地梨城机场，一过闸机，便从熙攘的人群里一眼认出了王跃辉。王跃辉是队上的政工员，之前我们在微信里聊过。他穿一身红得耀眼的工服站在那，一下让我想起2023年冬天在贵州的一段经历。那年，我随SGC2138队参观土城博物馆，在门口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游客围观。那种好奇、艳羡和肃穆的神情令我大受感动。从那天起，我把石油红奉为石油人的精神图腾。穿上它便有一种沉甸甸的荣誉感，这种感觉与责任和奉献有关。

吃过晚饭已是半夜12点，我们决定在梨城住一晚，第二天再赶往几百公里外的尉犁项目。

那一夜简直太难熬了。因为睡得晚，总担心第二天早上醒不来，于是一次一次看时间。早上6点，天黑着。7点，照旧。一直等到8点，天空才渐变成黛青，灰扑扑毛茸茸，仿佛蒙着一层薄薄的糯米纸。

时间的方寸全乱了，我完全抓不住它。在接下来的20天里，时间一直跟我捉迷藏。后来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可以跨越白昼和黑夜的界限完成，无须时间来导航。

在尉犁，早饭通常是在夜里吃。我说的夜不是时间概念上的夜晚，而是视觉里的夜。

凌晨四五点钟，食堂开工。临近6点，开窗打饭。乌泱乌泱的人群潮汐一样涌向窗口，又潮退一般四散，拉下两三个睡眠惺忪的人，这些人一边揉眼睛，一边把饭钵递进去。饭后是班前会，队伍像码放整齐的红色砖堆，在帐篷前拽出黑长的影子。偌大的车场，马达叫嚣得很凶。无数人，踏着黄沙，风一样往前滚动。营地的灯，错落有致地悬在夜空，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星星。

我恍惚地站在灯影里，想象着要是灯突然灭了，那我们所有人就只能凭声音来感知彼此。这样想着，我忍不住看向深渊似的远方，那里被稠得化不开的黑死死地封住了。可是，还有十分钟就到8点了呀。

有了以上感悟，我的写作便紧紧围绕着日、夜、光、影来展开。

尉犁的夜晚，总是被白天占据着。那里的太阳似乎格外大而亮，充满活力和想象力，它只要醒着，就赖在天上，长久地不肯离去。

晚上8点的沙漠，和黑没有丝毫关联，甚至连一线黄昏的迹象都没有。钻井工依然有条不紊地下钻杆，巡线工在沙丘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脚窝，重型卡车像一头忠诚的老黄牛，不知疲倦地把人和设备从一座沙梁转运到另一处沙梁，车顶上的五星红旗像海面上划过的鲸鳍，逶迤着流

畅优美的线条。

晚上10点，晚霞终于收起了明媚，属于夜晚的黑才算真正降临。清晨时的熙熙攘攘就仿佛一具暂时在别处存放的模型，此刻又原封不动地搬了回来。驻地继续在灯影下摇晃。时间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切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事，始终凭着队伍长年养成的内部秩序，按部就班地运行。直到深夜1点、2点……帐外还会飘起轻烟似的尘雾，直到脚步声越来越远。

地球物理公司华北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杰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21年在疫情和新疆采棉季的双重压力下，SGC2113队喊出“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口号。那个项目把时间用到了极致。收工那天，很多员工都哭了，彼时还是项目经理的赵宏杰也在心里默默流下了热泪。

和时间赛跑，把时间甩到身后，已经成了队伍约定俗成的行事风格。

当我试图把这些见闻倾注于文字并向外界传达的时候，立刻想到了《中国石化报》。感谢《中国石化报》，让那些沉默于沙漠的物探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走到了聚光灯下。

白昼来临，一个纯洁的孩子

寻找着信任，爱情和欢笑

一个孩子，从远远的，远的地方来

在秘密的深处

在开始与结束会合的地方……

《掀开的夜幕》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翌日清晨，入冬后的第一场冬雪，已经落在了我的窗台上。我竟然在雪夜里，又回到了尉犁。

原载

2025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为电网安全攒足底气

崔洪武（西北油田）

2025年12月的南疆，凛冽的寒风裹着沙粒刮过塔河油田联合基地，而基地健身房里却满是热气与活力。每晚10时前，油田工程服务中心塔河供电管理部的小伙子们都在这里挥汗撸铁。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健身，更是高空作业的体能练兵场，每一次肌肉发力，都在为电网安全攒足底气。

“再顶一把，快成了！”力量区的喊声格外响亮。新入职的吴旭东躺在训练板上，双臂颤抖着推举杠铃，脸颊涨红；身旁的甄麒世半蹲护着杠铃，不停鼓劲。一旁，林正文正专注核心练习，随着腰腹的收缩，杠铃片有规律地起落；硬拉区的陈宇最惹眼，只见他扣紧腰带、搓匀防滑剂，深吸一口气后腰背臀腿同步发力，185公斤的杠铃稳稳离地。“正文，核心再收点儿，不然明天上杆要晃。”撸铁前辈熊伟名走过来，弯腰帮林正文调整动作。

这样的互助，每晚都在健身房里上演。

健身给林正文带来的远不止体态变化。一年半前刚入职时，92公斤的他腰围96厘米。沙戈荒5公里巡线要翻沙丘、越沟壑，他走不到一半就喘得不行。“体能跟不上，连工作都没底气。”他咬咬牙制订健身计划，再忙也挤时间练核心。一年半下来，体重降到86公斤，腰围缩了13厘米，巡线时脚步轻快了，更练出了不服输的韧劲。2025年备战中国石

化油田企业基层安全竞赛，林正文跨专业参赛，每天工作、学习、健身，三个月没间断。“健身教会我，坚持不放弃就有希望。”最终他拿下个人银奖。

外线电工陈宇的健身路，是从一场挫败开始的。2024年8月入职的他曾是体育生，可第一次年终考核，爬18米电线杆都要歇两回，绝缘子安装测试勉强卡着时间完成，成绩好的同事比他快一倍。“以前的体能全丢了，太丢人！”2025初起他专攻腰腿力量，硬拉、深蹲每天不落，哪怕加班到深夜，次日也要补回来。10个月后，陈宇硬拉能到185公斤。今年考核时，绝缘子安装比去年快了8分钟，“现在爬杆一口气到顶，心里踏实多了，体能就是高空作业的安全绳”。

健身房里，00后吴旭东和甄麒世、尹硕组成了“三人搭子组”。半年坚持下来，吴旭东减重15公斤，巡站日均1万步也不喘了；尹硕卧推从空杆练到40公斤。而这股健身热的背后，离不开工会的暖心支持——“体重管理年”添器材、设全民健身日，让“练体能、保安全”成为员工的共识。

夜色渐深，健身房的灯依旧亮着。从健身房的咬牙坚持到电线杆上的从容操作，这群供电小伙儿的汗水滴在器械上，化为电网安全的青春防线。

原载

2025年12月2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